

感應篇註序

上世浩風物穆無福善禍淫之垂警而俗鮮涉戾民不天札熙熙耕鑿之美可想而境之逮夫世不古處貪心熾慾幾至鯢鯢吞舟太上一篇爲救世婆心而作也揭之曰感應者因人所感之善惡而天隨應之禍福也其說簡而該其理正而大義最明而辭最切直令村童野叟猥貪昧之夫聞之心怖而卻走誦之口誦而舌吐尤令慧業文人昭晰於句櫛宇比之下迥知因果循環吉凶倚伏天人交與之故如影之隨形聲之和響昭昭乎不爽凡今之人跋前疐後動輒齟齬傍徨無狀者皆因其所感而應之耳有疑惑而不應應而不盡符所感至有顛倒舛錯理數莫之測者此或業之渙而愆之

太上感應篇序

積修於外而不純於中致非幽鑒未可淺近窺已然觀夫李氏輔傳註諸家對釋所云福善禍淫者不外理與數而言之爾儒者衡論每矜正理往往略數而諱言禍福佛氏則心持半揭萬緣空置禍福理數爲影跡使人趨福而罔識所以趨懼禍而莫知所以懼非第不能津梁鈍漢抑且無以針砭慧人莫若太上之篇爲純根人說法言數不言理理自寓於數之中爲慧根人說法言理不言數數即明乎理之內俾天下熾慾貪昧之徒曉然知善之當爲惡之當戒驅熾慾而出火城度迷津而濟寶筏將見浩風物穆熙熙耕鑿之美復振於今日不亦太平之極效也哉予作感應篇序多矣茲西水同人饒感應篇新註而勸於世又索于序予謂樂善好施雅有

同懷不憚復爲之序以勉世之趨善而獲福者長水王庭述人氏題

余嘗遊西山許先生之門先生秉明爲余言曰子之志願若何余對曰亦不敢爲非耳先生曰子誤矣儒者當求有功豈特寡過哉曰以達天希聖爲易謂須豎起脊梁實實下手久久行之自有得力處余因曰世之立功過格奉感應篇者亦有當於達天希聖之學乎先生良久曰亦是此意我嘗怪世之拘儒諱言功利以爲有妨於道德也夫道德何嘗無功利大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道德之效譬如力田之享歲入真是有感必應功利果何妨於道德乎自戰國傾危之士每舍道德而專趨功利而後世非之遂欲專論道德抹煞功利余以爲說士之論固非矣而學士之見亦未免稍偏也漢儒董江都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謀云耳不計云耳未嘗無功利也而拘儒之見則若道誼之外別無功利可言徒欲扶正人心而不知誘進善類亦見其局於一隅而不通於聖賢激勸之至意也彼感應篇者探經書粹旨彙爲一章其大要在於昭法戒示勸懲可以繩天下之上哲而不入於虛無可以鼓天下之中材而不虞於畏阻其有功於吾教匪淺也又烏得以其爲道書而外之也哉余聞先生言嘗謹誌不忘特以賦性疏慵未能實下工夫殊愧先生

鞭策茲閱家洽兄增註硯堂主人所輯感應篇一書條分縷

折講義明快而又各附以已事直合經史爲一冊俾世之披覽者日取而內省焉若者曾行與否若者曾犯與否則於以窮過於以立功卽於以達天希聖舉不外是矣余喜家治兄之樂於勸善因述西山先生之意以弁其首云昔康寧壬戌歲霖雨前一日橋李朱振千仞甫題於詒穀堂

感應篇言長生言神仙方士之書也吾儒頗有取爾者以其言福善禍淫之理亦不戾乎六經之旨是以宋儒如真文忠公亦尊信之而況學者乎然吾竊怪世之奉此者益眾求其言行符合卒不多觀今於同里得三人焉其一曰俞子振瑛振瑛業賈所儲僅中人之產而性好施與每以傾家爲喜乙卯歲除前三日過禾中有舊家子以不全書板乞售無一應

太上感應篇序

三

者振瑛諦視之則感應篇也適大喜急償其值載之歸如獲拱璧同舟莫不匪笑斯時余與振瑛未相識王文南田舉以告余余驚起曰感應篇濟人之急一語振瑛已力行之乎已而與振瑛交稍密熟察其行事益爲之感歎振瑛幼喪母育於鄰媼胡媼撫之如己出媼疾急振瑛無所措適遇是書深信感應之理乃默爲媼禱丙辰元月刷印甫畢而媼疾愈越七月媼尋卒振瑛於是脚痛於心不願人辨述及此人亦鮮知之者噫今之人殘刻性成於疾病死亡之際雖至親密友不一顧而振瑛於一鄰母如是其待一本之親以及於親戚朋舊可知矣向日之購是書意在禱病實濟人急一舉而備二善其存心爲何如耶今年夏徐子敬亭復贊振瑛刷印是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太上感應篇序

四

書振瑛屬余與南田重較一過且索爲序曰子毋以某爲誤其乞子序是書感應之妙勸世人以真文忠公爲法而勿僅以方士之書日之則幸甚矣子曰諾乃略書振瑛之行誼以勵吾黨之爲士者嘉慶二年丁巳五月朔日同里楊蟠蔡太上感應篇余佩服久矣其詞直其義嚴蓋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焉一篇大旨無非使人盡歸於善而已誠聖賢之階梯痾疾之藥石也世之篤信者多而傳註贊述者亦指不勝屈其箋釋明顯引事切當概不多見適吳門一友授余新註一帙乃斐江硯堂主人所輯迴出諸家援引事實必於本題針芥相投其起伏呼應脈絡貫通加以議論助以唱歎使讀之者與會流連精神鼓舞則微惕勸戒有不容已者余不敢自私偏示同人咸欲梓而公諸世茲因參補一二授諸剞劂以廣流布俾得家諭戶曉化行俗美豈非盛事哉傳曰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篇中首言禍福善惡乃天定勝人也終言轉禍爲福則人定能勝天矣讀是篇者在反求諸己耳若外慕茲篇之美而躬行之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惡乎可敬言以勸同志豈康鼎辛酉歲臘月穀旦橋李抱菴朱律久謹識

光緒己亥二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太上感應篇註

古斐王硯堂新註

太上感應篇

太上尊稱也。蓋示人以不可玩忽之意。由此動彼謂之感。由彼答此謂之應。以感應名篇者。言善惡感動天地必有報應也。世道不古。人心偷墮。禮樂不能勸化。刑罰不能禁止。惟感應二字。庶足以動其從善去惡之良心。故宋理宗御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二語冠諸篇首。明世宗序感應篇曰。不但扶翼聖經。直能補助王化。如本朝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欽諭刊刻此篇。頒賜羣臣。至舉貢監生皆得過。及是感應篇一書。不獨檢束身心。實王化所必錄也。

感應篇讀法辨疑

感應篇為歷代帝王所崇信。而名臣賢士皆尊奉之。如李昌齡作傳。鄭清之作贊。真西山作序。李卓吾贊作引。周海門汝登作輯。解冒起宗之論斷。本朝太史許繼曾之圖說。前後諸賢有功於茲篇者。難以枚舉。須知先輩表章之意。只是教人為善。挽回世道。人心同趨。潛樸讀者。當存內省。字字反歸自己。方不負太上一片婆心。若不身體力行。徒云誦誦祈福。便非本旨。或謂此篇出道藏。疑與儒家不合。真未嘗讀儒書耳。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詩曰。上帝監觀。禮載人事得失。春秋嚴一字之褒貶。事見於前。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太上感應篇註

報書於後六經所載文辭。俯密此則條晰言之。合綜參讀。總歸一理。若上士善惡俱融。何假激勸以禍福世。惟中下人多有所利。而為善有所畏。而不為惡。此常情也。茲感應二字。可動為善去惡之心。者謂人縱不畏王法。未有不畏鬼神者。王法或冀巧力而脫。鬼神豈可以巧力而脫耶。然先儒常說。上智不妨行下學事。功感應篇固是微惕下根。亦是接引上根。上根之人。不務實修。專講虛無。是篇尤其對症之藥。聖經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文昌曰。欲回劫運。先正人心。六祖曰。一切福田。不離方寸。是三教總以攝心為主。感應篇所列善惡。雖從事蹟上說。求然反而求之。皆起於心心者。感之主。而應之機也。讀感應篇者。當發信心。務期堅永。勿因無效而悔。勿因日久而疏。要使用忙安。疾無時不可讀。行住坐臥。無地不可讀。賢愚夫婦。無人不。可讀。始符太上之本懷。功過格云。以善書傳一人者。當一善傳大豪傑。大貴人者。當百善廣行。刊佈願力。不倦者。當千善奉持者。幸其勉諸。

感應篇奉持靈驗紀實

遂寧周旒誦感應篇好為演說。一日死去。復甦。謂其妻曰。我至冥中。見庭下鬼多。鄉里餓死者。心甚怖。殿上主者呼。旒誦曰。汝本在餓饑籍中。以汝欽奉感應篇。又為人演說。因聞而回心者。甚多。皆是汝功。今改註祿壽籍矣。汝還人。開更宜廣布。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

免難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更可廣求男嗣添註祿壽旋因敬錄以傳世人

簡州進士王異病篤被攝至東嶽府見一碑高丈餘金書太上感應篇異莊誦以出男女多相識者呼異語曰太上聖訓汝既面睹切宜欽奉異甦發願奉持其疾頓愈

慈溪秦三雙足病癰路逢一道士療之立愈付一雨傘令閉目勿視忽騰空而行惟聞風濤聲移時已在海山上矣山中老人與道者言曰彼無夙骨汝曷攜之道者曰伊家祖爺中藏有太上感應篇一冊每爲子孫解誦世有善根故收之耳未幾秦三思歸道人笑曰爾果無夙骨命持傘如前至定海樓乃止離家僅百里夫家藏此書且蒙仙引

太上感應篇註

三

若時加敬誦功德何可量哉

杭州文學許廷俞縣奉感應篇於密室朝夕禮拜一夕巨盜闖門肆劫入其懸奉處恍若有所驅逐盜不敢入其寢門而去

杭州汪靜虛志欲刻板廣施以薄宦未果而卒其子汪源貞而無子謹遵先志自己捐產將刻而妻有娠後生子刻完多方勸募善士各出資財印至萬部施散與人源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其施我已超生天堂汝母亦享壽考厥人與汝俱已著名善籍矣

仙居人王竺有四歲男亡哀痛情切命工重刻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再投母胎妻果有娠一夕夢到黃巖縣

太上感應篇注

定光觀附黃籙齋以薦亡男恍惚抱與其轎還家夢覺胎即微動後果生男名師回長即登第

進士沈球因婦項氏有妊且多病暫刻感應篇印施工人捧板至門婦即坐聲誕一子子母俱慶

休寧人方時可幼多疾至齊雲巖遇異人曰觀汝形貌當貧且無子壽不滿三十六奈何欲求清福當先種善根時可歸力資刻感應經印施纔刻十章而疾已減半刻完而諸疾頓去家且漸饒生二貴子以壽終

錢塘于玉陸室梁氏病三載諸醫罔效一夕夢大士降雲端光明灼爍越歲陸夫婦同禮蓮池大師恭睹慈顏儼如所夢不覺欣然沈痾頓愈師示曰病從業生業從心生力

太上感應篇註

四

行功德可以綿齡集祉乃以感應篇授之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爲一篇要旨淺言之只三家村守分良民極言之纖欲淨盡萬善周圓天中天聖中聖如來世尊亦復如是汝當廣爲流傳以弘法施陸感悟矢願彙集成編至崇禎辛未將脫稿忽染疾夜夢蓮師授以靈藥五內清涼病尋愈

嘉定張宏原髫年攻制舉業勿售一夕夢巨人告曰子有善根而福力尚淺縱得榮名勿享盡修德以自淑乎於是勤奉感應篇朝夕自勵兼爲箋註授梓崇禎癸酉有日者爲其推算曰明年某月將妨厥躬奈何是人談休咎頗驗張亦信之明年竟無恙素艱子夢關侯錫以嗣又舉一子

越兩年遭奇疾恍惚見白衣人披帷而呼其名者再身似臥於感應諸刻板上展側如聞板撼聲疾頓夢白衣人乃大士化身也蓋大士關侯張素販禮者

如畢冒起宗讀書暇便莊誦感應篇至戊午入棘其年病癆幾殆關中四肢欲脫出關則沈臥如僵矣乃揭榜竟中見墨客端楷如平時不似憤憤時筆跡自信爲神助會試下第益發願增註感應篇每註一段以稿焚之神前因念好色尤爲損德於見他色美條下備列古今報應以助猛省助寫者則塾師南昌羅君憲嶽也羅君既歸於戊辰新正夜夢仙流三人一老翁黃衣中立二少年紫衣左右侍老者出一冊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羅君竊聽愕然

一感應篇註

王

曰此言孝廉增註感應篇見他色美二句下全註也誦畢老者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試誦一詩來即應聲曰貧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詠畢老者笑而去羅君醒而喜曰貧君南宮捷矣即作書寄其子比放榜果得第但榜花二字難解是年言君以使閩歸里至溫陵過陳宗九齋頭閱類書見榜花二字註云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姓僻者號榜花而冒姓實應之後官憲副陳仲醅每刻感應篇中如葛繁事黃兼濟事以之施人里有翁生者夢入廣殿一絳衣神人謂曰吾欲降爾福然子無功德生曰貧儒何功德之有神人曰然則陳某固不貧耶生寤而請學於仲醅仲醅曰我

無功德不過以善事勸人耳又季生仲舉者夢有堂四廡西廡側塑仲醅小像香供甚設一道士謂曰子何不與此公討左手卷視之則蔡紙也然則能手書是卷者且爲天神之所供無疑矣

黃巖進士楊琛未中時見鄉人刊刻此篇亦助刻第十七號一板夜夢神曰已如君所刻中矣後果中十七名進士松江張德甫日奉感應篇生二子田八百餘畝年老分析各授感應篇一帙戒曰爲人之道盡在於茲即作家之法亦不外是爾輩當如我日誦之二子問曰經中豈有作家法乎父曰算減則貧耗盡言人所以貧也福祿隨之蓋言人所以富也此即作家法也後二子奉感應篇如父言事

太上感應篇註

六

母最孝累年匪產幾三十頃富甲一郡浙江李燧升於順治辛卯計偕過吳門夢漢壽亭侯詔以廣刻是篇可以釋罪消冤及第歸竟忘持奉丁酉選漳州司李還過其地復夢神督責之驚悔而寤及明而緹騎已至竟沈淪獄底

順治己亥進士王公名恭先以推官調崇明知縣山右人自言其尊人於明季爲楚中教諭時流寇披猖將逼城忽夢白衣老人持一扇示之扇中蠅書姓名無數曰此皆持誦感應篇者汝平日亦能敬持當依吾言於某方某處避賊可以無死蹶然而寤遂如言避去不日流寇入城一城屠爲血海其一僕亦死而公之父亦無恙

順治辛丑進士滕達紹興人其妻初生時父母欲溺死忽耳畔聞人曰莫溺殺莫溺殺丈夫是滕達父母異而留之及女長其父遇膝達於鄉館中見其案上有感應篇一卷乃日日虔誦者問其姓名與耳畔所聞適合即將女嫁之今果榮貴

錢塘諸生何商雲日誦感應篇其父未之知也一日父夢一老人謂曰汝子持誦感應篇甚虔不久即有好處後父至館見案頭供此篇因思前夢不妄康熙癸卯科果中式順治年姑蘇開門大火專諸巷陳松軒家寓新安客者當火焚時眾見有長人立其屋上急救其家獨存火炮叩之知新安客所刻有感應篇板在焉因悟長人乃護持此篇之神也

太上感應篇註

七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

太上感應篇

一

人短不術已長過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為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誑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陵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為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誹謗聖賢侵陵道德射飛逐走發

潛驚棲巢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殺人成功危人自安
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
醜計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
作威辱人求勝欺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
恩排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庇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翦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眾
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
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
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
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
才能可稱而抑之埋盡厭人用藥殺樹悲怒師傳抵觸父兄

太上感應篇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至富巧詐求遷貨罰不平逸樂過
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鬪合爭訟妄逐
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薪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
罔其上造作惡語謔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
背親向疏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
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餒人
左道惑眾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姦利壓良爲
賤設誘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
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誇常行妒忌無
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
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太上感應篇

多聽僻辭厭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雷吟詠及哭
又以雷火燒香燭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
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
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
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
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
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
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
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
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

三

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
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感應篇卷上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此二句與下二句爲一節乃一篇之綱領後皆重重發明此意夫一念未起體如太虛何者爲善何者爲惡善惡俱無禍福何由而致及一念纔起趨向不同善惡既分戶牖亦開福兮禍兮造化本無成意祇懸虛以俟人惡者入於禍而不能免善者入於福而亦不能辭豈非無門而人自召乎無門者言無一定也唯字是勘破語太上首提禍福二字以示人急急使人著眼當於念頭將起之際返觀覺照把得定作得主戰兢惕厲打過這點關頭自然天理常存動與吉會苟不謹幾微放逸自恣瞬息之間便殊霄壤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可不慎歟但世人執禍福爲生前已定雖爲善而福不加增爲惡而禍不加甚於是悠悠忽忽隨緣起倒者有之或更縱意爲非肆行敗禮者有之總看得禍福生前有人註定墮地後依命相爲憑據故也豈知一念善卽是福基一念惡卽是禍本何嘗有前定何嘗有命相試舉往事爲鑒宋時廖德明朱晦翁高弟也微時曾夢謁城隍刺中稱宜義郎閭宰廖某後登第果以宜義郎宰閩思及前夢恐官止於此憂不肯赴質之晦翁晦翁指案上諸物曰凡物之不可移易者如筆必不可以爲墨劍必不可以爲琴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爲跽而暮爲舜者有惡人而齋戒沐浴可祀上帝者其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豈數所能限耶今汝赴官但於起心動念之時當廣充德性力行善事則子之德業前程正未可量前夢不足并帶德明頓釋所疑拜而受教遂之官積功累行仕至侍郎德明第後授職與夢契合禍福似乎註定矣及佩晦翁之訓則點鐵成金轉凡入聖所云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者也生前註定何嘗驗耶再舉近事進觀之江右趙氏有雙生子其母娠時駢肩而下莫辨其誰兄誰弟也既長相貌如一舉止如一既就塾文章學問又種種如一弱冠同補博士弟子覆試日主司亦訝其莫辨笑謂之曰庠者序也入府庠者宜兄名趙等入縣庠者宜弟名趙第至是人方知某兄某弟暨完娶父母恐兩媳莫辨乃命各以衣履別之踰年同月弄璋再試又同時補廩自始生以至三旬無不同者人曰命同相同宜禁事事同也至三十一歲各以優等鄉試寓有少婦極麗私挑其兄兄正色拒之乃以婦情語第復戒之曰爾我親同既擢我必復挑汝慎勿爲損德事第雖是之後竟與婦通婦初不識其爲弟也及榜放兄入穀而弟下第矣復誑婦曰我已中待發甲後娶汝因以資斧爲言婦以所積盡付之及春兄又登第婦以所私者聯捷朝夕望娶竟無音耗鬱鬱成疾陰以書貽遂殞書誤入兄手兄詰第弟不能隱具以實告人皆短之次年一子暴殤卽前與兄同舉者又以哭泣故雙目頓盲未幾死其兄則享福壽多子孫三十年前事事

皆同可謂命相有據矣一旦臨財色彼此存心不同遂致彼榮壽且多子此貧夭且斬後一人也而從前則事事同從後則事事異猶謂命相有據乎無據乎况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其處危之時淩於求理祇畏敬謹禍亦能生福其居安之時肆其驕奢輕忽侮慢福亦能生禍人為頂天立地男子福必自我而得禍必自我而去方不負出世一番莫待福去禍臨始悟惡之不可為善之不早為於事無益矣明眼人須早決擇毋自誤也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自召之實無過善惡作善得善作惡得惡亦猶形之必有影也善惡感也形也禍福應也影也人見善者未必得福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惡者未必得禍遂謂感應無憑佛家乃創為三世報應之說謂有當生報者有來生報者有前世作而今生報者人益視為荒唐詭誕全不遵信不知善惡之報真有如形影之不相離者其正報者無論或以他事報或於暗處報使天眼一觀殆纖毫不爽故形影之喻乃言其必然非言其速也速則報輕遲則報重或惡業多則先受惡報善業多則先受善報或善心退轉則又因福而得禍或惡念改悔則又因禍而轉福雖是種種各異總之一定不移昔曹武惠王諱彬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急貨利不樹私恩恤鰥寡振乏絕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執為不可及伐金陵先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毋得妄

殺一人前後全活者不可勝計又如搶怨而雪昌言自誣而救全斌殺決新婚之吏不傷已釐之蟲皆盛德也故諸子皆賢令璋琮瓊纓領旄鉞小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貴盛近世無比然則為善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秀水新城鎮屠戶潘麒多行不義教人鬪毆攘人財物淫人婦女一方畏懼忽死經夜復醒呼妻子集親鄰曰吾見冥司謂死者受報生者不知受者方苦作者仍熾人不肯信良可悲憫今潘麒罪大惡極暫假此人以告萬眾遂操刀自剖其陰曰此宜淫報自剗雙瞳曰此瞋視父母看婦人報自剖腹剗心曰此包藏陰險殘害良善報自截其手曰此屠宰畜生報自拽其舌曰此

太上感應篇卷上

四

談人閑閒誣謗罵人報言訖即舉刀截舌遠近喧傳觀者如堵妻子恥之閉門不容人看麒復含糊呼曰我受冥司之命借我示眾汝何禁焉叫號六日體無完膚而死然則為惡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更有近日辛丑進士平山知縣湯諱聘死去親見大士與言往昔功名祿壽生來便定近者生人善惡冊籍一日一報一月一造來世報兒孫報與後日報之說俱不及矣今日所作善惡轉瞬便報如某氏子已登第因其家作踐字紙已殞命矣某應登第因近行失檢倘淨心易慮方可登第某力修善事因功行未完未即降福如精進不已後必登第湯公心記其人以俟後驗以知近日之報真在旦夕可不進除惡念力行善事也

哉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自此至算盡則死爲一節是以二字承上文而言發明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之故直至竈神亦然統言神明糾察之密爲四節上禍福平說此則先言禍之必然使人知所畏也依字宜玩上文言禍福既已自召而此又言司過之神者見得神亦何常有心不過依人所犯以奪之耳所犯有輕有重故所奪有多有少其線索總在人身而神止一虛空算帳之人耳奪謂除去也獨言奪算者五福以壽爲先故所奪先在於算且不止於奪算如下文所云貧耗憂患刑禍等事一齊皆到可畏之甚也謂有神者人之一生上

太上感應篇卷上

五

下四旁日夜時刻皆有鬼神鑒察但人處明不能見暗神處暗偏能見明因我不能見神而遂謂之無神可平如宋光孝安禪師定中見二僧相語初有天神傾聽久之散去俄有惡鬼唾罵及問其故乃二僧初論佛法繼敘開闢未談利養也可見一話之間而天神惡鬼交互迭伺人於暗室之下無惡不爲豈知空中塞滿鬼神即一動念皆有報問者可畏亦甚矣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自此至算盡則死皆實言奪算之事以明感應之定理貧是無財耗是家破憂出於己患生於外多逢言不善之人貧耗憂患接踵而至也每見長壽之人福履康嘉事事如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意短壽之人貧窮困蹇一不如心蓋奪算之後一奪無不奪也昔樸陽尉郭郭生平奇蹇每倦悶間即見二物狀如猿猴跳踴其旁触之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作人言曰吾曹甚多主世間之虛耗者也君獲天譴故得以擾君人當貧耗如訟獄疾病水火盜賊無端湊泊總成消耗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又有本無一事而暗地消磨皆此物之爲祟也既有如是之貧耗卽有如是之憂患豈有貧耗之家得開眉歡笑者乎故青帝訓曰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此貧耗憂患之謂也

人皆惡之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六

惡是厭棄也丈夫骯髒負奇豈能每人求悅然至人皆惡之必係罪大惡極爲人所厭棄也昔邈至方食間中國斥章停放箸而起稱善者再是豺狼亦惡之矣又譬喻經云昔有人死魂自鞭屍人問何故曰此我故身爲我作惡令我墮惡道中受苦難言故鞭之耳是不獨人惡之己亦惡之矣又劉甲凡與人交必有奇禍王建不信與之談論未及終日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鴟鵂見之不祥或遇諸途無不急走惶避惟恐不速是又人不以人而惡之直與怪物同視而惡之矣梟獍蝮蝎唾逐恐遲必然之理人至無容於天地之間惡人亦何利焉

刑禍隨之

一二二七七

刑是官非訟獄禍是水火疫盜隨者跟定不離之謂此一
句繼於皆惡之後蓋人怨既極天譴必加諺云人非欺心
不遭官刑人無隱過不遭橫禍有無端而橫被飛誣填牢
入往者其人之隱惡必多但其事不相當故人每爲之不
平若問之天曹一一必有消算也

吉慶過之

惠勉乃吉積善斯慶冰雪凝沍谷不春一經減算便是
有罪之人吉變爲凶慶變爲殃凡世間可欣可幸之事爲
而不成望而不至其福德淺薄目不能與吉會如相避然
董羽爲唐太宗畫龍用意精妙目謂天下絕筆太宗引諸
子觀之太子以爲真龍也大驚立命去之羽竟不得沾賞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有書生獻詩於范文正公自言平生未嘗一飽公思濟之
時士夫盛習歐陽率更字墨本仙千錢薦福寺碑乃其本
也公備紙墨使匠摹搨于本俾售於京俄而震雷擊碑碎
矣百萬之錢一旦失望此豈非吉慶既逢而即避之者乎
兩人未必即凶人而觸處阻礙則其生前多營亦未可知
即使兩人皆出於不幸而惡人之與吉慶相違有斷然者
惡星災之

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善惡始乎人事災祥上應天文
故人命中五行諸曜各有順逆順者爲祥逆者爲災善人
命中豈無惡曜但不能爲災即災而不至於極禍其善力
勝也惡人命申豈無吉曜但吉者未必爲福一遇惡星而

禍不可勝言矣其惡力勝也所以惡星之災獨係於有過
之人昔宋景公時焚惑守心公有至德之言三是夕焚惑
退三舍星果惡耶人當知所省矣

算盡則死

自依人所犯至此句句是太上苦口垂誠之詞此一句又
當頭一棒令人猛省真可哀也真可懼也則字謂無可遲
留之意言減算不已必至於死人壽幾何今日以某事減
若干明日以某事減若干倏忽而死期至矣惡人爭氣勢
立門戶自謂永劫不死耳若算到於死一場冷淡萬事冰
消從前所作豈不悔殺太上此言直從人命根上剗去真
一帖清涼散也昔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不難後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八

竟沮滯三十餘年因諸葉靜法師問終身事師爲登上章
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以登事叩之云李
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
作右相緣鄉薦時親一鄰女事雖未諧而繫其父於獄坐
此罪降二甲展十年二十九歲繼又橫侵其兄屋基坐此
罪降三甲又展十年三十八歲後又長安郎中淫一美婦
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罪削其祿籍今又挑一室女爲
惡不俊已除壽算何望登第師還悉以告之登大慚沮愧
恨而死不知一死之後更有入三惡險道者又非一死便
了帳也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此一節承上文言不但如此而已又有可畏者在即人之
一身行住坐臥皆有鬼神鑒察也三台六星上台二星司
命中台二星司中下台二星司錄上帝署爲天曹至人生
死壽夭人有三魂上應三台晝夜在人頭上盤旋記過錄
罪下文言三尸上詣天曹卽上詣三台也北斗七星乃紫
極都曹爲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陰陽水火土金水之
德三界十方皆所統御幹旋氣運斟酌死生七星之炁常
結爲一星著光頭上去頂三寸其人有善事善念則光明
大善則光大而更明有不善則光昏大惡則光滅人不見
而鬼神見之諸神覽星光之明大昏滅以察人之罪惡大
小夫頭上之神與已親矣近矣而步步稽察不肯相恕如

此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此一節重言又有益見可畏之甚言人之一心幾微萌動
又皆有鬼神鑒察也三尸亦名三彭一居人頭一居人腹
一居人足每於庚申日乘人寐時上奏人之罪惡道家夜
守庚申所以除三尸也若能清心寡慾邪念不起則三尸
亦無可言矣蓋不能禁之使不言也夫身中之神與已更
親切矣而事事饒舌其不肯恕又如此

月晦之日鬼神亦然

此一節言不特人之一身一心卽一家之中動靜居處亦
皆有鬼神鑒察也電爲五祀之一在上爲列宿在人間爲

太上感應篇注

電君其神最尊司一家良賤之命日夕與居專察微密之
事於人善惡知之詳見之確月終之日上詣天曹奏之嘉
靖中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弱冠遊庠家貧授徒與同學
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七科不中生
五子四天一失去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多哭兒女故目肖
公潦倒益甚自反無大過慘磨天罰每年臘盡疏禱電神
求爲上達至四十七歲除夜與妻一女淒涼相弔忽聞
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角巾阜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
座稱姓張日間君舉家愁歎特來相慰公執禮甚恭因言
生平之事且以電疏誦之士日子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
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

太上感應篇注

大驚曰聞其冥中微善必錄予與同學善行善事恪奉已
久豈盡屬虛無乎士曰卽如條中惜字一款君生徒朋友
輩多用書文糊窗裏物甚且拭桌汗而焚之君不之告戒
每月放生囚人成事倘人不舉君亦浮沈蝦蟹之類君亦
登庖獨非生命耶若日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聞者傾倒隨
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觸怒鬼神邪淫雖無實跡君
見美女必熟視之心不能遣若邪緣相湊能如魯男子乎
規條善行者尙如此何況其餘向所焚疏悉陳於上帝
命使者觀察無一實善可紀但於私居獨處時見君貪念
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已卑人念恩讐報復念種種惡
周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方逃禍之不暇何猶祈禱

哉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垂救度神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爲樂但旋過旋忘信根不深所以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妄念起伏纏綿猶望天美報如種荆棘欲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妄想惡念猛力屏除只理會行善邊去若力量能行的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耐心行去若力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不可自悔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效驗若家事我度潔特以此報連連勉持可回天意言畢進內公急隨之至寢室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焚香叩謝元旦拜禱天地普改前非實行善事初行之日雜念紛乘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一

非疑卽情因於大士前叩首流血誓願精進每晨虔誦大悲神咒兼持寶號以祈陰相如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神在濟人利物無所不勉如是三年至五十歲甲戌首輔張江陵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至京師公挈眷以行克盡師職張爲公援例入國學中丙子科北榜舉人丁丑中進士偶謁內官楊揚令五子出拜皆覓諸四方爲養子以娛老者內有一子年十六者卽公失去之子左足上有雙痣可識公問其姓氏問里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卽送其子隨公還寓夫人撫子大慟子亦悲啼捧母面而訴其目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不願仕辭江陵回籍爲善益力其子娶婦生七子悉嗣書香公手書遇神記垂誠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子孫壽八十有八世人行事但知取快一時豈復更問家有竈神而知恐懼修省乎觀俞公之事蹟良可警也凡人家有一人爲之伺察卽舉動不得自由而況頭上足下四面八方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巡邏譏察之多又如此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此一節總結上文言鬼神如此監察是以大小之過皆不能掩而奪紀奪算確乎其不誣也二則字是必然之辭十二年爲一紀百日爲一算人之壽皆紀在諸天若修善立功短者可延爲長萬一造罪長者可減爲短喪師德一日晨起入朝忽見星官詰曰汝曾誤殺二命罪當奪紀今星先將盡矣其日卽神昏不能朝因告侍者曰我一生謹慎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二

只因誤殺二命今乃奪紀矣未幾卒此大則奪紀之證也符仲信因病入冥一吏曰此人本合饑寒因好施故富壽亦五十九今以不焚香睡起遲漸削盡矣旁一人曰此小過吏曰不焚香卽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遲卽有多淫之意過雖小不可常此小則奪算之證也所謂過者不待出諸語言見諸行事然後爲過但起念於中稍涉不正卽名爲過也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此亦承上起下之詞過無大小皆害我者也見害不避是爲真癡太上憫之特指以避之之路數百事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蛇皆是也欲求長生先須避者非餘人不必

避也謂求長生之人豈真有不死之藥只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便可登真度世若此數百事之過尤當謹避天而能延皆是也先須者起下文千善百善之義蓋未立善先須避過既避過又當立善也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此一節是綱下是目不履邪徑以下是道之目也非義而動以下非道之目也何以謂之道道如一條坦路千萬人皆見凡一舉一動莫不有一至當不易之理多不容增少不容減所謂道也然其是與非則何以辯曰問之我心自較然明白如大日輪懸於空際真有鐵毫畢照而知其是與非者但私意橫擾進者不肯進退者不肯退以此負卻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三

一段良知耳今日是道則進非道則退此二則字有毅然不可忽之意斬釘截鐵不用半點依違便是聖賢真血脈昔趙清獻公常曰吾書之所為夜必告之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蘇黃門書真君之言曰書之所為夜必記之於紙不可記者不可為也蓋可告可記者是道不可告不可記者即非道也人能當下勘明何思不為聖賢然而非之際亦有誤認者如福以醴醴稍育求之心即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謀家規榮儉樸訓科誦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黨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如名以實實稍有市之心即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為此生惜名不當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為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交遊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權貴為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如財以養生稍有暴之心即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暴財濟宗黨廣布施救荒救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室教歌舞著讎會聚寶玩此暴財也用財者損而益暴財者滿而調如身為家至稍有私之心即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為天下修身不當為天下私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修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富宅守妻子此私身也修身者盡而大私身者狎而小路頭畧差便是大錯既以本心之良知為照路之燈又於見解疑誤之際一一辯明清楚進退之介卓然不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四

苟其不為聖賢者幾希矣

不履邪徑

邪徑非真邪路也凡非理義不光明不正大與道相左者皆是親身問應之謂履一念畧差或臨之而不禁久成熟路遺恨千古可不慎乎兩箇不字是立定主意用力維持之妙用也聖賢之道青天白日正堂堂世人偏使見識如為臣當忠傷以不忠為卑巧為子當孝偏以不孝為便宜些微之事必走入邪路曲徑而後已初亦左支右吾繼則墮坑落壑而不可救此好履邪徑之過也陳良讓應舉時張司訓語之曰歸安武大尹將入簾吾介爾謁之可得其援公念曰此倖途也辭不往是成怡中武公房內使當

時一拜則彼此無以自明而人言物論不可止矣可見人但依此正路踏實前去天必不賺若弄些聰明事未必濟而後來天亦最巧報之人何故視此正路如仇讐獨曲曲必欲避之不可解也不欺暗室

知其不可而遂其私之謂欺暗室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人於大廷廣眾之中箇箇談仁講義爲臣則謂能忠爲子則謂能孝臨財則謂如伯夷之廉臨色則謂如柳下之介及至暗室一窺而人人魑魅魍魎矣蓋暗室中謂人必無知可以瞞天瞞地念之所屬事之所便不妨肆意作爲豈知神目如電不可欺也此其事最多大約於財色

太上感應篇卷上

五

二字盡之見千金於曠野遇美女於密室人於此時真一塊試金石昔楊薄父業商淮揚有陝客事急回家以三千金密寄公三年不返公至陝訪之商已死公呼其子以金授之子疑不敢領公曰此汝父所寄爾何必辭其子感謝攜去後生薄爲太師孫俊民戶部尚書曾孫元祥翰林檢討此不於暗室欺人財者也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富家富多妾無子夜渡一妾叩館門公峻拒妾曰此主人意出一帖示曰欲乞人問種公置其後曰恐驚天上人急閉門明日遂辭館去次年富室設醮道士拜章久不起及起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耳問記名否答曰只見馬前綵旂上有一聯欲乞人問種恐驚天上人

名則未記也富者心識之華果中狀元生陽明世襲伯爵此不於暗室欺人色者也若以常情言之金從彼寄彼死不索卽三千金掩有之亦無傷矣然白晝奪金於市人皆知之其罪反小暮夜奪金於暗室一人不知其罪甚大卽乞種自彼非我造意罪亦薄矣然大盜入境擄人婦女罪固不恕平人入暗室易姓更種罪大莫甚陰律加等不貸無他惡其陰也惡其巧也惟兩公能不欺故福報亦最厚積德累功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六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者存諸心功者見諸事自少至多日積自卑至高日累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人之功行無一日能就者故須積累如農夫望歲商賈營財孽孽汲汲勇猛精進今日積幾何明日積幾何積累愈多功德愈大人謂立地成佛此是權巧方便語爲仙佛爲聖賢皆是千百劫修行得來決非一步就到若立心不恆得少爲足念頭一轉指頭一動自謂便可登真證聖必無之事也未實禹鈞燕山人也先爲五代時諫議年三十無子夢其父曰汝宜早修實行緣汝無子又無壽耳禹鈞唯唯爲人素稱長者有家僮盜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三自寫券繫女臂曰永賣此女於本宅償所負錢遂遠遁公見而憐之卽焚其券囑夫人善撫之既笄以錢二百千擇良配嫁之又元夕於延慶寺得遺金三十兩銀二錠待之不至明旦又詣寺候之遺金者涕泣來曰父犯大辟徧懇親

知貸此將以贖罪昨以酒後失去父命不能活矣驗實還之復加贈焉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者爲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有女不能嫁者爲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遇故舊困窮者周之其子弟可託者隨多少貸以金帛使之與販由公成立者數十家鄉里待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飾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致文行之儒待以師席四方孤寒志學者咸就學焉厚之廩糧以故由公門顯貴者甚眾後復夢其祖告之曰汝應無子壽促數年來殊多善狀已名挂天曹延壽三紀生五子俱榮貴終當充洞天真人公愈積陰功後五子登第子儀禮部尙書儼

太上感應篇卷二

七

禮部侍郎俱爲翰林學士保左補闕傅石諫議大夫參大政僖起居郎公享年八十二歲一夕與親友談笑而逝八孫亦皆貴顯此積累之效也漢昭烈帝遺詔曰勿以善小而不爲今人不肯行善勸云做好事那得錢使豈知積德累功更不必用錢者乎鎮江太守葛繁嘗語人曰子始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坐間踏子曰卽如此物置不正則賊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無論貧富皆可行惟悠久乃爲有益或勸化因徒或贊成善舉皆不費錢功德也然有力之采亦不得以此藉口宜興吳願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法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會也

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贓贖罪者代完三城鄉設粥廠四族戚鄰友貧者不時餽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疫七掩骼入造橋九置義莊十助義田吳公欣然行之連舉三子皆貴顯明萬歷間袁了凡先生未遇時嘗游南雍謁雲谷禪師悟立命之要日行諸善事不輟每行一事輒用鵝毛管印紅圈於歷日之上言一動不時省察或見善而行之不力或救人而心常自疑則以功折過閱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案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篇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天由是操持漸熟自有耿兢惕厲景象常恐得罪天地鬼神凡利人利物

太上感應篇卷上

文

之事惟日華華不倦每遇生辰常買物放生放得多欣然暢懷又次在榜嚴三塔減渡接待等處歲齋僧數千而於造像刻經修橋補路之屬凡叩門者率不敢虛其所求內思破己之慳外思納人於善凡有利益無不興崇我輩平日刻苦爲子孫創業死來皆用不著所可釋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實而已凡人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如命有福十分今日受用一分前面只有九分受一分卽銷一分吾輩便當淡思積善餘慶之說密密修持拳拳奮勵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此袁公晚年所作之書其從前祈子祈福祈中所壽之善事載於立命篇者已不知幾萬餘條矣究竟所祈皆遂如握券取者至若居官者

典兵者業醫者在公門者操權在我行之尤易諺云當權
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大約力到處行好事方未
到處常存好心勿務名勿辭難勿始勤終怠功德何難積
累哉

慈心於物

慈者卽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承上文言不獨愛人兼當愛
物第物類至殊易於忽畧故太上於此先言之卽孟子仁
民而愛物之義人看得物我爲二故痛癢無關不知物者
是我成道之資糧也普賢行願品云因於眾生而起大悲
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是故菩提心起於眾生若無
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蓋救得一分眾生方

太上感應篇卷上

九

滿得一分行願是天生萬物以爲人修行之助又天生苦
惱萬物以爲人興慈運悲之助眼前遇見一物便當欣然
發心謂此乃時節因緣機不可失如蛾赴燈蠅墮網飛鳥
被傷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得生全皆盛德長者之
所爲也昔寶文王敬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敬仲身乃
自生疑一日谷決於小法華曰以某所見不殺不放一切
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耶而
前當住亦是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眾
生諸佛菩薩其說不啻可急懺悔身自貽賊敬仲駭然汗
浹因再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甸適成儀出按拯
濟舟次清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鬧疑是饑民遣人

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而行則見數十
婦女濯宮岸側洶洶之聲正出宮中乃蛤蜊也悉命以粟
易之得數十斛親爲誦經持咒投之中流敬仲至此始大
信異因著一書示勸福壽而終壽禪師丹陽人初爲餘杭
縣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鞠之止是買物放生用過其
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願獄吏曰我在世放活萬萬生命
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奇之亟釋其罪遂
爲僧住永明寺至九十八歲示寂瘞於塔下有僧每日繞
塔禮拜人間其故答曰我因病至陰司見殿角有畫像一
軸問王自來頂禮余問之至吏云此杭州永明壽禪師也
凡人死者皆經此處惟壽禪師不經此處徑往西方王敬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

其人圖此供養以見好放生者必生極樂國中又爲陰府
所重如此長洲韓世能其祖永椿每早起必掃螺螄之緣
岸而上者以入中流免爲人取其父宗道積有千金盡買
龜魚放生夢神語曰汝家放生功德甚大汝子當入翰林
服一品世能果聯捷官侍郎使朝鮮賜一品服徐中行累
舉不第僧相之曰公止一舉人知縣耳欲登甲第須隨處
放生公行之六年僧復相之曰未也偶有以三十金求文
者公扁舟泛太湖盡買水族放之僧曰公陰德紋滿面明
年必中矣果然陶奭齡張汝懋見鱗數萬頭陶謂張曰兄
可助買此放生何如張欣然先出一金遂共買放至秋陶
夢神曰汝以放生功德得早中一科榜發果然念此事賴

張贊成何功獨歸我及順天榜至張亦中式寶應中有李氏子家雒陽世不好殺未嘗畜猫一日大集親友會食於堂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李氏親友空其堂而縱觀人去既盡堂忽摧圯無一傷者宋蔡襄喜食鴉一夕夢褐衣老人告曰來日受害從公乞命襄問是誰卽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箸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變而異之詢厨中有黃鶉數十遂放之經夕復夢老人曰從公得生謹爲公禱上帝注公高爵矣襄遂舉進士歷官至端明殿諡忠惠太湖之間村民惟事屠習獨沈文寶家閨門好善買禽魚放生眾笑其迂沈益樂爲後值疫疾人有夢見瘟鬼執旗一束自相語曰除沈家放生修善外餘排門並可插旗未幾一村三百餘家染疫死者過半獨沈全家獲免明季嘉興估客李涵春舟泊京口夜聞蛙聲聒耳竟夕不寐黎明起視見傍岸一船載青蛙數萬問之乃云販至江北去賣者李心惻然盡買而放之江渚及歸其妻言子病幾死於某日忽愈李驚喜因言及放蛙之日卽病愈之日也人皆以爲放蛙之報云其子字清望者至今尙存子孫繁衍放生出自惡心本不以福利言也卽以福利論求功名求長壽求子嗣無不驗者但辦肯心決不相賺至於牛能力田馬能致運犬能禦暴皆物類之最靈而有功於人者尤當祭養撫恤切不可以其畜類而殘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虐之卽小兒戲殺蠅蟻蝶魚螺貝雀之物俱宜禁戒非惟傷生亦且熾其殺心古云蛇未咬人殺之無名鼠雖害物罪不致死此又能體上天好生之德故曲爲開釋如此若能擴充此心於致君澤民則撫字惠愛何患仁政之不舉治道之不臻也哉

忠孝

爲臣當忠爲子當孝二者乃人道之大端立身之根本于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則又聖賢之大學問也故忠孝爲百行之賢能格天地泣鬼神人不忠孝雖有他善猶如玉屑盈掬不可琢爲圭璋判絲滿篋不可絙爲羅綺總之百行俱不足觀矣

豈非根本既傷而欲枝葉之榮茂何可得哉是故行善多端莫先忠孝卽成仙證佛無不根基於此司命神曰人雖有應登仙籍者然必多歷年所惟大忠大孝今日謝世明日便補仙階釋氏則曰國王水土不敢忘也不先供養父母而布施者是名惡人孰謂二氏不談忠孝耶然非必犯難死節乃後爲忠非必割股剖肝乃後爲孝惟在隨分自盡居官有居官之忠士庶有士庶之忠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有貧賤之孝古今忠孝者累紙難盡今有禽獸之忠者錄數條以勸使人知禽獸猶忠於所主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嘉定侯廣成先生放一鹿於堯峯後先生死義鹿跳擲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數年前舅中

獲一戰象論之降不肯論之死則點首乃以火鎗三百環射之糜爛死猶屹立不仆山西有賣餅翁一僧假宿夜殺翁掠其金去家有一雞鷄於南關後僧托鉢過雞飛啄其面怒逐不捨捕卒疑而執之吐實論如律流賊破河南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跳擲死此皆近事非荒唐也吁觀於禽獸而人亦可省矣禽獸不過得人一餐養耳非真有君臣之義也而爲之臣者冠帶寵榮超列人上恩及祖宗惠及三族或反面焉或忘君而事讐焉或坐視而不一顧焉眞大豕不食其餘矣毘陵吳鍾巒崇禎甲戌進士乙酉國變遁入舟山輒自念曰李仲達吾門人馬素修吾好友皆死節今年垂八十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倘一旦病死何以見兩人乃聚薪爲龍城陷即抱聖牌登龍命僕縱火頃刻焚死嘉興徐資學先生諱石麒麟原任吏部尚書閏六月二十六日禾城破即冠帶自縊其二僕從死此二老者非好名也其至性有必不可抑者大節有必不可奪者錄此非欲焚身自縊勸人忠也勸人忠必不可負此至性必不可渝此大節也世之孝者亦累紙難盡今錄乞丐之孝者兩條以勸使人知乞丐猶思孝親可以人而不如乞丐乎長洲一丐每詣沈孟淵家乞食得食即懷歸沈令人問之見丐舟中有老母每乞食歸出物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盃卽跳舞唱山歌以娛母又楊一武進乞人也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

歌唱以悅之人或僱爲傭不肯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父母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值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卽露宿哀號噫世間富貴子何限終日應酬或以酒食去或以財利去或以妻子去去無論天涯遠宦經年不得見親卽日日聚處一室而知親之痛癢寒暖者亦少矣孰如此兩乞一飲一食皆從眉開目笑中相聚爲此乞丐一日勝於爲黃閭貴人銅山富客千年也山東一童子姓孔年十歲母病私祝泰山神願以身代母病果愈遂至山頂奮身擲下以報神恩其日泰安守適過山麓瞥見空中片雲結集歛然墜地乃一童子自言捨身報母之意守贊美不已送之歸夫必以身殉恩矣然母病不肯負母病愈不肯負神總

太上感應篇卷上

五

是一點至性精誠上通於天遂有白雲扶掖之異世間偉男子千萬百億能似此十歲兒者無有也吾特舉之以愧世之鬚髯如戟者此近事也宋任盡言侍母未嘗頃刻離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憂喜吾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世之三牲五鼎以養親者有矣而欲知親五臟六腑中事則千萬人不得一也必如此而後爲一氣相通吾特舉之以爲孝法至於不孝之子若無天誅雖苦口勸人孝亦贊辭矣今舉數條微有不孝子王某婢育其母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落入釜母懼逃入閭廟中伏

神座下不孝子大怒拔刀逐之入廟忽周將軍像從座躍起揮刀砍倒不孝子廟祝聞刀聲聲然趨出視之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外連近喧傳重裝其像而足在門外如故金陵安德門外有不孝子與母異居于壽日母往賀婦欲留飯子怒言婦母泣而歸途遇水竈我死其次子誅母不歸跡至兄家雷忽震其兄死失其首次子歸至中途見母鞋覓得則其兄之首在母胸前口正卸乳噫慘矣亦巧矣此亦皆近事或為祥雲之擁或為雷神之擊不可曰天道無知報應在或然或不然之間也故為人臣者非必大奸大惡乃為不忠凡不實心為國無治行可稱不推誠而瞻職者即非忠也為人子者非必忤逆犯上乃為不孝凡虛文粉飾奉養不誠此心不可以對親者即非孝也為臣子者急宜著眼

友悌

兄愛弟為友弟敬兄為悌本屬同氣誼篤天倫即有繼庶亦如手足何至操戈同室視若仇讐反不如陌路乎史誦豈箕詩詠常棣深可鑒誠今特錄異姓之友者以勸使人知異姓猶當友愛而況同生兄弟乎維揚人陳某少與同里三人結異姓兄弟三人中陳最長仲惟一女與季子訂婚有日矣季死家貧仲欲渝盟一日陳入城遇已歿者曰吾在耳為公攝隸昨奉牒子名與焉急歸料理兩日後余當至陳念生平未了之志無若季子婚事急歸延兩家子

太上感應篇注

女畢至語仲曰汝所以難婚季者以其貧也今析吾產為二與季之子共之則其家不貧而若女亦可歸之矣立取產籍均剖而授即其家台巷曰吾待此以瞑也至三日見前隸來陳曰行平日不然上帝以子析產全婚克敦大義特命延算以示褒嘉言訖而滅此順治己亥年事夫異姓兄弟拜神設誓不過一時意氣耳而陳認真若此即欲不感動幽明得乎天啟間杭城大火江西一商寓獨無恙人問之曰恍見朱衣人灑水故免眾叩其作何善謙言無有後有客於杭者曰此余姪也父有五子惟某居長嫡出餘俱庶出父歿時弟俱幼穉拮据二十年積至五千金舊年冠婚畢會族分財五分均析一布一筋誓不多得合族義

太上感應篇卷上

五

之想公道格天故免火耳噫真天地父母之心也人立心如天地父母而有不能神擁護者平昔歐公池有兩弟皆庶出翁欲厚嫡子媳馮氏請曰嫡庶為父母服喪有差等乎翁曰一也媳曰服既無差等財產可獨差等乎甚非後福媳所不願翁賢而從之後其家日盛卓哉婦人之見真古今嫡庶之鐵案也兩人於庶弟如此而況親弟乎又吳興富翁莫氏老年私一婢有娠懼其妬妒遣嫁一賣羹者已而生男甫十歲翁死羣小視為奇貨因作一孝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至靈前拜畢亟出我輩俟汝出即告官家產必當均分其子如所教入其家拜且哭嫗馬欲逐之莫長子亟前曰不可遂抱持問曰汝非賣羹子乎曰然遂引

一二二八七

拜其母曰此汝母我乃長兄汝當拜遍指家人曰此爲汝
長嫂此爲次兄次嫂當拜又指云此爲汝長姪此爲次姪
汝當受拜拜畢曰汝當在此執喪勿去卽易新衣使與諸
兄弟偕又呼其生母至許以月廩歲衣羣小俟久不出探
得已留是子大慚而散向使如其嫗罵而逐出則一場大
訟家必掃地而究竟不能不認爲子甚矣婦人之無遠見
而莫氏長子之爲眞聖賢眞豪傑眞聰明也吾見世間兄
弟緣此而破家者多矣此不獨友愛之道當然卽使保全
家產其智亦當出此今更錄弟之能俾於兄者趙彥霄兄
弟同爰兄彥雲好遊俠博奕彥霄諫之兄怒遂求析產五
年兄業漸然矣霄因置酒召兄嫂語之曰弟初無分析意

六上成應篇卷上

五七

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故勉從之敬守先業之半今尙
存請兄自今復主家政以分券付火授以管鑰兄初有慚
色見弟意切乃受之次年彥霄與兄俱登第嗚呼兄弟因
財產而相軋者多矣彥霄能輕視私財獨標千古克盡弟
道世之習貨設險見兄之貧重而不一顧者可愧死矣又
有不聽婦言而敦友愛者隋牛弘爲吏部尙書弟福嘗醉
射殺弘駕車之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怡然無
所怪亦無所問惟答曰可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
是異事弘曰頃已知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此眞一片至
情不爲妻子所搖奪也吾嘗讀詩至常棣七章每掩卷而
歎曰詩人之善言兄弟也妻子好合則如鼓瑟琴矣而兄

弟不翁亦未爲樂必至既翁然後爲樂可見天下無有不
愛妻子之人而多不睦兄弟之人矣不知夫妻異姓而兄
弟同胞人能以愛妻子之心愛兄弟則天下無有不睦之
兄弟矣

正己化人

正己是自善其身化人是兼善天下化人亦正己中事也
不能化人究竟是自己未正耳惟其正也人皆敬之人知敬
處卽其心之化處其身不正而欲人化人雖死不服或更
欲以假道學假名義化之其人惟有掩口胡盧而去昔司
馬溫公爲人正直名聞海內其居洛時風俗爲之一變後
生晚輩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知之

六上成應篇卷上

五八

呂申公正直敢言傾動朝野時王安石出守常州移書於
公曰某客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胸每不自勝及詣長者
卽廢然而反德人之容使人意消今於晦叔見之王烈善
教誨勸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罰自甘乞不使
王彥方知烈聞而使人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
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故與布以勸其爲善也後有老父
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
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海陵王良學講良知一日
盜至其家亦與講良知盜譁曰如吾輩者良知安在公曰
汝試去衣盜因去衣惟一褲不肯去公曰此卽良知也汝
不去此是有恥心恥心本有謂之良知因反覆譬論盜感

悟而去最難化者莫如盜兩公皆能格其非心豈非正己
故耶昔人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見魯仲連李太白
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故表正影直源清流潔洵不誣也
矜孤恤寡

孤者未能成立親已早世或父死而母再行或母死而父
再娶甚者父母俱亡藐然孤露不幸至此情況何堪可不
矜乎當念此子遺時加保愛寡者方當盛年夫忽告殞女
幼男癡百事未舉形單影隻觸目無聊可不恤乎當重其
節操曲爲護持其最可憐者有口不能言亦不敢言亦不
知所以言舉足動步皆欲憑人此真天下之窮而無告者
也然矜恤之心人亦有之只是旋發旋止不能擴充倘或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元

利之所逐害之所係遂至欺凌此心滅絕者有矣又有人
見其不能言不能行以爲欺之最便者亦有矣豈天真夢
夢欺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琬自仁興來留爲幹官士琬與
擇之三子俱相得無何士琬病卒擇之父子爲辦喪事且
遺贈其妻于甚厚又命小吏趙沂護送至家沂畢事歸參
忽作士琬語曰琬不善攝生以方壯之年遽就鬼錄荷公
父子周恤之恩不惟死得歸老母妻子皆得無流離失
所之悲區區不勝感激陰君以此重公將厚報公矣吳江
沈嘉謨好義邑有顧子少孤家頗富時他倭寇邑議餉軍
大戶眾謂無如顧子公惻然曰顧子孤兒甯堪此役眾謂
彼僕豈少公曰吾正應彼強奴挾重役以欺幼主則家立

太上感應篇注

破矣必欲役顧子吾願代之遂註己名軍興幾年不累顧
子合邑誦義後子孫科第不絕人知吳江沈氏最盛而不
知祖宗之行善如此鄧人楊汝立心醇厚見里豪欺一周
寡婦強佔其房楊勸不聽遂以己田抵贖與之免其贖零
其子周儒母子日夜籲天願楊子孫昌盛後果有三尙書
兩參藩一廉憲凡遇孤寡之家能以一言扶持微力覆庇
是補生成之不逮矣必然天地喜懼鬼神恭敬福祿綿綿
也

敬老

古者學養三老禮尊高年子曰老者安之孟子曰天下有
達尊三齒居其一洪範五福一曰壽是老者之分當敬也

太上感應篇卷上

辛

故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誠於鄉黨宗
族千百人之中年至於七十八十者屈指不可多得況老
者閱世多識見廣且麗眉皓首得保康強非無故而然者
自當生敬乃人見其龍鍾垂老後段光景無多便以爲不
足敬又或子孫孱弱幫手無人更以爲不必敬於是少年
之場老者真視爲毒蛇猛獸之所在矣昔楊大年弱冠中
元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皆老楊恃年少每輕侮
二公翰曰君莫侮我老亦終留與君昂搖手曰莫與莫與
恐後人又侮其老楊果方壯而卒元周司敬前輩老人有
如父母一日過江風波大作舟幾覆忽止及抵岸一漁翁
云昨夜江邊有人言當覆一舟溺若干人以有周不同在

其人素敬老不可溺今爾舟得免爲其人耶詢孰爲周不同者無其人詢至周司曰是矣司字傍少一直則不同也敬老之效如此意老者天與之壽而人弗敬之是謂逆天其可逆乎後生輕薄輩讀此二則可以縮舌矣

懷幼

撫恤之謂懷此專重人之幼而言幼者位卑力弱未有知識苟挾長憑陵彼無利口以辨是非又無強力以較勝負可憫孰甚畢竟著意愛之多方撫之方不負上天好生之德今之世則不然已有幼誰不愛者人之幼即思欺之矣即人之幼父兄強盛誰不愛者惟門戶衰弱即思侮之矣抑思三尺孩童何與人事而強作爾我觀炎涼觀也必也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普天下眾生皆視爲赤子又普天下之赤子皆視爲己之赤子庶爲菩薩心腸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兄子即以己乳舍之涉旬日而乳有汁兒得長大此慈愛格天之奇驗也蘇州楊翁爲官俸出入乘驢鄰翁老年得子恐驢聲驚之遂賣驢徒行此真天地覆載之心矣葉夢得在許昌大水嚴饑奏請發粟賑濟活民數十萬惟遺棄小兒無法救之問左右無子者何不收養曰頗慮歲豐及長父母來認耳因爲設法凡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子當遺置時思義已絕收養之恩爲多遂作空券數千印給內外凡得兒者自言所從來明註於券畧爲籍記以時上數收多者賞

且分常平餘粟量給貧者爲實事定稍券凡三千八百餘人此臨民者所當知也兵興以來有避匿林莽者因兒啼聲遂得其處不免被害避兵者每弃嬰兒有教爲綿絳少蓄甘草末水漬置兒口中嬰使滿口而不閉氣咀其甘味自不作聲綿軟又不傷口此遇變者所當知也又置育嬰社不獨兵荒遺棄嬰兒即豐年亦有或厭兒女多而弃置者或因私胎而欲溺死者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兒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給工銀六錢每逢朔望驗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後待人領養此法村城皆可行之不獨恤幼又兼濟貧免溺嬰之慘此鄉里好善者所當知也至於婦人之性類多忌刻前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妻之子婢妾之兒心生嫉妬以致孤孽幼穉橫罹慘毒此比皆然上天必有奇報也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自不履邪徑至此爲一節皆善之修於己者前言慈心於物其意已盡此更申言之以啟下文之意謂物猶不可而况於人乎一猶字已攝下七個人字矣昆蟲物之至細者也人以其至細便謂殺之無傷不知昆蟲雖細靈性與萬物等昔有酒匠嘗於酒及水中見死蠅即用乾灰救之復生所活甚多後犯罪當死官欲書判行刑忽見數蠅抱筆頭逐之復抱如此數次疑有冤遂停刑再審遇赦得釋誰謂蠅性之不靈耶順治年太倉村民性最惡蟻見必殺之

一日蟻羣集以爲殺之不勝殺也持火燒之火甫至而忽騰上三間草堂化爲灰燼家中無子遺其人頓足號曰是吾殺蟻之罪也夫然而晚矣草木物之無知者也皆謂折之無害然楞嚴經云一切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其中乃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則知草木與人同也況茂林叢木皆有神靈棲之人自見爲林木彼自見爲宮室伐之必犯其怒危素未仕時館會稽張氏張欲伐杏樹以廣家塾夜夢有人叩公寢曰吾杏神也主人將伐樹願參政生之公卽造張力解而止觀此而謂草木無知乎故高柴啟蟄不殺方長不折佛印戒殺詞云啟帳蚊迷翻書蠹隱貪生物我皆同宋哲宗戲折柳枝伊川諫曰方春發生無

太上感應篇卷上

聖

故不可摧折蓋謂生意與人同也卽如麟之性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故稱仁獸存心愛物者不可以其微而忽之人能於天下萬物作平等觀則世界無不平矣

宜憫人之凶

宜字直貫下十六句至與人不追悔凶是凶惡之凶憫者訓戒開導非徒抱憐惻之心而已凡人凶惡初作只緣一念之差未必不可勸禁但世人每每拒絕如仇而渠亦甘心趨死如鶩是嫉之而未嘗憫之也然凶惡之人見地各別所作之事無非殘暴險惡聲言笑貌渾是殺機步步趨入死路生前卽陷王法死後卽入地獄再世卽爲驢馬天眼觀之無不惻然泪下者而彼且以爲得意豈知快樂

太上感應篇注

暫時而受苦無窮故見人作惡便當婉轉方便提攜救拔方是菩薩用心若但深惡痛絕猶屬第二義也周文襄公閱一死獄欲活無由使吏抱成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曰幸此可生乃出其罪此真能憫人之凶也夫爲人上者宜以寬政而致治人之不幸而入於暴始多由於失教揆其所以至此之故良亦可矜若一戕鋤絕則彼固長并於禮法之外而我亦殊少感動之意誠能惻然念其無知少加優容不爲已甚或可得其翻然悔悟則化及凶人斯稱上治勝於刑驅而勢禁也若尋常相與凶人無禮不與之較亦卽此意一日凶者凶事也如死喪患難見之便當憐憫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說亦通

太上感應篇卷上

善

樂人之善

善者天命之正性人世之至理在己則正心修身及人則利物濟眾樂者如己有之之意故人有善事不惟獎掖勸成而更爲播揚推引使行者益堅聞者興起人之善卽我之善也樂人之善卽樂我之善也是以大舜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禹聞善言則拜古之帝王尙能樂於從善而世人偏以褊窄之私以爲善由彼出強誣其瑕陰摘其美是聞人之善而不樂矣是必聞人之惡而反喜乎此念最干天怒昔程嗣昌在密州見膠西鎮人日事打獵好食生命程不忍聞見於是夜起露立拜告星斗曰昌欲將家藏一切所食眾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說一本覆

板印行庶幾此方皆知改悔今日乃眞武君下降之辰願
憑聖力俾獲流通覆畢印行欄頭彭景亦請一本歸示其
妻華氏氏大怒扯破投穢處移時買得一魚華氏操刀欲
鎗魚忽跳觸其眼血流俄化爲蟲遠嘔其身方喧傳間監
鎮郭向忱見一神立其前自言吾是眞武察知此地有一
大善乃興化軍程嗣昌印施戒殺圖說不謂婦人華氏毀
弃穢地罪惡深重卽當死矣其他不悔者亦當獲罪俟吾
再降施行不樂善之報應捷於影響如此又一僧凡見稱
人之善必微哂示不足稱也後死見夢一媼曰吾明日歸
鄰菴矣偵之有送一猪放生於菴者媼知其是也數往視
訊遂聞於人復竟遇屠噫既墮於畜又不免於刑所當痛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心天然樂善者非無人也胡文定見李文靖浩然無欲又
能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沂公
儼然不動加以篤學又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
邵康節見司馬溫公忠厚友悌恭儉正直喜曰若此人者
脚踏實地八九分人也見傅欽之論事無所迴避曰若此
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
也又如止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已出劉集賢聞人有善不
已稱道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弗及韓忠獻聞一小善必
曰琦所不及若數君者非眞實樂善惡能有如是之語乎
濟人之急

人急非止一端卽如疾病則醫藥急饑寒則衣食急死喪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則殯殮急婚嫁則區聘急若此之事難以類舉必須隨力
而濟隨急而應一有見聞卽猛力爲之不可因循而生懈
怠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張彥明善醫人有請者必速往
不計遠近雪夜赴人請家人止之曰彼病人輾轉牀褥
可須臾緩乎一夕城中火起周迴燒盡其居獨存後子孫
皆貴此能濟人疾病之急者甯崇禮多造棺槨施人壽至
八十歿後托夢與家人曰我生平多造屋宅與人因此慶
流子孫明年十四郎又發解矣至期果然孫曾登第不絕
此能濟人死喪之急者范忠宣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常
平倉粟麥以賑郡官皆曰須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卽
死奏豈能及乎諸君勿與有罪吾當自坐卽日發之又韓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樂吾家素貧歲饑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欲假其半
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卻是今日死遂
分贈之此皆能濟人饑乏之急者朱承祚五鼓趨郡聞橋
下哭聲甚哀見有男子攜妻孥赴水問之謂貧勢家發三
百千不能償也朱惻然諭止且護之歸正他諸奴訴索朱
曰以三百千而溺死一家四人可乎吾當代償債家慙而
聽之是年生二孫後皆登科此能濟人逋負之急者查道
未第時嘗遊湘漢間假貸於人得錢十萬途次適見故人
以嫁女理財甚急卽罄囊與之畧無吝色此能濟人婚嫁
之急者崇禎時蘇州徐亦史籍爲黃岡令民閒失火延燒
二千家遂罄家中所挈千金買蘆席與民暫搭棚棲止所

餘之薦堆置室前空地未久有錢糧四千上將解盜知之突入衙內斬箱無有遁去次日鞘銀乃在蘆席下盜不知也此能濟人靈處之急故捨銀置席而此四千金即以薦而得全所償幾倍造物明明示人孰謂但濟人之急而於己分毫無與耶故能勇於速濟所獲福田甚大若畧轉一念徘徊吝惜而福田所失亦甚多矣然更有不費惠而能濟者蓋人至急時則方寸已亂胸無確見我於靜中當爲彼籌畫或多方以解其紛紜或一言而指其趨向如暗中有助有人得杖使不致紆途而失足亦可爲急人之一助爾

救人之危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卷上

危者死生在於呼吸性命懸於俄頃如水火饑疫盜賊刑獄逼迫狼狽之類偶一遇之當如病癢之在躬速爲解救乘時不著力後雖追悔不可及矣北帝垂訓曰凡人在患難顛沛之中善用一言解救上資祖考下蔭兒孫又曰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與誣人都是一般口甯出扶人手莫開陷人口又雲爰七籤曰危難中救人一命延年一紀救是善人又當倍之微商王志仁遇一和者曰數月當終矣王素神其言急歸見一少婦投水急取二十金呼漁舟救之問故曰昨賣一猪還租不意皆假銀也夫傭工歸必怒且無以聊生故竟死耳王倍償周之婦歸告夫夫不信偕婦同至王寓時暮矣婦叩門曰投水婦來謝王厲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晝夜豈宜相見夫悚然曰吾夫婦俱在此王乃披衣起纔啟門而牆忽倒卧榻已壓碎矣非婦呼出則王成齏粉蓋救婦卽以自救也後兩子皆科第此以己財救人之危者也周必大監和劑局局失火吏當死公曰若火起自官當何罪吏曰當除名公遂自誣服吏免死後公復中詞科官至宰相此以己位救人之危者也吳獻臣與羅垺同在太學垺染疫獻臣爲煮粥負之登厠晝夜十餘次後同登進士此以己身救人之危者也最奇者高郵張百戶泛舟湖堤見一舟將覆急出銀招人救之至則其子也正德年海盜一人見女子手扶一筇浮沈而來將抵岸利其筇遂沈此女發筇見一庚帖乃其所聘妻也將抵岸利其筇遂沈此女發筇見一庚帖乃其所聘妻也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卷上

救人之危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好得惡失乃人之同情而忌得幸失又小人之偏見如世間財之聚散勢之盛衰業之興廢功名之成毀各有定分而忮刻之人見人有得於我何害而即攢眉不樂見人有失於我何益而便掀髯欲笑緣其所起始於得失之見太明所以褊急嫉妒不能相忘在己則事事欲其好惟恐不如人在人則事事願其不好惟恐其勝己然其得失豈由我喜怒而有增損太虛中徒然多此一念膠膠擾擾適增罪孽耳卽使人之得而我羨之人之失而我漠然亦非厚德長者之心矣况忌之而幸之乎必須此心平等看得

天地萬物爲一體休戚相關吉凶同念人之得失如己之得失眞聖賢之立心也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南園地陰陽家謂當世生公卿公曰吾家獨貴孰若吳郡之士咸教育於此遂奏以其地爲學宮其立心公普若此所以父子繼相福盛一時李文達公大父以棉花貨湖湘三商以三百金易之寄於邸火發被焚三商大慟欲死李曰貨未及舟尙爲我貨我當還汝即以金盡還之家中已夢二緋衣神稱公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生爲首相一獄官夜寒欲寢其妻責之曰汝飽煖猶畏寒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悟自此常留意罪囚妻夢神人以綠衣槐簡授之生一子登第此眞能視人得失如己者也又崑山張虛江先生父探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元

小舟爲業一老父提一黃袱買舟到婿處養老舟歸而黃袱仍在張公曰此昨老人養命物也急操舟仍到彼處還之生子虛江爲御史孫魯唯得皆進士有大福澤者必有大胸襟總見得普天下人如我家裏人一般則痛癢無不相關也

不彰人短

人之處世不能無短短者如材藝之拙事業之誤言行之愆爲人所不取者也我若彰之不特人短昭人耳目卽我彰短之短亦昭人耳目矣我不但不彰且更曲爲掩覆眞盛德事也昔馬援戒子孫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開口不可得而言楊龜山則又爲之語曰口固不

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此又出於伏波之說向上三頭地也曹參爲相國見人細過輒掩匿覆蓋韓魏公爲相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使人見文徵明不喜聞人過有談及者必巧以他語更之夫五人者皆名臣賢相隱惡容過可以通治體可以著家箴可以泯眾怨無在不彰其寬大也如羅狀元倫父循會試寓京失去廚稿同舍生訪得之給循訪其人舉褐示循循亟趨出語生曰失褐小事何忍彰彼惡名生始謝服王狀元華居官時人以他事誣之或勸之辯白曰此吾同年友事白之是許吾友也後陽明官京師聞士論猶爲此事紛紛陽明欲疏辯公馳書止之曰汝以此事爲父恥倘攻發吾友反爲吾一大恥終止一則甯失己物不形人醜一則甯損己名不揚人過大福德人如此崑山陳古逸舟泊丹陽暮有一女投囊於舟蓋有他約而誤擲者已覺其誤遂掩扉而入乃囊中金商人寄店物也晨起商人與主爭毆不已公徐起還之日夜起如廁見盜踰垣將執之盜擲囊自免金固在也竟不明言所擲者女子得不死復生于舉進士男子之短無如盜女子之短無如姦彰其爲盜猶不至死彰其爲姦無不慚而死者凡遇此等當多方掩蔽毋徒曰吾嚴氣正性而迫之無餘地也又文徵明至一貴家主人未出卧帳中以俟適一夜至徘徊四顧見案上金杯急袖以出公固熟視之矣主人出迎謂曰吾今日爲一急用適見案上金杯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欲借以相抵不及特已遣僕持去矣奈何主人唯唯又曰
銖兩幾何值幾何異日倘不可必得當以銀償至人又唯
唯及歸即賣田以償而終不言其故也公享大名享大年
豈無故乎此類弊華不能載但能含谷得一分便養一分
元氣能遮蔽得一分便種一分福田普勸世人裝璜作嘔
可也

不術已長

術者自矜也人或苟有所長皆當深自韜晦不宜街露至
於稠人廣眾之中尤不可妄逞學問四座聞之忌心必熾
後來排擠傾陷皆所不免故人有才能不如學術有功
業不如器量有文章不如受用要在太智若愚善藏

太上感應篇卷上

五

其用而已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曾
子曰有若無實若虛纔欲見長便是短處李泌七歲能文
賦長歌行見志莫不歎賞張九齡戒之曰君早得美名必
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泌感悟泣謝不復自街遂為
一代名相龔遂為渤海郡刺史大治武帝異而徵之有王
生者從至京師謂遂曰天子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
王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具對如王生武帝大悅遂
之名聞天下宋孝武善書王僧虔恐觸其忌即為拙筆以
讓蔡君謨長於政事而不言政事歐陽修長於文章而不
言文章殆有以也昔一人公宴盛稱其僚屬之賢其長怒
曰彼賢我獨不賢耶稱人之長且以犯忌而况稱己之長

太上感應篇注

耶故龜以智自害翠以羽自殘象有齒以焚身物尚如此
而況於人乎每見少年英異之士露才自負眼空一世到
底只是平常甚有困頓淹鬱而死者豈非器量淺薄自無
受用之地乎

遏惡揚善

遏者禁之使不行非隱之謂也惡者易橫勢如燎原禁遏
之以改其行善者易微機如伏火稱揚之以成其美易之
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遏之揚之雖在上
之事然君子居下位至張世道其權亦可平分一半如見
人為不善即正言極論或婉言勸止彼見公論不協則惡
念自消倘許之從中開說或許之彼此調停便騎虎不得

太上感應篇卷上

五

下而惡事成矣又如見人為善即極口讚歎更廣為游揚
彼見人情踴躍則善無不成倘以冷言相阻使其意興索
然自念絕無緊要而善事敗矣故見善不揚罪與惡人等
見惡不遏罪更浮於惡人謂善惡太明亦足以召禍然則
善惡不分者反得福乎漢王賈為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
捨自謂子孫必享福而食厚報後果貫顯至王莽乃竟滅
族其故何也蓋捕盜而縱盜必有不當縱而縱者養虎傷
人為害不少人既受害豈得無報川中某憲使平生正直
其居官屏除貪惡惟奉法循理者汲汲引拔之一日與從
過深山見嚴際金書一門公叩扉而入殿宇深邃有見牖
者九人延之坐曰向虛此席以待君來少頃治具公訝其

氣味不類人閒不敢食臨別九人囑曰某月日當候君公歸至期見與駕迎之而逝異香經時不絕凡若此者所謂聰明正直人也聰明正直之人生爲名世沒爲明神福且無量安得有禍耶

推多取少

財者人所必爭之物故多者必以自予少者必以予人不知貧富由天多者豈能終多少者豈能終少多少無定而但求目前以爲安排亦至愚矣故至人以不貪爲寶知足爲祥不拘拘于多少之閒較盈歉也萬象等諸浮雲一身視爲長物推多亦非矯情取少聊以自裕語云落便宜處得便宜張士選幼養於叔叔有七子析產叔姪宜均分選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聖

曰吾不忍諸兄弟各止一分可分爲入因讓乃如選言入京一術士謂曰此少年滿面陰德必登第榜發果然慈谿二友同至吳江免館甲所得議修儀九兩乙所得議六兩乙曰兄家止尊嫂一人九金有餘弟則上有父母六金猶未足耳甲戚然曰兄言良是即以九金饋讓乙而自處六金者到館後於殘書中得外科方幾則至冬還家見人倉皇覓醫甚急問故曰主人自闔赴山東布政適患背瘡甚苦甲念正與前方合隨至舟按視照方用藥卽愈布政大喜贈以百金又聞讓館事力薦於慈谿令扶入泮今人謀館百計奪人誰能以既得之館而讓其多者卽此一點善心自爲天佑乃所讓者三金而所得者百兩更多一青衿

好事真不可不爲也然推多取少不獨兄弟凡人宜然不獨財產凡事宜然雪寶和尚喫虧歌云阿誰肯喫虧喫虧誰肯學學喫虧不來喫殺虧不覺喫得一分虧卻得一分惡喫得十分虧討得十分樂喫得自便宜世人休認錯文殊與普賢剛得這一著疏之殊有深味

受辱不怨

凡人辱我定非無因惟當自問屈在己耶所應辱矣不可怨也屈在彼耶則辱所不當辱已仍無辱又何必怨佛以忍辱爲波羅蜜保身保家最妙之門富弼少時人有罵之者公如不聞人曰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呼汝名而罵豈罵他人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其器量如此蓋非天下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聖

第一等人狄青爲帥有劉易者與宴見優人以儒爲戲勃然曰野卒敢如此大罵投尊俎去公笑語愈恭少頃則又踵門謝矣不謂武臣而亦能如此長洲有尤翁歲終有人白手來取富物司典者不與遂大罵翁曰吾知汝意不過爲過新年計耳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汝取去指道袍曰此爲拜年用汝取去餘非所急可留也其人默然返是夜竟死於他家蓋其人因負債多先已服毒知尤翁可詐故來因不與較則移於他家耳翁因語人曰凡人非理相干必有所恃少不忍則禍立至名言哉江陰夏翁過市橋一人傾囊入其舟舟人欲與校公命釋去歸閱債籍則其人常負三十金者欲因以求死公察其意卽折券免之初

翁與徐文靖婚文靖云善保家者凡訟皆無害獨不可犯人命翁服其誠故不忘云前二公皆貴人如深山大澤無所不包後二公皆富人其思深其謀老此爲能貴此爲能富否則躁暴不耐物一跌卽倒耳何用老子曰人莫踰於山而蹟於垤古來大手眼人必然忍小忿小恥正是享福處若夫忍恥辱於一時徐圖報復者又智謀之術耳豈太空之心哉

受寵若驚

名位利祿皆是寵也禍福相倚其機甚微福大禍大其理最確其受寵時或有盛滿之念卽此便是禍機寵至若驚則居安思危朝乾夕惕庶幾無失足之事矣司馬溫公與

姪帖云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已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不得恃勢作不公不法使鄉人厭苦倘有此者是我禍皆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又王文正公晚年官益重家人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賀焉及爲朝修使自禁中乘輅出都門百官餞賀莫不踴躍公曰吾何益於國祇覺反側不安耳宋朝兩大大人物而兢兢若此何況他人乎如蔡京入相喜動顏色童貫作樞密喜不成寐未幾一竄一誅此又宋臣覆車之鑑也但人家親戚奴僕父兄子弟都不曉事一值富貴卽如醉如狂以使其人決裂敗壞而後已真可憐也然實由

於本人使到底還他秀才本色何得有此
施恩不求報

君子以濟人利物爲念見得道理自當如是豈有望報之心苟有心求報是利在於求報初非爲人報未必可求而怨已隨之矣金剛經云菩薩不住相布施內不見有能施之我外不見有受施之人中不見有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一心清淨此爲真功德宜與邵靈甫積穀數千歲饑或勸之出糶曰是圖利也或勸之賑粥曰是好名也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自縣至湖四十里復浚蠡河橫塘水道八十餘里邑人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均得利後靈甫壽九十餘子孫皆登第北魏李士謙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焚券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不受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爲陰德謙壽百歲子孫皆顯官此皆不求報而天自報之者也又有偶施一善初未經意而亦無不報者吉州城內徐宅遣婢送金釵於城外親戚家婢插於頭中途墜地城卒李某恰見而拾之隨婢以行見婢入人家倉皇卽出至江投溺李卒呵而問故婢泣告曰我主母適令送釵還人中途墜失主母性嚴急歸必痛打至死不如先投水自盡卒出釵還之後婢適梅林渡村民爲妻見卒承公文將渡河感激前情力挽到家買酒爲款聞渡所喧噪出視之舟覆人皆溺死獨卒得免其還釵之時豈望報乎天啟

丁卯泉州詹生赴省試見道殍以紅氍毹裹而瘞之此試主司閱其卷欲棄之燭影中瞥見朱衣一人若惡者乃收之揭榜相見問何以得神助曰惟近日以紅氍毹裹葬一殍耳主司曰是矣燭影中朱衣前立者必是人也吾以爲神也生亦悚然彼喪葬之時豈望報乎惟其無心於報而報乃愈捷此感應之理也

與人不追悔

自憫人之凶至此爲一節皆善之及於人者推解之念人皆有之渾是一片好心病在轉念之易其初心耳若以物與人而一追悔則醍醐變爲毒藥究竟各根難斷爲德不終非惟墮厥初心必且貪明日熾矣追悔二字是善惡

卷之二十一

三

一大開頭惡事莫妙於悔悔則惡念漸止出地獄而升天堂善事莫不妙於悔悔則善念不生由天堂而入地獄昔范文正公遺孀蘇氏歸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舉盡以五百石麥付之既歸未及言公曰見故人否竟夫對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竟夫曰付之矣公喜見於邑是父子同心而不悔者真難能也又費文廣信人年五十授徒於楚之蒲圻二年方歸遇一婦哭甚哀問故曰夫欠官銀十三兩賣吾以償吾去兒失哺必死故悲耳公曰吾同舟皆江西塾師各出一兩足完汝事矣眾莫應者乃盡捐兩年束修與之路無銀糴米眾皆非笑或憐而招食之亦不敢飽至家呼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妻曰吾忍饑二日矣速炊飯妻曰安得米公曰鄰家借妻曰借貸已多專候爾歸償之公告以故妻曰如此有家常飯可飽也遂採山蔬煮之得一飽夜聞有人呼曰今宵苦菜作飯明歲狀元爲兒子宏果狀元及第彼盡捐束修猶是一時高興獨至中途受餓而不悔朋友爭非而不悔歸家食苦菜而不悔非獨自己不悔即妻亦不悔此謂最難吾故舉此二事以爲與人不追悔之實

所謂善人

自此至神仙可冀爲一節此一句總承上文如是乃所謂善人也其實始於是非不謬故智勇兼盡終於人我兩忘故仁恕兼行況其立意用心持已待人內而五常百行外

卷之二十一

四

而事物機宜無一之不盡乎即堯舜周孔大聖大賢不外乎此矣李文正公昉既致政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輿迎之坐御榻之側手酌御樽選珍果賜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也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驚世駭俗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以善人君子見稱夫善人君子男子極美之稱孔子尚云不見吾何人而敢當乎汝曹當念聖上崇獎之言踐吾四者之說於君忠於親孝修謹自立庶可無忝其子宗諤亦能恪守先訓爲一時間人觀公踐履允合篇中之說得名善人豈爲過哉

人皆敬之

此以下皆言爲善報之以福極其盛大歷歷不爽如善人性本善見眞實善人無有不敬者行善而人未敬必是善果未熟至功圓行滿不獨善者敬之卽不善之人亦無不敬之合善不善人而皆敬之足徵善緣之感應矣司馬溫公赴闕百姓遮道呼曰願無歸留相天子及卒京師罷市而弔鬻衣以奠四方會葬千萬人王恕爲吏部尙書罷歸天下縉紳過三原者必屏呵從走謁劉大夏爲兵部尙書居家時流賊所在焚掠至華容見公悉羅拜曰大人鄉里安敢犯此果孰爲之手豈有緣飾於其間以相鼓動乎天也非人也或曰此貴人也凡行善事如順風之呼其聲自

太上感應篇卷上

聖元

遠試再舉一二寒士以證文徵明居吳四方入貢者造之不得見必遙拜其廬而去陳獻章居嶺南有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智遊白沙先生門否因以爲輕重一明經一孝廉耳智何足以當軒輊而人敬之若此是必有道矣誰謂爲善必貴人而人始敬乎

天道佑之

皇天無親常與善人格之在我不言而默契不召而自來若或相之也故天之愛善人勝於父兄之愛子弟但天雖能愛而不能保灾禍之不及遂謂行善者天未必佑其實不然劉安世爲章惇所貶嶺外入州公歷其七人謂必死公未嘗一日病有一貲即願爲惇殺公飛騎而至夜半忽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聞鐘聲貴耶若爲物擊嘔血死矣福建陳使君里中大火直逼其居使君焚香禱曰吾生平未嘗有一毫之私此屋皆清俸之餘所構也上天察之須臾反風屋獨不焚如是而謂有天乎無天乎若非天道所佑豈人力之所能爲者哉

福祿隨之

善氣所感人敬天佑自然禎祥協應福祿攸同不求而至福祿若不肯隨雖以帝王之力不能強之使來若到肯隨之日自有報無不宜之妙如甄百里本一庸醫然能用心治藥病無貧富皆急赴之上不豫或薦其能一服卽愈於是寵冠宮掖半年賜金數萬御酒三千瓶無心而得豈非

太上感應篇卷上

辛

福祿自隨者乎夫中人之家下至匹夫匹婦一蔬一菽之養其享之而安者不可謂非福祿隨之也

眾邪遠之

眾邪者不正之類遠之謂物怪人妖莫敢干之也大抵邪不勝正妖不勝德正之所在邪不自容譬如日麗中天冰雪自然消耳昔西域獻一僧善咒術能咒人死太常少卿傅奕自請令咒既咒奕無所覺其僧若有所擊而死此以正勝之者也瞿文懿公徵時行湖中夜見燈火無數將來逼公叱之曰吾在何敢燈火應聲而滅後果爲會元官禮侍此以福勝之者也順治甲午常州民顧成娶錢氏女爲媳媳歸甯時疫勢甚盛顧一家八人俱伏枕媳聞信欲趨

視父母力止之恐其傳染媳曰夫娶妻原爲翁姑今翁姑病危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無悔後身就道明見鬼物語曰諸神皆爾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讓不小八人皆活此以德勝之者也人卽不敢望傳羅二公安可不如一婦人

神靈術之

神靈聰明正直者也凡人作事皆默爲主持但所敬者道德所與者忠孝所取者陰功所契者正直往往仗人之善惡而爲去就失其意則頭頭障礙合其意則事事圓成果係善人神靈自衛護之矣韓魏公自成德移師中山將至沙河前驅回曰水暴至不可前公曰何可避也命速具舟

太上感應篇卷上

至

至

既濟波濤如山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假截上流水爲立淺嘉靖時倭寇興化一家累世修德偶失珠環疑婢婢逃匿城隍廟中夜聞九天女至城隍問曰倭將破城奈何答曰天數也吾來專欲保全三家耳一忠一孝一世德俄呼婢出諭曰珠環係猪吞此其小者汝家有世德連告主人宜遠避婢歸殺猪果得環遂全家避賊後賊入城亦戒勿入忠孝兩家觀此知作善之人善神之所護也其惡者亦有惡鬼刻刻緊隨

所作必成

作指作善而言天下皆可作之人世間無不成之事亦有作而不成者只緣善根淺薄善念浮游以致大願成虛若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能眞實堅持人事既合天心則天意豈違人願虛空中自有潛輪默運而爲之助者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新安余姓者販木爲業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余慨然獨任而資本適止四千又已買木在山因往彼急賣歸而舉事及至彼木價驟湧獲利數倍橋工既成其本如故人於善事皆恐破家遲疑不果又恐爲之而未必成豈知爲之則必成既成而其家又不破如此

神仙可冀

人之於仙性眞本一第以情勝遂失其眞若能反眞塵情俱盡卽神仙也秦皇漢武侈心海外求一遇神仙而不可得何也冀之非其道耳卽以服食煉氣而冀之者其路甚

太上感應篇卷上

至

至

迂作種種善行以冀之者其路甚捷鍾離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洞賓曰人嘗以不得見吾爲恨雖日見吾而不能行吾言亦何益乎古來聞見最著者如子房之忠吳猛之孝蘭期之友于兄弟王進賢之不失婦節劉翺之損己分人趙素臺之濟窮卹死許眞君之行符施水嚴君平之以善導人周伯持之收痘遺骸李五郎之不欺斗斛陳安世之不殺物命李奚子之拯倒餓禽唐若山之性無忿惠景相之酷好放生皆從實地功夫以至超凡入聖何必走名山訪異人餐松食柏耶其不能冀者非仙之遠人人自違乎仙耳前文所謂善人一句是讚美之詞以下至此皆著明善人之效驗固自爾爾與中庸故大德節同意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此一節承上神仙可冀句而足言之以勉人刻期爲善之意天仙至誠無息者也地仙治世祐福者也立者篤志力行之謂善卽前言功德有一事而可當一善者有一事而可當千百善者有行一大善於一事而功行已滿者昔鍾離授呂祖黃白之術呂問曰可變否曰五百年後則變呂曰恐誤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鍾曰卽此言三千功行成矣則又一言而功行已成然此亦神仙頓說也必以積累爲是太倉王煙客公家門貴盛福壽無比先有孝廉陸子就夢至一大寺六人挑荳至老僧曰此皆煙客王公前生所積善業也大善記一蠶荳小善記一黃荳凡六擔爲善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此二句統言爲惡之綱下文是非義背理爲惡之目自此至殺龜打蛇承前文其過大小有數百事而來皆實言作惡之事也苟或二字是承上賢下警戒之詞二字極圓轉是召禍之機關義者事物之當然動則指人口目身上說理卽天理行則見之於事矣一念之間不加省察而於行動處非義背理便無所不爲爲天地之罪人可不慎歟

太上感應篇注

以惡爲能

能與惡有毫釐千里之謬能者從天理上做去從本分上行去卽掀天事業不過行所無事而已惡者悖天理拂人情逞機械用氣力如水火之不同今人昧於理路貪圖利便不顧其惡而試爲之仁人長者從傍一視惻然可憫欲敗掖之無由而爲者方矜其才智自謂勝算無前人莫已若竟以惡爲能矣則凡所以逞其凶暴將來何所不至乃更有一等眼內無珠者見其足高氣揚亦以爲能於是奉之如神明恃爲牆壁與援而不知惡人所作無非種毒積怨之事一時雖覺爽快後來貽禍無窮譬之大黃烏喙其去病甚速而欲以爲常用之劑必至於殺人而後已夫知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忍作殘害

惡爲惡猶有悔悟之日今則以爲能不特爲者終於不悛而倚之者亦流入於惡而不自知矣陳良謨北上舟人與土人毆陳陳遣土人坐中同年某者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船行劫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乞哀而去同舟之友皆噴噴稱其能彼亦揚揚自得曰今爲官者才能智畧耳人心天理用不著矣其人後爲紹興推官肆虐百姓考察謫爲縣丞疽發於背洞胸而死其家狼籍不忍聞矣人心天理彼用不著無如天之必欲用何

或貪利貪味而殄物者皆是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斯人獨忍仁愛一脈漸滅殆盡則何所不忍矣忍耐之忍以刃制心忍作之忍以刃加心忍之一字而善惡惟用聖人造字其有深義乎如索元禮斷囚必以鐵籠加囚首每至腦裂而死後坐受賊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遂服死獄中此傷人之報也又如周昂盡寢惡雞燕呢喃與以痰裂胸而死三子皆啞張霖忿蛙鳴沃以熱灰後忽死於身爛此皆害物之報也然傷人非官長不能若殺害物命雖兒童婦女皆習爲常事不思貪生畏死人物皆同愛戀親屬人物皆同含悲忍痛人物皆同所不同者人能言物不能言人之力量物之力量弱遂輕視之任意殺害至飲食之間一羹而傷數十命數百命或燕會而羽毛鱗甲殺之無數若座有貴客則剗剗披剗百計烹煎以博其一開口一下箸而物之痛苦已不可說不可說矣人爲湯火所傷刀針割刺痛已難忍小有疾病即延醫求救而物則恣意屠宰上天自有報應可不戒哉

陰賊良善

良善之人在朝廷爲國棟在鄉黨爲民望人何賊害之益其爲人不愧不忤無黨無偏爲小人之所憎然其善名素著若惡然賊之恐爲公道不容正其良心難昧因用陰謀深計以賊之大則造刺投毒誣叛盜賊小則捏欸投匿訪證離間等事無非以危機中人含沙射影施之庸人尙不

可況良善乎天啟中張鶴鳴爲大司馬構陷熊廷弼致死而成之者又輔臣丁紹軾也後紹軾於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歸而腦裂死鶴鳴年八十五流氓入其城倒懸於樹射殺之廷弼失守封疆罪固當誅然殺之者實不以封疆而以門戶所謂門戶者特欲媚璫以殺東林諸正人於是廷弼既死而楊大洪魏廓園周蓼州等十餘賢皆捏誣追賊拷訊以死蓋借題殺人而殺人即以媚人也陰賊良善之禍如此夫丁伎如鬼而死於著鬼張用暗箭而天還以明箭報應亦巧矣哉

暗侮君親

至算莫如君親爲臣子者必當披誠事奉心中者不得一點虛假生死惟命勞逸惟命豈敢欺侮乎若暗侮則外飾敬謹之迹內懷悖逆之實君託以重任而隱忍規避不夙夜匪懈以承之親前唯唯諾諾而心內瞻顧遲疑全無一段誠敬注於其中者皆是昔正統時太原雲中山頂有文昌行宮諸生王用子等爲文昌社社中有俞麟者孝謹能文一日王用子司會設醮方寢忽有人促之云起起帝君升殿矣見列炬燭天帝君端坐用子匍伏階下叩首曰同社俞麟可得科名否帝君命左右查冊色若不懌云俞麟應得一科而事親腹誹而妄以君子自命故黜其科用子問何謂腹誹帝君云彼於父母言語舉動私心大不以爲然但勉強浮沈順之眞性日離是視親如路人矣故以是

罰之此所謂暗侮也父母如此推之於君可以例見若不暗侮者昔萬石君每遇賜食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尹和靖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朝衣再拜此非不暗侮君者乎願憐得父書再跪讀之每讀一句必應曰諾此非不暗侮親者乎又若劉璉夜聞兄呼下牀著衣立然後應且不暗侮其兄矣米芾貽書於友至頓首字必叩首者三是不暗侮其友矣人顯悖皆所不敢至於暗侮則十人而九矣既可暗侮漸至顯悖太上不言顯悖而言暗侮直從根下剷除春秋誅心之筆其詞嚴矣慢其先生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先生者不必受業凡年高者皆是又不必年高凡學問識見先於我者亦是坐必隅坐行必隨行禮也若受業之師傅道進德思並生成自應畏敬承承即儀容不肅言詞少遜已爲失禮其敢輕慢乎僉薄後生往往如此非惟得罪亦且折福蕭穎士恃才選勝郊原有老人避雨慢之俄騁從悉集呵殿而去問之乃吏部尚書王邱也明日造門謝罪責之曰子傲忽如此其不遐乎後止揚州功曹非必以一傲滅其祿壽但福厚者必謙福薄者必傲老人殆先見之矣陳國童子魏昭師事郭泰泰使作粥粥不可食擲杯於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色自若彭汝礪少師事倪天隱及貴迎天隱於官執弟子禮甚恭天隱死明年妻亦死公爲葬之又嫁其女於同年進士此且敬之於

太上感應篇注

死後敢慢之於生前耶事先生者宜如是
叛其所事

所事謂以下事上如臣子之於君父屬吏之於上有部卒之於將帥奴僕之於家長子弟之於師傅皆是也叛者不但顯然背逆凡存亡不相顧貧困不相依患難不相恤卽名爲叛饑則附之飽則颺去苟有人心豈可爲此請以一僕也元家以疫死惟存一孫名續諸奴謀殺之善乃貢之逃躬爲乳養乳自生踵續雖幼善出入必跪告乃行後告縣追諸奴殺之光武拜善爲日南太守經元塚十里外便脫朝衣持鋤去草拜哭甚哀自執爨以祭曰君夫人善在

太上感應篇卷上

美

此始不以主死易心後不以身貴易心雖聖人何異此又阿寄者人僕也兄弟分財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一老僕何爲乎寄曰至以我爲不若牛馬耶乃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二子入貲太學臨死出二簿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家無寸絲顆粒一姐一兒做總掩體而已孰非人奴乎兩君事能無愧死而况欲叛之耶

誑諸無識

誑者言語虛詐無識之人常恃他人耳目爲己之耳目我幸有知正當隨事開曉乃從而誑之與欺黃口何異誑法

不一個人以談空誑方士以丹藥誑師巫以鬼神誑醫卜以生死誑俾無識者誤信誤執爲害不小豈知肆口無忌時已爲神明之所錄矣抑更有甚重者此係在謗諸同學之上明指教授者言京口張某有文名七試不入泮夢文昌怒視曰汝十五年歷受五家束脩甚厚功無十一又代作文字欺誑父兄誤人子弟今聚徒館舍習抄誦天罰至矣尙望泮平驚覺禁不出戶方圖自收次日徒洶洶至曰某生因賄而圖爲某生擊死詞連刑辱財盡狼狽可爲一切誑人者戒

謗諸同學

謗是捏造虛言以毀其名德同學之友當事周旋言言

太上感應篇卷上

要

同謗即有過失宜耳提而命外爲隱諱此情也亦理也豈可造言以謗之乎昔郭尙書贊初作賦卽有聲譽時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謗毀由是贊連試不中選其後竟先登第及贊再知貢舉勉方以明經赴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贊聞之亟命親厚者召還復就選遂得中第然則郭之所長豈因謗而終掩到底才高足捷李縱奮翻雲霄已輸彼一籌矣况復賴其引拔則必得無愧死故先哲云造謗者其忙受謗者甚閒造謗者不能造聞者之命而受謗者反能定忙者之品眞名言也

虛誣詐僞

漫無根據曰虛妄有污譏曰誣詭計蒙人曰詐矯情欺世

曰僞分之則名有四合而言之皆屬不誠總言人之立心一假則無不假矣不過播弄愚人究竟難逃法眼然虛誣在言上見詐僞在行上見言必句句著實方爲癩撲不破行必事事眞誠方爲幽明不欺大鴻禪師一生誨人只言作事要實雲智禪師凡有所示必曰但莫瞞心心自靈聖藥山禪師曰欲識饑鬼卽今之多虛少實令人不信者是此皆古德要言也宋時有李生者居餘杭門外日賣養脾丸於市揭巨榜於前曰有不用丁香木香者則天誅地滅生一日醉酒溺死於河未幾家計蕭然其妻斥二婢攜二子以事人或謂其妻曰爾夫以藥濟人天當福之何報之反酷耶妻初不肯言他日後夫醉之酒而叩之妻云向所

太上感應篇卷上

辛

攻訐宗親

本支爲宗三黨爲親攻者不容其過訐者摘發其私此在他人且不可況宗親乎但人於他人則不敢於宗親偏欲暴之盡地近勢逼難受其不堪耳豈知一味見人有過則兄弟妻子朋友以及僮僕到處可憎故若癡若呆一帖清

涼散也楚中劉漫塘每月朔必治湯餅會族人曰宗族不睦皆起於情隔今日會飲善相告過相規或有事抵牾彼此一見亦可相忘於杯酒此一會也良有補益又范文正於蘇州買良田爲義莊宗親貧者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惟此志也覆庇之不暇而忍言攻訐乎孔子曰無攻人之惡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之告戒深矣

剛強不仁

此爲使氣者言也孔子所取之剛至於理太上所戒之剛失於暴理者正氣之勇植名節而扶綱常暴者血氣之勇逞雄心而肆乖戾大抵雄心一肆渾是殺機凌人暴物不

太上感應篇注

卷三

仁甚矣古人云好剛者必遇其敵強梁者不得其死此種人未至害人早已自害決無令終者也桓純都督青齊與郡守徐岐爭便欲引節斬岐及知冀州呂昭才以鎮北將軍處其上又不肯爲之跪夫人曰君在徐州欲引節斬郡守人皆謂君難爲下今到冀州又不能爲鎮將屈人又謂君難爲上範悉其言以刀鎗撞夫人腹墮胎死未幾範坐附曹爽伏誅宋秦州人馬簡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毆之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爲兵當省汝簡從命爲卒後從張淵道令簡曝書於簷間簡取梯登之失足而墮大聲叫痛被所佩刀自刎人急視之則腰骨已出簡曰方登梯時如有人推我下因

太上感應篇注

言舊事曰必此冤爲之至夕而死剛強不仁如桓馬者轉眼之間報應不爽可不畏哉

很戾自用

此爲任性者言也凡人行事用人則智自用則愚很戾者性氣剛決粗有才習恃才則不能下人決意則果於獨行執一己之僻見犯衆情所不堪如商鞅禍秦安石危宋致貽殃於民物必取累於身家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崇禎時沁水孫中丞之姪孫六很戾不仁其兄死去經一官廨有榜懸下觀者填塞間之曰天榜也皆新貴名分爲十科首孝弟次正直再次陰德餘皆善行以文學終焉僅數人而已榜尾大書永不中式者若干人首日暴戾恣睢者孫

太上感應篇注

卷三

六是非果下第甲申變後以他事誅死每見高才之士儘有見解究竟身名俱敗者何故總由一向執拗自以爲是作事不近人情卽有好友誰來相親雖有善言誰來相告以故終身失誤一至於此很戾既犯天誅自用尤于天怒可不戒乎

是非不當

是非所在關眾人之公論係百世之定評是是非非公道不偏斯謂之當今人但就一己之是非起見而不就天下之是非起見一著愛憎毀譽便失是非之實矣如蔡邕爲漢室賢者董卓之死天下快心而但啣其一歲九遷之德哭泣失聲此但知一己之是非而不知天下之是非也

卒從吏議身就屠戮豈不幸乎又如吳宗孝對策力詆新法及安石權盛又極言新法之善安石心薄其人卒擯不用我謂吳宗孝從人而起是非者也蔡邕從己身起是非者也世間盡若此等人是非安得有富必如尹師魯與人談論是是非非無所隱避不爲苟止亦不苟隨惟務窮盡道理乃已將終預自知日先以手書別文正文正馳至則公已沐浴衣冠端坐而逝矣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揖而逝此其平日於是非不著已不著人從一片公心流出而天下服故死生之際能如此凡有司平之責者必清心明理而見是非非慎勿蒙昧而非其所是其所非則不當之名庶幾其可遠也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向背乖宜

人有邪正事有可否此處向背最要審擇一時迎合玷及終身一旦乖違禍不旋踵今人眼界甚窄但從目前之炎涼以爲向背而其宜與不宜總置勿論蓋因無有識見而謬於所趨往往有失身之禍矣昔劉忠肅嘗論助役十害在位者責其向背下司農寺詰令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政令如此獲罪固已自分劉公此論其於向背乃爲合理豈有乖宜之失又尹穡少有清名後偶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晚追悔前事歎曰我三十年閉門讀書養得

小小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亦思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甘爲此耶嗟乎此可爲痛惜者也奉勸世人著眼須清立腳須高不可少誤爲千古笑端

虐下取功

功成報國固屬公心爲賞圖功亦是恆願若不顧民力而徒事鞭敲保全考績是以百姓之膏血易己之功名矣縱或得來到底不享王韶經畧熙河殺人無算後遊金山以因果問長老長老曰問公心上打得過否韶不安一日復問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否曰今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而債主至其償乎曰必償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放何韶慘然尋病疽曰有無數斬頭截腳人索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命遂卒王咨權稅鹽井合認五十勛者必令信認百勛并戶多破病變爲牛號呼求救下袋已穿出牛尾矣福清李元禮爲龍溪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獲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搜平民以充數皆以贖滿論死李遂轉京職恆見冤死之民立前及調官泉州東擔出城鬼隨之不去夜宿龍山暴死此皆虐下以取功名者也當縱虐時朝廷喜上自喜富貴赫奕妻妾奴婢無不喜豈知死時慘苦喜者自喜不汝一替乎又有不肯虐下取功者王珣按三吳時獲盜多者卽陞珣所獲非實卽釋去曰吾不敢殺人以取功也後陞都憲四子皆進士許璉擢哈密得遣種八百人人謂殺之可封侯公曰殺之逆天恐有之後陞家宰

四子皆尚書嗚呼放寬一路正是取功名捷路人自不曉
耳古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聆之慘然
諂上希旨

帝是逢迎諂媚於上而逢迎其意也不用忠而用諂不用
諫而用希其人可知矣祇圖一時富貴耳但恐富貴未必
得枉取一場敗辱則愧死矣景泰時王翰希上意請禁錮
上皇與易太子事甚切後上皇復位又極言兩事之非上
悅許以大用一日忽風飄一本至上而閱之乃翰請禁錮
易儲疏也急宜至取疏示之搏額出血求死竟誅之彼在
景泰時則諂景泰在天順時又諂天順直是八面玲瓏通
身手眼豈知天理難容風自飄來雖欲不死不可得也外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如屬官迎合上司書吏迎合本官奸僕迎合家主不但自
已喪心而又陷其人於惡罪固不待言矣爲人上者好諛
喜佞使人有隙而投以至流毒結怨豈獨免於天譴哉
受恩不感
恩之最重者曰親曰君父母生我以來拊育鞠養授產成
婚一二十年耗盡心血罔極之恩卽捐踵頂難報而人多
視爲固然反有嫌其分授微薄白眼相盼者君王一命及
我卽叱咤風生光宗耀祖宦入之餘子孫世享卽粉身不
足相當而人亦視爲固然謂我之才命宜如是者豈知一
飯之恩一言之借一事之勞猶當感之終身隨事圖報而
況關於性命切於肌膚者乎程子曰受恩而不忘者其爲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子必孝爲臣必忠信斯言也世之不知恩者則曰禽獸今
卽以禽獸論昔薦福寺有一鵲棲於浮屠之上冬之夕必
取烏之盈握者不殺而左右轉易以煖爪掌及旦復完而
縱之既縱必極目遠視烏東沒而西飛西沒則東飛意不
欲復相值而又攫之也噫鵲之爲物但知攫物決裂而食
今於一夕煖掌之烏乃能知恩如是順治時太倉之陸湖
有周春陽業販鹽途有縛犬就屠者憐而贖之馴擾殊甚
每主船從外回聞篙櫓聲跳躍迎接一日嚙主衣牽之狂
走主姑隨之至一深潭則主人之子死於水矣犬躍入水
同主人拖至岸犬卽以身相偎抱同卧至半夜而子醒犬
則冷氣入腹死矣嗚呼觀於此一禽一獸而罵人之負恩
者猶曰禽獸禽獸真抱千古之冤也人於君親師友之間
面目可施於禽犬便已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念怨不休

世態炎涼易於生怨若念之不休則滿肚戈矛心中如何
容得必至生生劫劫相報無窮冤結何日得解經云貪恨
爲罪遇蟲成形名蠱毒鬼蠱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毒類
深可怖畏僧名旺與其徒日夕鬭爭二人齊死閻門外有
鬬者拳聲杆落厲風刮塵若雨人格鬬狀陳居士歎曰汝
師徒向以嗔心得罪本教今死復何爭乎如不止不能爲
汝殞殮也言訖乃已此誓之於死後者也王沂公于嗣不
繁謂人曰余行已無愧但一事有恨前守鄆州爲監司所

輕後乘政陰還本官署無甯歲竟死於路想以是也此報之於生前者也人於纓綿恩愛善念勝緣猶當一刀斬斷以絕輪迴而況其為荆棘種子乎

輕蔑天民

百姓皆上帝赤子故謂之天民輕蔑謂賤之如草芥疾之如仇讐或用刑不恤或勞役不休或徵荒不視皆足以干天之和不然天之布五行生萬物無非為斯民也立君相設有司亦無非為斯民也豈以蚩蚩之民而恣其忍戾供其魚肉乎故敬民所以敬天愛民所以愛國若輕蔑天民是輕蔑天心也罪在不赦許某於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粵遂授一令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遵新制而山鄉村僻未知

教化尙不馴變適兵快擒解長髮百姓十四名皆愚民

非賊也許即以賊申於帥府併殺之殺之時日正午是日

許家眷來署未至縣治十餘里乃遇真盜罄掠行李亦殺男女十四口恰在本日午時許親口述其事以告人何天怒之盛而報之速也陶文倩公大臨嘗謂人曰我儕一列仕籍即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業不能贖其萬一人問云何公曰憶昔以差出京自京浙越自越還朝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或出水而舟所用役夫牽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鵝衣裹體之民皆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冬冒衝雨雪披歷風霜由此而賸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果報之說

不謬能無惕然後文僖以福壽終閱此二人之心一必召禍一必抑祥可作晨鐘一醒古人視民如傷使民如承大祭是所望於父母斯民者

擾亂國政

國政者朝廷之大權天下之公事也祖宗立法已無遺漏中外久已奉行民亦安以為便為人臣者當恪守成憲行所無事為國家養和平之福若妄逞聰明率意更張於事未必有益而擾亂實多非但得罪於祖宗君父亦且得罪於天地鬼神禍且不測矣是以李文靖為相惟務安靜焉亮笑之曰外議以公為無日鄒公曰沆於政事無補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是報國耳趙韓王普為相常置

二襄於屏後每有新進喜事者投進利害文字皆置其中

必不輕信滿即焚之當時老成者皆以二公為鎮重實得

相體他如李林甫變驍騎之法唐兵因之不振王安石創立新法煩急擾民宋家元氣從此索然故古人非於大做壞必不輕議更變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賞及非義

賞者國家之大典所以崇功報德而激勸人心者也不宜及而及之謂之非義長惡容奸何以服輿情而昭公論乎不知所賞一濫後雖舉天下與人而人不以為重矣唐德宗出幸奉天道旁有獻瓜者欲以官授之陸贄曰獻瓜一器輒令受官彼忘軀殉國者又將何以授之可謂深得其

意矣
刑及無辜

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懲有罪而繩不法也卽果有罪亦當詳審而刑當其罪況可濫及無辜者乎刑及無辜者畧有數則一強盜有司本欲詳盜而失主喋喋不休本欲詳強爲竊而失主堅稱其焚殺大夥則因盜而刑及失主矣一衙竊問官欲出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太堅問官欲入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不力則因竊役而刑及被害矣一錢糧拖欠不過挪責而已乃爲己之考成嚴刑酷炙致多殞命或本人逃避則刑及妻子親鄰矣一詞訟貧民犯法干連富民稍萌染指之念則因貧民而刑及富民矣一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卷上

使民如百工有值差之名或因他事而偶出市肆有供應之例或因偶缺而不精少不如意錢罕票喚盛怒之下則刑及平民矣又如無罪之人其始也本無加刑之意乃或受讐家之託或因賄賂之私或奉上司之命不敢不遵則刑及之矣此皆無辜刑及之大槩也然刑罰及人刀鋸之重姑無論已輕如鞭笞不過示辱其則體無完膚贖罰名爲薄懲急則鬻兒以應刑有重輕傷人則一又不可自恃聰明揣摩臆斷三木交施使人含冤負屈無可控告更不可酒後升堂血氣未定別事煩惱怒氣未平之時審斷公事以致刑罰失措又有官長原無殺人之心而皂隸故打重板官長一時怒暑往往致死者有矣總之審決不明惡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卷上

律誤斷雖非故殺與故殺無殊馬自然爲嘉魚令有盜劫格內有長輦者適報團風河下一船二十餘人亦有長輦者在馬以爲是也逮送郡獄斃之而實非盜也後遷大中丞泊舟團風河盜劫之全家死者三十人入以爲刑及無辜之報此以誤而刑者也聞公某巡撫江南有誣鎮江民周志廉竊盜者廉富畏刑以貨屬諸權貴請間公益疑竟杖殺之已而鎮江郡丞盧仁上謁公曰汝何帶囚周志廉來仁茫然不省公復厲聲曰阜隸旁立者廉也是日公卽昏眩仆地未幾死此以疑而刑者也崇禎末吳江民張士柏妻陳氏少寡其兄士松強賣於徐洪爲妾陳號慟誓死陳父訟於縣徐洪賄買鄉宦飾詞以進縣令章日烱反坐陳以罵夫之律抄指批頰陳飲泣三日走雲間訴於直指路振飛訴畢卽自劍路公卽下堂拱揖許以雪冤目乃瞑路公卽日拜章縣令坐貶至江陰辭學憲見滿船皆是鬼夕卽死此以囑而刑者也漂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縣有富翁死其妻擁貲數萬叔欲爭之訟於縣密囑曰卽判斷以半爲酬狄拘其嫂酷刑拷訊滾湯澆乳悉奪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嫂賁恨而死狄歸一日晝寢忽見婦手持小團魚掛牀上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呼號踰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而殛止一孫僅免亦無立錫之地矣此以賄而刑者也觀此而用刑者可輕率乎呂叔簡作刑戒八章一日老不打幼不

打病不打衣食不懣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日宗室莫輕打生員莫輕打官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三日人急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行遠路勿就打跑來喘息勿就打四日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日已撈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日盛寒酷暑憐不打佳節令辰憐不打七日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該打爲修私衙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八日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鄒南皇將此戒刻石於刑部大約筮仕之始刑人未慎也乍然臨之必有慘傷之情久又習之逮人如擊土石矣又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主

習慣焉殺人如刈草菅矣嗚呼一芒觸而膚栗一髮拔而色變已身人身疾病瘡瘍常有異乎冤報之速莫速於此爲官者不可不三思也總之當權之人有所平反有所昭雪只在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耳皇天后土實

殺之矣

財之爲物誰人不愛但有定分不可強求不以其道得之

何有不測之禍若殺人而取之王法不容鬼神必殛然手刃之殺與勢位之殺刀筆之殺醫藥之殺凌逼之殺其間因財起見送至殺人未有不遭顯報者矣有客行貨金陵舟人見客孤身適風雨驟至竟殺客沈於江盡得所有逾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年生一子甚愛甫弱冠家業蕩盡父誠之輒被毆鄰有召仙者往叩曰吾兒不事生業且悖逆有改時否仙附口曰六月初三風雨惡揚子江頭一著錯汝兒便是搭船人請君自把心頭摸駭懼而退不數日死此殺胎以報者也又有憤恨之極不必投胎而報者萬歷時蘇州一少年從伯父入京其伯死流落難歸遇徽商憐收之而見其誠實管綸盡付一日至涿州少年竟將商擠於水擁其千金還蘇中元節鄰寺放餛飩口食少年隨眾往看纔入寺見徽商先放不過矣遂攘刀剖出腸臟以示眾此鬼殺以報者也又有胎不必投鬼不必殺而即殺於吾心者萬歷間江陰焦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主

某以小官赴任有僧附舟曰有募金六百兩將往普陀爲觀音樹利焦陡萌惡念推僧入江取其金自是恍見僧直前索命曰我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謂君有無日不現形入夢憂懼得病抵家忽一日前僧來訪焦大駭趨匿牀下僧大呼曰我不死幸收得免知君病來釋君疑耳一飯而去自此鬼形雖絕而焦心終歉無何病故此心自成形以報者也又有胎不投鬼不殺心不成形而虛空中菩薩神明四面巡邏以報者順治庚子蘇州某鄉一古寺有商見大士像壞解金裝之僧見其金多鎖禁密室勒令自盡正哀求間外人見白衣女子入寺門且直入密室去追而索之密室中惟一商乞命而所謂白衣女子則無有也

遂縛僧詣縣正法蓋大士化身以救此商者此等事如毒藥必發或俄頃或他年或來世斷斷無不相逢一一無不相報者而人奈何輕手試之

傾人取位

傾者陷害也凡人爵位得之不得有命存焉各安其分而已若貪人之位而欲爲己位必媒孽賕私借端朋黨或親自彈斥造謗排擠或假手糾參乘機下石以致貶竄流離拘囚逮繫而已得以貪緣代之傾人者還爲人傾奪人者還爲人奪况有求而不得者徒自壞其心術耳豈不貽笑於士林哉爾德超見曹彬帝眷甚隆詎以不軌由是彬罷拜德超爲樞密不數日趙普爲相力爲辨雪帝悟卽達意德超而召彬復職乃知傾人實自傾也成化中吉安知府許聰因郡多豪貴賜教從事後以嚴酷逮論斬聰得罪時同知黃景欲得聰位下石甚力尋代之賜教如聰後爲怨家所訴逮京論斬如聰在獄病死屍腐首忽自落亦如聰然則殺聰正以自殺耳何益

謀降戮服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禦敵斬馘兵之應也一旦歸順投降更當憐憫令其反側自安若從而誅戮之是阻其向慕之心殊失招徠之意忍心害理受禍無窮嘉禾村民買一猪蓄養數月見腹下白毛文有白起八十三世六字斑列分明農人異之以告塾師因問白起何人師

曰白起爲秦將詐殺超降卒四十萬於長平以此墮劫受殺酬其孽報也農人自此飼食每呼白起此猪卽昂首作聲似相應者蘇州劉錫玄萬厯庚戌進士從縣中歸夢一偉人告曰我宋曹翰也在唐爲商過一寺見法師講四十二章經吾設齋一堂隨聽經一座緣此世爲小吏至宋乃爲將軍因居江州自此世世爲豬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殺者卽吾也劉公駭起視船頭果屠門忽擡出一豬號聲動地公買之載回放閭門西園內呼曹翰卽應白起誅降也曹翰戮服也皆世世爲豬古云殺降者殃及三世今經千百年猶示儆於人目殺業果報亦重矣哉萬厯中有喬敘意者與大將劉顯攻九絲蠻克之數萬眾殲焉後

免歸一日宴於家有稚孫忽愕而起曰席之下有蓬首黎面耳貫環者誰焉是何人也座客驚視無有而喬已面赤如土默不言若有見焉客隨去喬亦不留詰旦問之則喬死矣夫此殺自有大將在使者徒持文墨議論耳猶得報如此而况身殺之者乎且此非殺降也非殺降而猶如是况眞爲殺降者乎殺降尙且不可奈有甚於殺降者寇至殺人盈野寇退卽斷被殺之首隨目上功又或撲掩行旅村民以充級數慘何可言司殿驗者宜謹察之

貶正排賢

方正賢良中外所倚一日在朝則天下國家並受其福豈可貶斥而排陷乎大抵狐鼠之輩見正人君子有亭亭不

羣之姿格格難悅之勢才相抗也氣相觸也位相軋也名相傾也積漸既深施其伎倆爲天下萬世唾罵之人矣丁謂謂寇萊公致貶雷州民謠曰欲得天下富當拔眼前了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丁以擅移皇陵罪貶寇復還京天道報復何其速也周世宗時陶穀奸陷害死葬昭覺寺後忽雷雨大作劈開墓門震攝其尸不知所在生雖逃於漏網死猶震其尸棺孰謂視天夢夢乎如李林甫偃月堂中謀殺無數正人秦檜格天閣下計戮無窮忠義然兩人一則奪爵削棺一則受太宗鐵杖亦何利哉今更錄一庶人而恥於排貶者蔡京用事元祐諸臣排陷殆盡京猶未慊意命等其罪狀首列司馬光曰日姦黨刻石

太上感應篇卷上

聖

殿門無敢議之者惟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我不忍刻也官欲加罪民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靖康中京既正罪安民亦得褒贈夫一石工也何關於輕重猶慮及後世之議誠况我冠博帶立於朝廷之上而不惜人言不畏史筆并不懼天怒乎可爲妨賢病國者之戒

陵孤道寡

孤兒寡婦最可憐憫天下貪鄙醜惡之人視爲奇貨而魚肉之或侵佔其財產或詭派其差徭使其流離顛沛無所控告此大丈夫之所不爲亦大姦大惡之所不屑爲者也鬼神於此必憤極不堪豈無報應吉水一豪家遺樓占其

孤姪基地姪香聲忍氣惟日夕告天忽大雷雨移其樓於他處空還舊地不差尺寸又鞏固見其鄰周氏甚富適周夫婦相繼死止一老姐撫數歲孤孫以好語誘之曰汝年老挾此美產殊非善計盡售我俟汝孫長仍歸汝姐從之付價不能什一卽逐姐他徙據有良田美屋自是周之夫婦乍見乍隱或噫歎井厠間踰年寇犯羣氏數十口皆殺死而周姐復歸舊業人所以陵孤逼寡者利其緘口結舌無處伸冤也豈知其冥之中天已代其施爲矣鬼神其嚴乎

棄法受賂

自此至見殺加怒俱就問刑上說雖更書幕佐亦在其中

太上感應篇卷上

美

非專指刑官也刑罰律令國法也引律斷獄奉法也乃舞文弄弊功令不遵如棄法何蓋欲心一起惟利是圖苞苴幕入成案朝更豈知一法一律鬼神得至棄法受賂天網難逃昔傅山雲爲新淦令有鄧梓材者與里人訟納賄於山雲文致里人罪死未幾山雲發狂命吏抄寫梓材獄案及賄賂之數焚於爐作辨對狀以至於死此受賂而放人入罪者也荊州魏節推過某鎮鎮人徐少卿夢神告曰明日魏銓部過此毋忽明日正遇魏公厚與結納而去數日復夢神告曰前魏姓官受四百金出殺人罪上帝已削其秩矣訪之果確後止陞戶部主事而卒此受賂而放出人罪者也至於居間囑託其罪尤重無錫有尤生者爲諸生

有名太守延之郡齋有盜爲人所許介尤之外兄戈姓者請尤生爲解生許之言於太守守信之反坐許者以死一日尤生之宜興試忽見其人從前來舉手而過後至金陵入貢院號舍有人警而起之又其人也乃大恐稱疾出歸而竟病生素謹事關帝病中恍見帝入其室生求救帝曰此冤對吾不能解以汝事我謹故一視耳生叩首曰此戈生誤我曰戈生一細民耳能動太守者誰乎又何言哉遂去生亦竟死又吳中一名士順治初入單公司理署有大盜當辟者行金求免而金乃爲家人所匿不卽達盜遂論死後復爲浙中監司所聘一日臨池盟手有呼之者諦聽之則曰吾故盜某也前行金求庇而不相恤令踵至更無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言矣與辨析甚力終不怨歸遂死今山人遊客到處抽豐不論事之是非以潤囊爲主豈無枉濫一朝冤對來時挺身直到閻羅不知此時亦有悔恨無也

兩訟在官曲直未定生死奪係我一言直者法不可加曲者法不可宥今乃曲直倒置非因受賂卽是徇情否則率意而罪耳豈宜居於民上須是鑑空持平虛心折獄有罪無罪昭然自服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百姓三年之旱六月之霜一人之冤感動天地可不懼乎同州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訴於州謂富民父子共殺州委官領鍊成獄推官錢若水獨疑不卽決曰父子皆生重辟可不熟察乎一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日沿訪女奴得之諸州告曰今可明其冤矣遂釋富民此不肯以直爲曲者也宋陳伯爲開封府推官太后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使數輩諭旨吏懼欲以病死開洎正色曰彼實冤死奈何驗不以實竟以實奏此不肯以曲爲直者也如此庶可執筆斷獄否則非鹵莽卽貽成矣陰譴安述

入輕爲重

以上三句言貪此二句言酷廷尉平刑者也平者如秤之衡物不輕不重適得其宜之謂然古人云甯失出毋失入故律亦有減等之條所以重民命也乃入輕罪爲重罪豈聖人恤刑之意哉蓋入輕爲重除受賄枉法者不待言矣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常有事涉兩歧情界可否承問官東於功令驚心駭察遂致承奉之事仍嚴無寬以自見其無私爲保全功名而已殊不知書云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感應篇中獨言入輕爲重不言出重爲輕意可知矣嗚呼絞之與斬一爲全屍一爲身首異處流之與絞一筆食判生死頓別權衡引律之際可不慎歟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漂陽令余紹卿罪不當死而歐陽輒坐以死自此行任坐卧嘗見紹卿乃設三日醮以解其事初夜復見紹卿明且再投心詞忽被數鬼捧之而卒有龍僉事者先爲江西郡丞聞遷蜀桌便驚愕失措若與人撐拒者既至任忽狂呼曰二大人寬我因作二人語曰某爲某郡守某爲郡推官郡有四囚爲某某故

一二一三三

入死律某等失於閱實因訴於帝我等攝繫經年矣渠實巨魁能脫漏乎言已噴血數升而絕昔楊旬爲夔州推司子中天下都魁謂人曰我家無資產惟留下三個慳囊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囊有四十餘折二錢第三囊有萬個小錢每次囚或從死罪改爲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或從流罪減爲杖罪即投一折二錢或從杖罪改放即投一小錢今日旬男幸奪天下都魁皆平日善行所致也可見入重者則死鬼爲冤對釋輕者則生男爲都魁人宜何從請更述一初訟而即解重以爲輕轉輕爲無訟者進觀之葉南巖爲刺史有羣閭者訴於前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令入內持刀瘡藥敷之諭幕官曰善視之其家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死必償命寡人之妻孤人之子連累千證當止一人破家使其人愈特一鬪毆罪耳凡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其死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訟息保全數十人焉凡爲人牧者宜書之座右置心於此則解網之人絃歌之治復見於今日矣

見殺加怒

人罪固其自取然至於殺誠亦可憐管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成湯下車泣囚仁人君子固宜如此若見殺加怒則自己全無惻隱之心殊背上帝好生之德其得謂

之人乎宋興國軍司理院因抵法當斬首獄卒李鎮行刑因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怒解我肢體將不利於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越二日鎮妻生二子兩腕之下如截子羔爲衛士師則人足後衛亂子羔出走則者守門屢引之逃匿羔謂別者曰我向則汝足今汝反脫我何也別者曰則足固我之罪向者見我論刑時有愀然不忍之色此吾所以感君也見殺加怒死者能無憾乎自以惡爲能至向背乖宜似專指士人而言虐下取功至此皆言居官之惡

知過不改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人而以改過望人若能悔悟遷善則德業日新倘或蔽誤飾非則流惡日甚矣元稚宗喜漁獵後忽死復活曰初有眾卒擁去共取稚宗臂割如庖法痛不能言又復本形一僧曰莫要活否活去宜戒殺稚宗因問世之漁獵者多矣何獨見攝僧曰他人知過莫若汝執迷故也廬州徐淹嘗販牛數十渡江風波忽作羣牛戰慄徐禱天免覆誓不再販卽在本地賤賣與人耕田呼拜不已忽風定泊舟值倭亂官買牛急徐貪心復萌計賣與官屠可得重利方將牛牽過屠舟牛復戰慄風浪復作徐遂覆沒於江中葛守禮爲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填老疾當罷公請留之吏部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

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填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向警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後官至司寇河南史筆公諱戴丙戌進士順治間爲嘉興郡守公明廉威類多德政一郡稱爲史青天按君元曠王公巡方至郡揖之曰不愧青天有甲乙二人以賴婚事訟於公甲有子與乙結姻甲死而子子立操一小舟度活乙與媒商另嫁其女於農家子不甘故訟拘訊時子言過其實公聽其詞虛誕斷以誣詐竟責之心猶疑未判繼語至次日早衙乙者持香來謝公曰我心正疑令差役帶齊人犯即刻覆審原媒乙者俱夾起實供因此子貧而另配所聘銀錫絲絹禮金尙在公語其子曰日本府一時執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全

見錯責汝矣稱誤者再問欲歸此女否子云不願矣公卽斷還聘物坐乙賴婚之律公於衙內取銀四兩付子爲誤責調理之資子與乙皆稱神明後公在閭中一日見嘉興吏役與從來迎公上任端坐而逝是夕郡廟道士亦夢公爲本府城隍公弟與令副扶柩過示三廟拜祭禾民無不感哭者可知能改則爲葛公史公不能改則爲稚宗徐淹爲官爲神入鬼入溺在一念間可不慎哉袁了凡曰人有口過有身過有心過三者日日有之人人有之一日不知非則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矣謝賀與賓客談人短長其母聞之怒甚答賀一百或勸解母曰昔孔子愛其女必取三復白圭之士今我獨有一子

太上感應篇注

乃妄議人短長豈保家之道乎因涕泣不食賀懼痛自改悔後聯中甲第此能改口過者也寇萊公享用甚奢及拜樞密賞賚尤厚賓客莫不稱歎獨一老嫗潛然墮淚公驚問故則曰先太夫人捐館時欲求一緣作舍亦不可得安知相公今日富貴耶公撫心大慟卽折節從儉此能改身過者也徐節孝積初見安定先生頭容稍偏先生厲聲曰頭容要直公卽悟曰頭容要直心其可不直耶自此未嘗少曲其心見人必大書正直二字與之此能改心過者也人如是聞一件改一件不數改已至聖賢地位知善不爲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全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唯此爲善一念遂有靈蠢之分耳乃蠢然之物不知善而不能爲人爲萬物之靈見聞知識功名事業無不用心苟庸庸碌碌舉世無一善狀反不若蠢者無營賤者寡取猶不爲世界之蟄蠢而况機械叢生倫紀傷敗則又禽獸之所不爲矣古人云從善如登又曰勇於爲善登與勇皆努力上前之謂若知而不爲爲而不力不惟負却善且負却良知矣何可哉劉徹屢舉不第夢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並無虧德神曰汝第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以第不肯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將獲善報矣徹訪軾軾曰今年遠館歸見途中械鬬者云爲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

以束修與之後軾三子皆顯貴唐有蘇姓男子性頑惡見古來嘉言善行必指爲飾說見人勤修善事必斥爲鄉愿年三十困苦後身漸縮小至變爲犬與犬同眠食經歲乃死可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道昭昭世之人講及獲福無不忻慕至於爲善則謝不能卽爲之亦惟作佛事希冥福一或所求不遂便生怨悔之心而於真正善事毫不自省誠可哀也

自罪引他

自罪引他者謂自己有罪既不能脫免而又扳扯無辜株連平民也譬如罪犯既有贓物難免於罪復扳他人以圖幫助完贓或平日冤讎乘此下水拖人冀圖報復更有訟

太上感應篇卷上

金

堂之上信口妄招借端索詐以犯罪爲射利計不知孽由自作罪當自抵妄相扳引是孽中造孽矣縱逃王章安免天罰改昔周必大任臨安府和劑局官失火延燒民房局官罪應死必大問吏曰設火自我起當何罪曰但免官耳必大遂自任罪局官得免死後必大爲賢相此他罪自引而得美報者也反是其逆譴可知矣抗尤某鄰有竊賊知尤爲里中士棍每有所得輒分以獻尤莫其庇己也事敗追比贓物賅供尤所尤有親素饒富尤卽借貨不允之憾扳爲同窩某不能明拉至城隍廟立誓纔出廟門尤忽自掌其頰曰何得冤平人爲盜連累不已未及抵家舌已嚼碎而死夫爲賊不至於死而扳引他人神人之所痛

恨有不置於死而不快者然則自罪引他不能免其罪適所以增其罪也人亦何樂而爲是哉

壅塞方術

方術如醫卜星相之類與士農工商皆有濟於世故聖王不禁而一長一技藉以自餬其口且仰事俯畜莫不取給於此苟阻之使不得行過之使不得售是絕彼衣食之路矣甯不爲天人所共憤乎衆信民嘗言其親家患疾延醫看治親家之表弟某素與此醫有隙極毀之遂不服其藥未幾親家死其表弟白晝見親家責之曰某醫醫我病已漸瘳因汝阻遏乃至不治是我之死皆汝所致也舉家惶駭哀禱雖免於死而已成狂疾不治矣林某客遊京華寓

太上感應篇卷上

金

某店有僧化齋自云精風鑑店主欲使一相如驗將有厚贈林在旁阻之僧快快去後林過荒郊適遇僧曰與汝素無仇前何相厄舉禪杖欲殺之林急逃僧追之幸客伴至始免然魂魄俱喪一病幾死此皆壅塞之報也若天庸醫盡巫燒丹採戰諸術能令人喪身亡家者自當禁止不在此例

誦誦聖賢

聖賢者孔孟諸儒以及諸佛神仙皆道同天地法備古今後人一言一行不能出其範圍乃有一種愚痴之人妄肆譏誚又有一種稍識幾字執其所見謗所不見其罪更甚譬之浮雲蔽日何損青天徒見其不知量也永樂間饒州

朱生獻書斥濂洛關圖之學上怒押還令司道郡縣及鄉之士人共攻其罪杖於廣處悉焚所著母俾遺種總之非聖無法顯赫王章莫可逃矣宋南昌孔廟圯知縣更作新廟往移聖像數人舉之不動一士戲曰是之謂重泥夜即夢朱衣人追去決杖二十及覺如癡人更不識一字深陽進士湯公聘鄉試時病至冥司大士以功名祿籍皆孔聖主之令其先謁孔聖始得生還則謂其無益而弁髦置之者非也藝苑危言云蔡邕州詠四皓詩曰如何髮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徐州詠孔明詩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二子功名不終亦畧相等當是訛謗之報一僧素耽詩後深自悔恨發願受持法華經偶誦至

太上感應篇卷上

五

侵陵道德

道德之人言爲法則行爲楷模爲人所宗仰者也况道隆德盛鬼神亦所欽服而敢肆其侵陵乎如流言之謗匡人之固然彈琴而圖解發書而疑釋如仰而唾天自汚其面耳或云道德即聖賢之訓誠載在經典垂諸萬世者也侵陵者如祖龍之焚書坑儒類其說亦是蔡羽居洞庭西山縛藁爲兩大筒令腰膝皆可曲折每讀傳註遇不合意便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大誦曰某人謬甚叱童子牽來跪而責之先賢語言卽有未當而玩侮若此地獄不爲若輩設耶漢張良爲黄石公跽而進履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古人之於道德尊敬如此今人非以爲平平無奇卽以爲迂闊板腐而慢忽無所不至矣其罪可勝言哉順治癸巳新城有塾師王姓者夢追至冥繫於階下主者以其齋中書帙散亂不敬聖賢諸籍詰責甚峻良久方釋且曰返當爲我申警於世至於字紙尤當敬惜嘉定許自俊曰我前生乃天戒寺拾字紙僧癸酉場中夢現僧相號房前置一筐簋一竹夾前日拾字紙具宛在七十餘仍中庚戌榜第六可見敬字之報不在後世只在當人感而遂應者也又高天佑問功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六

射飛逐走

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皆荷上帝好生之德飛者禽而走者獸各全其生而已有嗜味貪利之徒射之逐之實傷天地之和卽有國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過借此以講武治兵耳或謂伏義制網罟以取禽獸不知聖王之心恐其傷人傷稼設爲罟網以禦之使鳥獸知所畏避是教民遠

二一三七

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若爲此一杯羹而多方以獲取殺業相償免報無已何日得了結耶羽林軍衛士韓金負氣力射彈飛鳥晏天坐於廟門限上忽耳癢取箭鏃刮之風鼓門轉洞貫兩耳而死德興程氏世業弋獵家頗豐上元節入市買鬼臉六枚歸與六孫諸孫取而戴之歡喜跳舞家有獵犬十餘見之爭前搏噬擊之不退六孫皆斃順治中太倉一富人特嗜鷹犬所殺禽獸以萬計年六十餘病心死里有高姓者亦死既而甦云被二青衣牽去至一所如王者檢籍云汝固不當死今至此有里中故人在不欲一視乎則有鐵牀而僵卧者即富人也下以猛火炊之而旁卒以利戈貫其身禽獸萬數齧食其五臟各作人言呼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五

冤叫恨高謂卒曰此故禽獸耳而何能言曰人自見爲禽獸彼則仍爲人何殊焉看畢一推而頓醒鎮江錢參將部卒獲一雁籠之舟尾空中有一雁隨之悲號籠中雁伸頸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交頸而死一彭姓善弩入山見隔谿一老猴方乳兒發弩射之中傷其臂猴度不能支遂抱其子飽食之乳復摘木葉數片盛餘乳置子傍聲鳴嗚然若教子取食狀大號而氣絕諸子環視亦鳴嗚而號跳不已康熙初年春鎮江總戎麾下張姓者在禾公幹有鳥鎗手日以擊鷹爲事取其翎可飾矢方擊下一鷹捧置船沿上仰鷹之體持斧斷其左翼則首左視斷其右翼則首右視次斷其尾則勒身俯首而視尾張喙啼啞作聲次復斷

其頭而死余親見之亦慘矣可見一切禽獸皆有人性皆有眷屬皆知痛苦但不能言耳射而逐之如人離家出遊路被殺害妻子盼望其慘何如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飛者如是走者亦然先列諸人死報之慘所以警人再列禽獸死時之慘所以勸人若警之不醒勸之又不從直至眼光落地備受諸苦悔時遲矣

發發驚棲

蟲之伏蟄猶人之隱處鳥之棲宿猶人之寢息皆知時者也發之必傷其生驚之必失其所仁者豈爲之哉故聖人弋不射宿曹彬冬月不修漏屋聖賢之心自相符合金秀才冬月掘地殺一蛇蛇死時怒目視之旬日金忽生瘰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六

有赤蛇一條從瘡中出金向天悔過戒殺久之方愈王遵恐鵲喧噪俟夜深以竹竿戳火爆驚之後得悖疾而死凡爲此者豈無報乎

填穴覆巢

物之有巢穴如人之有官室也人之居處或爲水火風雨所壞未有不呼天愴地而愁苦者也以己度之物之所寄以羣聚而生育者其不願填覆者明矣況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亦天地中之含靈者乎宋朱照最惡蜂穴每見梁柱間蜂從竅入即塞之後舉二子數道皆不通以秤尾燒紅鑽之皆死蘇州薛氏小兒屢覆巢取雛一日上樹有大蛇在巢中竟入口內兒遂死蓋填穴覆巢是奪其依止絕其

種類與屠城焚屋何異慘橫之惡罪報決無輕釋也

傷胎破卵

傷胎者謂傷抱孕之物一命而致數命忍心極矣破卵則婦人幼穉皆習為固然豈以惡小而為之者哉試以一二事觀之有郡守殺一羊悲鳴不肯行白龜年曰羊言腹有羔俟產訖甘就死留驗之果然學士周豫嘗煮鱸見有鰾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乃知腹中有子故也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尚可活宜和問楊序大書此語於通衢由是殺魚者多投子於江中夜夢神告曰子本當死今活億萬命壽可延矣梁世有婦人作巧妝者破雞卵白以沐髮云使光潤破卵無數後病聞髮中有數千雞雛聲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免

觀於魚子放之而得延年雞雛破之而必索命誰謂此卵也胎也無眼耳鼻舌身意而可恣其戕害也凡祈嗣延年者尤當以戒殺放生為急務自射飛逐走至此四句言戕害生靈之惡

願人有失

世人千般病痛總起於妒如人與我本無嫌也而聞其有失則開口笑矣又如其人本無失也而私期之曰倘其人以某事失則樂矣此種病痛時在人心口不知何故輾轉思之人或未必失而已之良心先失矣阿彌陀佛之發願也曰我作佛時我刹中人皆心相敬愛無相憎嫉又曰常施諸財寶利樂於貧苦盡令諸眾生長夜無憂惱此所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以為我佛如來也普賢菩薩之發願也曰願令眾生常得安樂無諸痛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於諸痛苦為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為作光明於貧苦者令得伏藏此所以為菩薩行願也關帝之發願則曰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康節先生之發願則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此所以為真人度世也觀於此等發願或生天或證果其願人有失者人地獄真如箭射矣宋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贈道英恐船漏盡以士衡之物籍船底而以己物置其上及開船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午

遇風舟人急請減載乃盡以船面者拋海士衡物在船底獨無失此所謂願人有失者果何益耶又宋劉生與徐生同入棘園劉見徐卷勝已伴於人叢中一擠墮其卷於地徐涕泣尋覓有一吏出卷還之曰適拾得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第則所謂願人有失者又何益耶人所妒無如名利故其結願最毒而天報之亦最巧余獨舉此二事以喚醒世人

毀人成功

願人有失者惟恐人之如我毀人成功者惟恐我之不如人但知有我而已不知人之功業費幾多歲月幾許心思竭力圖成者一旦毀之大則貽誤國家小則敗人事業此

等人最干天怒岳武穆志在恢復秦檜忌其成功發十二金牌召其班師以遂和議公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遂同京爲檜所害檜終絕嗣後遭陰擊此已成之功業不可毀也金陵桃葉渡頭於順治間築一橋名曰利涉工費鉅萬上元諸生惑於形家謂連歲無一捷者皆以是故羣噪而毀之爲首者蔡生壬子入棘七篇滿志乃收卷官見其卷皆血書大駭貼出而是科上元亦仍無一人中者此已成之橋梁不可毀也至於義田世業之類毀之者皆不肯子生時已不免於饑寒死後爲祖父之誅戮更無疑矣

危人自安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全

君子見人之危惟恐救之不及因計己之安危也人卽自處安而不顧人之危已屬偏私之念况欲自安而反置人於危地乎蓋其中心奸險立腳不穩爾縫偶疏覆敗隨至矣李緒知永安軍時大盜方起李恐及禍乃薦范鋼代己於是范知永安李遂解任未幾盜破永安范舉家遇害李改任杭州路逢劫賊亦舉家被害金陵有數十人渡江中途風濤洶湧聞空中呼黑額者舟中果有一黑額人自思神既指我何爲累眾遂跳入水舟卽覆黑額者得漂水至崖不死人間以爲異而問其素行曰平生無善可紀每思人只一貪字纔起念便以恕字壓之不敢作便宜事耳是知危人者終以自危救人者反以自救算計何益有人誅

蜘蛛云乘空結網走盤旋滿貯經綸腹果然機械巧施能害物不知身是一絲懸可爲危人者作座右銘也

滅人自益

此巧於侵利者所謂只顧己富不顧他貧則凡明瞞暗騙欺心昧理之事無不爲矣易以謙受益若滅人以自益恐終不爲爾益也陳所有幼弟慮其長而均分田產先以田輕典於厚友毛烈弟長止以現在產均分後以錢贖所當田烈知其故竟不與券錢亦不吐所償甚訴之東獄祠祈與烈皆死對審時烈惟持券爲證神曰券何足憑止憑此心耳以烈赴獄祈以兄尅弟亦滅祿算釋回甦而進之如此夫所欲滅弟自益而被烈劫烈欲滅祈自益而受神誅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全

暗中銷算絲毫不爽可懼哉

以惡易好

物之好惡人之愛憎寄焉故人恆以好者自取而以惡者與人今乃以醜惡之物而易人美好之物是必竭其機械盡其巧詐以遂其念良心何在蘇東坡珍藏一美玉一日章特求觀因以燕石易玉去東坡不覺及至黃州始知是石爲章特所易也但發一笑後章特流死台州不知美玉又歸何人順治時江西吳湛七以買布爲業必有樣布以悅買者之目後復更其劣者其替換之術百變一商知其故得樣布踞坐其上湛七急從間道出具衣冠入門長揖商不覺起答已使人換其後矣商挾布歸乃劣者爲友所

笑竟縊死未幾湛七病大叫曰縛我在火牀上矣視其背赤痕如烙又大叫曰天乎奈何科我而釣我脊也脊頰起寸許若著鈎者漸呼渴其子以湯進不受曰陰溝水絕佳或戲取進之狂嘔而盡如是數日而死時謂之活地獄明時孫登川之祖偶買物得偽銀念此既不可用又不可誤人乃走入湖中數十步投之深處後生子登第孫即登川爲尙書東坡之一笑非笑章特也笑世非一章特也况有湛七之活地獄卽有孫某之貴子孫人宜知所擇矣

以私廢公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人臣之分也豈可徇一己之便誤天下之事徇一己之愛憎誤天下之是非以私廢公敗亂國政沮抑人才其罪可勝誅哉趙王以蔣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豈畏廉將軍哉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內祖謝罪王安石欲中傷范鎮知趙并與之不合一日因上問鎮安石對曰問趙并可知其爲人上果問并并曰忠臣也既退安石曰公不與鎮有隙乎并曰并何敢以私廢公安石大慚論天下事者必當以此爲法又世間以私廢公之事最多而獨科場爲甚以焚賄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太上感應篇注

之故致令懷才者老死孤寒者困頓此其人之作弊最好最恨此其人之造業無量無邊昔歸安仰思忠爲某官尋一葬地夜夢一老者曰此地慎勿與之彼爲考官爾三舉人若葬此必非天意思忠辭之後三年某官以致死人命自司牽纏葬旣不成家業亦敗誰謂無天道乎

竊人之能

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竊人有才能而我用之仍當歸美於人何可據爲己有若居之不疑自欺欺人莫此爲甚魏孝文得彭城王勰應制詩爲改一字勰謝曰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瑀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高齡晚年病魔所祐於眞君眞君判曰齡嘗竊古銘記以爲己文水官諱其竊能沽譽特列爲巧詐之首其不免矣夫魏王遜美紀爲嘉言高齡竊文尙遭鬼責而況朝廷之上大功大能欲一概掩爲己有如此欺心安得無敗

蔽人之善

人有所長皆謂之善蔽之則其善不得彰矣究竟珠藏川潤玉蘊山輝忌刻者祇自壞其心術耳若在位之人不能提攜寒士薦拔賢才使其埋沒青雲老死牖下其秉政爲何如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可不戒乎許眞君修一道觀取古碑刻之以勒新記一日忽有符使冉冉而下曰當時作碑文人固在訴君奪彼之名將圖執對奈何許於是尋訪舊文另爲立石又萬厯年一生修江陰縣志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一一三

偶見二節婦無實跡刑之城隍廟道士夜聞二婦人泣訴云某等半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等不訪氏行表章反并氏名削去神曰此生既輕節義當削其祿二婦泣拜而去生聞之斥為妄明年考果奪廩慎鬱而死可見人之好名死鬼更甚於生人而婦人尤甚於男子即一文字間而死後孤魂念念不忘如此人當生前而取其奇功異能概置抹殺可乎

形人之醜

形者曲爲描寫之意醜是醜行不可使聞於人者或偶誤或不得已雖不幸有此而疎恥未嘗滅也若見於齒頰彼已無所施其面目矣况曲爲形容巧於描寫揭其事歷歷若指諸掌情傳於筆神傳於詞醜態畢露資人嘲笑使彼終身不得爲人者乎即使確見實聞猶當深加掩覆而況事未必真一經敗露則聞者據爲口碑假者誤爲真本矣負此烏冤深於刻骨冥冥之中恐難漏脫段姓過黃坑拾燭燬一片隱隱有迷奴二字蓋跡蹤入骨也夜夢一人以手障面索骨且曰我羞甚急爲我深藏無令人見段覺即瘞之死更謂知藏醜何現生人章齊一戲成一詩人醜畢露晚以病喘舌而死今人好談人閒盡好取人醜事編爲歌曲以當虎尾風流末後須防此一著一說形者以此比彼之謂人之有醜以我之美者相形則人之醜益著而我之美益彰凡此皆有害人之心焉并附錄之

訐人之私

訐者首告之謂私乃陰暗之事最怕人知然亦未嘗不自怨自悔而我必攻發之使人無所容隱損人聲譽敗人名節破人功名害人性命奸險如此最傷陰德故陳子云生人之惡不可言也死者之惡不忍言也更有至親莫逆情氣相投肺腑隱微之語一旦傾肝吐膽乃小人挾爲異日告訐張本往往有之如宋周師厚與張商英交好師厚有所餘官酒託商英賣之商英即以奏於朝周坐貶後商英以舉子某囑舒亶亶曰是嘗發周師厚者亦繳奏其簡寄商英官真所謂一報還他一報也劉洽之祖曾攜糞自給洽後貴欲買東鄰地以蓋宅其主難之問於劉孝綽綽曰但多置糞於旁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後因事害綽此以言刺而還之以刃刺者也蘇頌在臨安有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請託書札公曰訐人之私吾豈爲之此又人惡不與爲惡者也訐人者當念張劉受人訐者當念蘇頌

耗人貨財

耗是消耗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是一網打盡耗人貨財是逐漸侵削其術不一或好詩酒或好結交或好嫖賭或好爭訟即因其所好而耗之甚而好古玩好燒煉隨事哄誘使其貨財日消月燦如病瘵之人進以伐性之斧漸漸形銷骨立而其人死矣有徐池者嘗欲圖徐八之房因

誘其子徐臣嫖賭累債數多遂賣此房與池後二子五孫皆疾禱於城隍廟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我昨宿廟中有告汝耗其貨財吞謀產業者池驚返遂卒二子五孫相繼卒又鄧榮見有宦家子不肯騙其產殆盡丐而死後榮商於江遇寇儼如宦子掠其財辱其息女而去榮困死子亦爲丐大家門客多有此種伎倆主人不察落其套中雖客之罪而亦主人皆愚之過也大抵耗人成富異日人亦耗之天道好還勿圖眼前快活更有唆撥他人使其展轉以事攀誣耗其錢財於己無分毫之益而但從旁拍手以爲得意此等心術不入地獄必無是理矣

離人骨肉

骨與肉原不可分離也離之必致性命之憂故離人骨肉爲罪惡之極者離有二義有以勢力而離之者如負債欠糧逼迫脅詐使其典妻賣子者是也有以譏巧而離之者如造爲謠言使其分顏反目鬭爭鬪者此不離而亦離也造此惡業謂天無報必不其然宋安庭柏善於譏閒雖至親一爲所構立生悔吝李中甫兄弟同居無閒挑之以毀遂鬪於牆蔡倫與張義中表相善亦以聽信庭柏不終厥好後庭柏兩頰生翼瘡潰爛而死世之譏言離閒如庭柏者不少其報應又不知何如也真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參商者當曲爲調停使之和好此修真要路也至於骨肉既離而仍合之者如陝西袁公植鬪賊亂父子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分散後買一妾妾至背燈而哭詰之曰夫貧賣妾今思故夫不覺流涕耳公惻然不忍犯明日反贈百金還之夫婦泣拜而去一日其夫至揚州見一童貌甚清買之曰吾欲覓一閨女獻袁公今先以此進既至袁公熟視之則其子也相抱大哭已而大笑豈非全人骨肉之報乎又浙士某訓蒙洞庭蒙徒晚至容色慘然問之曰吾父從軍不返祖父母以年荒逼嫁吾母不從今夜來娶即欲自縊師惻然以所積修金五兩潛見其姑云吾從客歸令即以銀寄不及作東云不久即歸其姑驚喜報媳翁聞即還聘越半年夫歸婦言若非汝寄銀吾命喪矣夫言並無此事互相疑訝師歸試闢場以童生聯捷過吳復訪東家老嫗見之

日前寄銀卽此人也村人環問始述其故合家歡呼拜德復請僧作道場以祝其壽僧夢伽藍神曰某公登第全憑陰德今因度祀又益壽二紀矣噫全人骨肉者如此則離人骨肉者何如榮顯開新倉鎮有陳鳳池者一人袖離書稿一紙跪其廳寫而去未幾陳病死見一卒攝至冥司旬留階下主者曰汝於某日爲某寫離書一紙拆人夫婦坐不知情誠壽一紀呼卒刺其目斷其指陳大痛而甦及病起兩目皆盲右手大指已曲不能伸矣無心一寫如此而主謀助力者又何如近日更有走險貪利之徒窩頓人家掠販子女媒婆中保打成一片男則誘以繼戶承嗣女則哄以偏房作媳乘人之急略以重利忍心父母墮其局中

兩行珠泪于東母西一葉扁舟天南地北或遠售於柳營
魂飄沙草或轉鬻爲錢樹浪逐煙花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此離人骨肉之尤惡者是仰望於當道力爲嚴禁革此頑
風其爲德豈淺鮮哉

侵人所愛

侵者用計力以取之也世間萬物各有其主人之所愛即
心思注嚮日夕留戀而我侵之其去劫奪幾希矣況人心
相似我有愛必不能與人人有愛亦豈肯與我徒使心機
耳有貧者田與富人鄰富人本無意圖之也門下客互相
煽誘竟得之矣貧者快甚謂吾所恃爲命者而奪之去乎
積想願爲毒蛇以報一日富人遇諸途曰汝何一病至此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卷上

曰吾爲公強售吾田吾飲恨故願至此無他富人大驚悟
爲客所煽卽曰吾當還汝歸治具呼貧者至貧者出原金
於袖中蓋負恨猶封識也於是貧者喜甚大嚼霍然一
吐有物蜿蜒數尺鱗甲盡具而目猶瞑使更遲則目開而
貧者卒蛇虺而富人噬矣可曰吾強有力吾侵之而彼必
不能爲妖孽以報乎又林達者見里人墳甚佳乃造僞券
稱其父先以售我里人爭之不得飲恨而已達夢其父曰
福田在心不在墳墓安有僞券欺人奪其地而享福者乎
今絕嗣矣達與子果卒

助人爲非

人之爲非有人阻之正言規諫則意興消沮若有人助之

同惡相濟則意興勃發好事助之善功歸彼惡事助之惡
業亦歸彼律有造意主使爲首爲從之條況冥冥之中纖
毫不漏者乎丹陽令楊開性暴戾各楊詢每事譴責嘗於
盛暑中杖四十餘人兩人已斃詞猶從傍稱快後夢金紫
人責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罪當坐汝果中惡疾而死
大抵助人爲非之念起於財勢二字或因其富有而助之
以邀其餘潤或因其炎赫而助之以借其餘光殊不知金
穴易空冰山頓泄一朝事敗每至噬臍遲矣

達志作威

逞者必欲使盡之意凡人慈祥愷悌足以服眾況權勢所
在卽平易近人人猶畏之若故作威勢人何以堪而造物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卷上

亦必訶之北齊張思和論斷獄囚必捶楚備極囚人見之
奪魄後左遷縣令坐事亦被撻出爾反爾眞當愧死又有
不肯作威者倪尚書南京人卽掌南京兵部出入民或走
避輒使人諭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
乃煩爾曹起耶嗟乎爲貴人者當如是矣

辱人求勝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理折之人必中心悅服奈何辱之
乎況辱之以求勝必加之以不堪惡聲出而使其不返老
拳下而使其不回辱人至此於心安乎人亦有乘便而報
者矣卽不能報天亦爲之吐氣以報昔張續出督湘東鳳
賓餞之吳規與宴續舉酒屬之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

此宴規忿甚即歸其子聞之氣結而死規與妻不勝忿痛亦相繼死時人爲之語曰張縉一盃酒殺吳氏三人眞所謂一言而干天地之和者也後果服法有大將嫁女於趙悰悰久不歸婦黨輕之一日軍中高會女不得不往然以悰貧因衣敝陋不比數於眾眾取錦帷以隔絕之忽鈔榜來趙已及第大將馳呼曰趙郎及第矣眾即撤去帷帳引女並坐且贈遺甚多此所謂人不能殺而天爲吐氣以報之者也如胥賈辱范雎少年辱韓信轉瞬之間身躋卿相而庸人且奔走俯伏悔罪之無及矣然在受辱者亦有一說昔林逋齋先生官至八座臨終謂子孫曰我死無他言只要汝等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壞了多少

太上感應篇卷下

五

事凡辱人者當以前事爲戒受辱者又當以先生爲法

敗人苗稼

民以食爲天故先王以勸農爲急務況耕耘勞苦得此苗稼免入口之饑寒補百千之瘡孔若一旦敗之或阻其水利或潰其隄防或縱牲畜之踐食使不得收穫傷天地之生成絕全家之衣食糧儲債負盡屬子虛此不仁之甚者也必有報應秦州孫某方與兄對食忽雷震死背有朱篆一行止辨天刑二字其人別無惡但每日五更騎牛食人青苗耳長洲仇便與周某隙夜率其徒將周田禾悉拔其根明晨周往視之枯矣路逢一叟曰昨宿龍王廟見絳袍金幘者來過言此地仇便拔周某田禾奉旨付雷部施行

太上感應篇注

廟神迎送不息周聞大驚未幾仇果震死又崑山兩富相警甲田已下種矣乙以稗數斗密令其僕周某夜散彼田僕佯諾而潛蒸其稗乙伺之果散訖矣後稗以蒸熟不生深訝計不遂其僕有子中式主人忽發狂神附之曰若僕以某年某月夜事天錫貴子主以某年某月夜事天罰絕嗣全家不知所由惟主僕各點首而已此皆田野小民之事如奪其民時不得耕耨軍行不整縱馬食踏皆敗人苗稼也爲民牧而司軍旅者當慎之

破人婚姻

婚姻乃人道之始關繫最大況配合有命其宜合也即破而亦合其不宜合也即不破而亦不合但小人善妒或見

太上感應篇卷上

五

女家殷厚有勢微言冷點而其事破矣究竟破之者亦命也而小人徒爲造化使耳順治時浙中有人窺某妻色美欲計得之一孝廉代爲畫策以飛語閒其夫即與作離書甫脫稿適賣筆者至因購選毫以脫稿塞管中戊戌會試攜筆入闈搜者得紙遂枷責革去舉人豈非奪人妻者即自奪其科第乎乃又有自破婚姻者南昌李喬在湖廣聘段某女喬當應試欲娶女偕歸段之婦忽中變謂喬固竄人奈何捨受女適他省遂以贖女易之喬歸即鄉會聯捷擢守成都過楚饋遺段父母甚厚而段之眞女實適蕭氏子甚貧習爲賤工私羨其賈者擁高華鬱鬱病死此時段之父母雖聚十六州鐵鑄不成一錯也噫嘻晚矣此破之

於將成者也又真有已成而破之者楊紘怒其壻姚拱不
學遣歸拱求與妻一別不許女以怨死及壻來奠門鎖自
舉兩扉豁然而開後其父厥女棺就窆棺下陰風直射其
父遂吼嗚呼好合有年矣而強隔之使脚恨黃泉欲不訴
天得平爲父母者亦獨何利焉或問人託我咨訪可專意
和合誤人終身否曰容貌之嫌宜爲包涵如其人真不肖
及家世不宜姻者勸之斟酌可也然此亦爲未成者言也
若已成之後輕加貶論妄指瑕疵使人進退不能致生嫌
隙實損陰德尤宜省戒自願人有失至此皆言損人利己
之惡

太上感應篇卷上終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太上感應篇卷下

荷富而驕

非義得財謂之荷富不因貪刻成家即由橫財暴發雖就自抑猶懼人非鬼責乃傲然恃之肆為驕侈禍無不旋踵而至者昔宋南金出繼為嗣恃財趨勢交結官吏驕侈橫暴靡所不為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骨痛如柴一日自將房門堅閉遂變為驢妻子擊門而入一足尚未變完梅溪一富翁最貪鄙陳棟塘曰此人當有奇禍既財積不散又驕色盡露欲無殃得乎未幾果為賊所殺嗚呼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聖訓其敢背諸

荷免無恥

荷免者倖免於禍也名義所在惟賴有恥與其倖免而生孰若不得免而死乃小人於未免之時搖尾乞憐極其卑鄙其既免也遂揚揚得意反詆名義為無當而驕語於人是尚謂之有恥者乎崔浩撰國史高允副之魏主惡其不諱欲誅二人允智授太子經太子言於帝曰制由崔浩請赦允帝召允曰信如東宮言乎允曰臣罪當誅太子哀臣欲乞其生耳帝嘉其直遂赦之太子讓允允曰臣與浩同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違心荷免非臣所願夫為臣不欺君忠也臨死不易辭信也終為君主所鑒實君子樂得為君子也承樂初出建文時封事千餘中多干犯者上從容謂諸臣曰爾等宜皆有之李貫曰臣實無有上曰爾以是

為美耶當國家危急時獨無一言可乎上由是薄之後竟坐累死嗚呼彼以為不負知遇矣而豈知蒙面喪心聖明洞照真小人枉是做小人也

認恩推過

認恩者有要譽之私推過者有潔身之術不知人本有善而我掩之人本無惡而我冤之利己害人天理滅絕小人伎倆往往如此太上特揭其心而誅之昔王曾為相朝臣有求陞遷必峻拒之已而擢用并不使知此不認恩者曹彬同王全斌伐蜀斌殺降三千上怒必欲鞫彬同具伏全斌得免此不推過者中峯禪師曰同功不難同過為難以潔己之故遂不顧人此天下之大惡鬼神所不祐也是以大人君子往往蒙垢忍辱不彰其名無心市恩而恩常歸無心避咎而咎常避身享厚福克昌厥後人宜知所從矣

嫁禍賣惡

嫁禍者如嫁女於人人亦樂娶賣惡者如賣物於人人亦願買此等機械比之自罪引他認恩推過者尤為陰險姚孜與王虎同盤大雲倉姚受賂虛擡欠數給虎書名報之虎不察也及事敗孜不欲獨受職名先以原賂金銀物伴寄虎隨令人搜驗得金銀物虎知為孜所賣氣結而死孜盡以所坐坐之得自脫自是常遇虎與相毆如狂道錄姚孜忽趨跪真武案前自陳始末越宿而死夫禍由己致

而令彼受其殃惡本自爲而使人當其罪巧詐極矣究觀其後天下最奇最慘之禍多中於此輩而卒以惡名顯所謂天定必能勝人也

沽買虛譽

沽是賣弄買是要求有其實方有其譽謂之虛譽必是矯情失實婉轉其名其沽也以爲非此譽不足以矜我能其買也以爲非此人不足以成我譽於是耗費金錢結交聲氣如此之行豈不可恥故君子貴藏蓄而不貴發洩若實不至而名至此天之所深惡者也文昌訓戒云假行竊名最擾神怒如舉冒公名政爲南戶部郎見國子監前無井士民苦之爲鑿三井於成賢街祭酒劉宣欲紀碑堅謝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包庇險心

包則人不可破則人不可窺言其固而且深也險心若露人即得而避之惟是語言面目渾是道德仁義一踏機竅禍即隨發所謂伏戈矛於談笑設機筭於謙恭隨其術者罔不被其害包庇之心雖山川不足比其險矣如李林甫之笑中刀李義甫之人猶此種人不可縷舉今取一以爲喻吳中有金姓女名歡喜奴夫死以告許爲計每至津

渡求載既載便煦煦與船主親洽市酒共飲必使其醉而後已晨起琅然口誦一牒謂船主姦媚婦將詣御史臺訟之其人懼則席捲所有而歸如是二十年後墮河死今人握手相肺腑則煦煦親洽之情狀也忽轉面爲冤對則琅然誦牒之情狀也處處皆歡喜奴奈何惟有末後墮河一道風波險不道人心更險些然風波或有時而息若包庇險心則應事接物無不如此只恐一日風波十二時覆盡江心千百艘其險爲何如哉地獄中已虛席而待之矣挫人所長

太上感應篇卷下

四

前云蔽人之善蔽但隱而勿彰挫則故示摧折更爲深刻不知人各有長當隨才器使以展其志若爲所挫則折其鋒芒阻其寸進必致窮途落魄老死無聞怨毒於人亦已甚矣獨不畏天報之不爽乎昔穆修題詩殿壁眞宗見之稱賞問是誰作左右以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曰此人行不逮文上遂不問輕輕一語把穆修一場知遇冷入冰坑何等惡薄所以死無葬地也

護己所短

此與知過不改有別知而不改因循怠惰特不改耳護則有多方掩飾之意他人則偏說不是自己則必謂無差認非爲是久假不歸始猶欺人終且自欺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矣徐存齋弱冠登第督學浙中一生用顏苦孔卓語公

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執卷請曰語出揚子法言公起而拱曰本道僥倖太蚤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後官大學士此公能不諱短卒成大器人若護短不獨自己一身如官長偏護吏胥家至偏護奴僕父母偏護兒女雖彌天罪過總不肯虛心由是吏胥憑官長則造業一方奴僕恃家主則縱橫鄉里兒女靠父母則憑陵姻黨然其惡名總是一人受之可憐也

乘威迫脅

乘者乘借威者威勢迫是迫逼脅是挾制與逞志作威不同逞志作威取快一時乘威迫脅恣行逼勒為惡更甚或迫其財物或迫其子女或迫其田產皆係豪強有力之人

太上感應篇卷下

五

彼人抵敵不過勉強承順然而銜恨切齒含冤必報其不從者則或投繯赴水造孽無窮豈知威勢亦一時易盡轉眼便是冰山倘生生世世劈面相逢如何躲避至於居官監受囑託嚴刑迫招以奉貴要尤為無謂推之於錢糧之徵比工役之刻期皆當使人樂從凡著一迫字者皆不可壞其心手也順治辛丑江甯董司李請凡仙問禍福既降書曰吾即前任司李姓錢名肅凱以獄獄失輕殺死方月餘董駭問曰君事何枉答曰吾過去世常以私故逼一無罪婦人死今訟於帝故有是報以知逼人死者今生即未報而來生必償之可逞一時之威而致之非命乎梅侍郎衡湘公初為固安縣令邑多中貴為梗一日饒公豚蹄乞

太上感應篇注

為追貢公烹蹄邀貴飲并召貢者至前訶之貢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貢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復呼來曰亟賣妻與子持錢別此生不得相見矣貢者大泣中貴亦潸然淚下辭不願償立為毀券嗟嗟世之乘威迫脅者特未念其妻賣子一段光景耳若念及此恐食不下咽矣此見梅公善發人側隱心者也大凡富貴人家取索債負或衙門中人承奉差使到處須存寬恤其在通都大邑之民見聞稍廣猶可支吾若遇窮鄉僻壤之夫見里長則面色青紅望公門則心膽驚戰若加陵逼立時家破豈不可哀也哉

太上感應篇卷下

六

縱暴殺傷

前云迫脅者未必欲其死或誤而至於死此云縱暴則悍然不顧而欲殺之矣司馬王簡易以暴怒置一奴於死後腹中有一塊上下築心死而復寤曰築心者小奴也妻曰小奴安敢曰世間有貴賤冥中只是一般言訖而絕此報之於生前者也葉給諫過某邑奴喚邑丞慢已毆殺之後給諫家居丞忽自外入報夫人誕兒矣既長獨好撻奴給諫遣奴至他所避之又數年見成進士而臂佩一鐵環不捨人視之曰但覺其快耳後遇奴於途竟以環擊死蓋奴毆丞死者故是臂環也此報之於易世者也由是言之暴可輕縱人可輕殺乎又如師行失紀縱放軍士恣行屠掠

二一三二九

以及斷獄無律濫設刑名蔓引誅夷皆是縱暴至於物命亦有因一時之暴而殺之者不思軀殼雖異命無兩般人或有病雖多一日之生亦以爲幸我既畏死彼甯不畏我既貪生彼甯不貪奈何以爲物也無力敢抗而遂殺之自苟富而驕至此皆言欺天昧己之惡

無故剪裁

是戒人暴殄天物也天生布帛以蔽人體以禦人寒適用卽止今富家千箱萬篋豈知蠶婦織女一絲一縷無限辛勤至於羅綺工用尤大一帛之成所殺蠶命億萬苟一念及無不毛寒髮豎者况短褐不完絮衣百結者何限而乃爭奇鬪麗乎宋有一女名引鳳被攝至冥見一婦係於廊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七

下前列數堆碎帛問何罪吏曰此婦好服羅綺剪碎端正奉命一一補成乃得釋去朱元由家富妻妾皆衣異錦襪襪亦用綾羅不數年乞於市向人求尺布不可得觀此知剪裁必不可濫矣今更言其惜福裕後者唐太宗見公主衣貼繡鋪襦戒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明太祖見遺綺寸許在地召諸姬至諭以蠶事之艱徵稅之費收後不悛者斬嗚呼以帝王之尊而諄諄訓戒如此今人多收幾斛麥畧有幾貫錢便闔門羅綺遊行街市眞寒乞相也至有以乳哺之年卽衣帛者尤爲暴殄恆見履穿衣敝之子半屬當年統袴之兒折福損壽感應不爽不觀袁了凡夫人之說乎了凡初無子後生儼其母作冬

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綿貴絮賤吾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以贈寒者公喜曰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壽而且貴此能省費以廣福者也近來世祿之家侈靡成習閭閻士庶僭越效尤朝廷之正賦不完且逐輕肥之習父母之養殮不繼先求錦綺之華凡人奢則必驕驕必游蕩非禮犯法之事皆由此起甚矣從儉去奢之教專在公卿大夫之家矣

非禮烹宰

是戒人越分踰制也祀神祭先義親體也禮之所在不得已而烹宰已是世套非聖賢菩薩之心矣况專圖口腹以殺物命乎經言五戒殺戒爲先又言十業殺業爲重楞伽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八

經云若一切肉悉捨不食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由是言之烹宰而食佛所深戒者也况非禮乎或曰此佛語也儒教必不然然禮有之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亦少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殺聞殺不食則不見聞而食者亦少矣豈聖人全不戒殺乎蓮池大師則勒爲七條一曰慶壽不宜殺生已身始誕之辰乃母身懸命之日正宜戒殺持齋使母增福何得頓忘母難殺害生靈二曰生子不宜殺生一切禽獸亦皆愛子慶吾子生令他子死於心安乎三曰祭先不宜殺生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祭徒益其業智者不爲

四曰婚禮不宜殺生婚者生人之始生之始以行殺於禮爲逆又婚吉禮也吉日而用凶事更爲不祥五曰宴客不宜殺生賓主嘉賓疏食不妨清致筵上則笙歌厭饌盤中則宰割冤號能下咽乎六曰祈生不宜殺生祀神以求生也殺他命而延我命逆天莫甚神亦不享七曰營生不宜殺生佃獵漁捕皆爲衣食然吾觀不作此者亦衣亦食以殺呂裕百無一人觀此七條而天下無一可殺之事無一可殺之物矣如以爲迂而不信則請觀殺報一人好食雞每殺必先刎其足俟血漉盡乃烹以爲去腥氣後生鬚瘡中有雞足巾櫛一動卽流血以痛死一人好滋味取羊圍之以火俟其熱渴以辛醢和醴酒飲之命未絕而火逼已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九

熟矣後生惡疾死時大類羊狀如此類罄竹不能盡述當其滋味下口時利那耳而後來苦報或經年或累月牀席叫號石人毛豎死去確燒春磨之苦不必言而千生萬劫一一填還眞可爲痛哭者矣或曰此偶也非盡然也則再觀不殺之報華亭趙某探親忽見其亡僕立於舟驚問之曰吾現役冥司將追取三人一楚人一卽所探親一卽趙也趙大駭至所探親已聞哭聲矣益駭欲急還復見僕曰毋怖及夜吾不至則免矣於路見有爲君解者以君合門戒殺也夜竟不至趙果無恙王立殺長齋受戒後竟不守一日追至冥王者責曰若毒已盡於某年矣所以不死者齋戒力也奈何棄之卽命驅入獄一官請曰試取破戒後

太上感應篇注

事稽之吏肩兩巨簍至凡一揭一束并戲書寸紙皆在騰上青白赤黑四色檢赤者則青色漸隱黑色小如歪面赤者赫然獨盛至者睨之見所刻金剛經好生編社倉卷咸在至者曰是尙有生理乃釋還可見受戒而得延年破戒而卽攝去因好生編等而得還魂孰謂戒殺無益乎或曰神且血食人何能戒殺則吳中上方山五通神所稱肉山酒海者也順治庚子施法師以搜捕獮妖與神莊語曰君侯飽飫有限而殺禽獸無窮五百年大算子中精明可畏神憬然曰旨哉吾母嘗言大劫將臨人須猛省因謝去未幾神來語曰吾兄弟內遵母訓外味師言今已滿門齋素而世人不知願師傳之且吾見前日捧牲之手今日卽爲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十

盤中之牲實至慘耳語畢而去可知福德之神而猶修省茹素如此人之福德有幾而可恣行烹宰乎順治初吾禾漏澤寺遭回祿金太傅公延筭菴禪師說法重建寺東數武爲蘆池有利濟侯神祠血食一方禱無不應忽一日祠內僧夢神謂曰吾四月八日於筭大師處受戒承師授記澄心秉戒今後示人勿以葷酒污吾僧卽傳語於人所禱者皆用素夫神佑斯民卽享以牲醴崇功報德不爲過分而持戒勿失又如此人之功德有幾而可非禮烹宰乎若謂不能全戒則未嘗無方便法崇禎中山右楊半湄太翁夢入冥王者責令斷葷且持牛犬皮以進曰否者服此楊思謬應愈重其戾懇持朝望齋至者許之自是朔望不御

一一三三一

酒肉一日至楊屋山齋中話久出酒肉食之太翁忘其朔也是夜復夢主者攝去大加呵責以一鐵具束其額痛甚既痛而頭痛猶竟日可見冥中喜人食素亦喜人一二日之素而人不肯自爲解網真愚矣若謂不能齋素則又開一權巧法蘇子瞻謂黃魯直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觔以水養之活者俱縱池中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則權巧中又寓放生法矣蓋貪生怕死人物皆同但世人習以爲常而不覺耳試思斷頸割腸剖腹剝殺身若當之痛耶否耶故東坡曰予自少不喜殺生然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十一

性嗜蟬蛤未嘗斷也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得脫遂不復殺一物有餉蟬蛤者卽放江中雖無全活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蓋自己得出患難不異雞鴨之脫庖廚不忍以口腹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痛苦耳夫坡公素不好殺生故得免於禍其哀痛迫切之情又因而推廣之使人知好生畏死人物皆然人奈何不省悟也又諸殺之中惟牛爲最烈日而耕耘秋成而宰殺人之無良至此已極况歷代俱有訓戒

本朝設有令典遍觀古今載籍宰牛者最有顯報故曰半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昔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而醒急呼家人請太守及羣僚至牀上叩首曰我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十二

冥乞命甚哀其君曰汝能勸千人勿食牛肉當免汝限以三日念非諸公莫能諭也眾佯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矣太守大驚急立一簿於通衢勸百姓皆書名一日得數千人卽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問之曰復被攝去至者怒甚哀求曰事屬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持一籍至云是戒食牛人姓名簿主者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可承壽卽太守羣僚亦與焉後司理年至百歲江西吳某者與鄰子同商於外鄰子死其焚其骨負歸一夕忽有聲索食聽之鄰子也久之漸狎問其意曰附舟歸耳一夕泊某市鬼告村中放斛食吾當往斯須速返問何故曰吾以前嗜食牛羶穢猶存其家護法神遠阻不得進故卽歸耳吳駭然曰若此余亦習戒牛肉鬼忽恨言吾別矣子心想戒牛吾不得再近也可見能戒牛者冥不能攝鬼不能災而嗜食牛者則有牛王宮一事昔張轄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榜曰牛王之宮見其先母姨在曰吾以生前嗜食牛今日食芒飯一升卽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粒而鋒鋞甚利飯始入咽痛貫腸胃不覺以手爬搔血肉隨爪而下牛首人則取鐵鉗鉗之至體骨現露鮮血盡出家人恐怖欲逃牛首人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一合而去卽張口承飯纔下咽痛楚不勝而醒嗚呼世間蔬果之食無限而奈何必食此乎若能不貪滋味不好肥甘非禮烹宰斷不爲矣更能人人戒殺尤

戒食牛則大地皆蓮花世界矣

散棄五穀

五穀者人所賴以養生者也但人於珠玉則珍之惜之於五穀則散之棄之殊不知昔人云荒年穀比豐年玉豐年玉寇荒年穀穀與玉輕重較然矣况農夫胼手胝足粒粒皆從辛苦中來若不珍重敬惜使其狼籍腐壞以致天降凶荒水旱洊至饑饉之報所自來也劉元貞於終南道中逢一貴人呵從甚盛問之從者曰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知愛命降靈雨使收其半既而果然粵東一民婦其性暴戾凡小憤即取粒米之類棄之穢處以洩其怒忽遇水暴漲舉家奔避婦傲然獨止竟為狂流湧入厠內出其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主

屍則棄粒滿口若手撫之而手塞之者四村大駭王黼宅與一寺為鄰溝中日流出飯顆如雪一僧取之洗滌曬乾積成一囤後兵亂黼一家絕食僧取前米蒸熟送進黼知而歎悔後為別事舉家伏誅康熙四年松江民袁太葵家以魚腸拌飯飼猫災天穢氣蒸發其僮張某拋出牆外誤入厠中太葵登厠見之歸告母母急覓擔糞人掃除訖太葵尋病夢趙元帥至曰汝不敬五穀奉帝命執汝太葵曰此僕張某所為實係不知元帥曰罪坐家長遂隨行途遇一人執旗至曰已赦矣元帥曰無以復命且帶往家堂神審理至家家堂神曰袁某生平好善此事實坐不知且所棄米粒已經收拾但雷部已發奈何元帥曰汝母妻人等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但入我鞭下可免元帥舉鞭責與母妻及張俱從鞭下過是日雷聲繞屋惟不甚震張某亦昏迷如醉而醒太葵面與人述之若神警而悔悟者如沈某敬奉真武一夕夢曰家人拋棄五穀罪歸家長汝不覺察大厄至矣沈寤即察之果見溝中棄飯粒未敗沈給令家人盡出游湖約湖上會家人出乃取棄飯淘漉潔淨加椒菜為炊以待家人候沈日晚不至發甚而歸爭取食之踰數日方道其故家人由是相戒沈得無恙若敬奉米穀者則有陳信敬之父孟玉如廁見有鑄底飯一片拾取滌淨食之一夕夢梓潼神告曰汝行善不倦吾將降生以大而門尊生信敬贈太子太保觀此可見輕棄者則有天災悔悟者則能弭禍敬惜者則昌厥後可不戒哉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市

勞擾眾生

眾生指百姓而言我生欲安就不欲安我生欲樂就不欲樂而我輕用其力使不以時勞擾甚矣非仁恕之道也成化中朝廷好寶玩查王三保使西洋水程時項襄毅公為兵部使都吏檢舊案不得郎中劉大夏先匿其冊矣後事寢公呼吏詰之劉笑曰三保下西洋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於國徒增人怨耳舊案雖在亦當燬之尙追究有無耶公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為尙書觀劉公之立心不惟愛民亦且愛國真君子也若用意騷擾使民不得休息豈有人心者耶邵伯溫初入

二二三三

仕請益於明道先生先生曰凡奉行官文書於急處能寬一分民間便受一分之福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自無故窮救至此言人任意暴殄之惡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寶者非奇珍異物也凡人所鍾愛者皆是破之者或誣其逆或誣其盜或陷以人命或砌入憲訪而其家無不破矣其家已破其財已去其鍾愛者能獨保乎不言攫奪而言取者猶之探囊而取不遺餘力也其破之心有二一起於忌心謂破其家則富者亦貧而撫掌可以稱快一起於貪心謂破其家則居間出入錢財可以挹持然而天道難容貫滿必報凡爲此者無一不身填牢戶妻子籍沒破人之

家卽所以自破其家一時熱鬧到底虛花亦何利哉太倉

註

一老儒棲寶而家頗殷於康熙年其族子謀破之造一有關圖法之語誘其書而黏之於壁卽揭出以示其黨構金不遂聞之憲臺老儒父子身受極刑後雖事白而其家已破矣乃始謀者卽得奇疾腹下腐爛肺腸片片撈出而死此所謂以忌心而謀破之者也浙西米信夫見里有兄弟爭財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負恨死信夫由是富二十年後遭反謀牽連結訟到縣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忿而訟吏於府見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家產既盡妻女子媳其八人皆死於獄嗚呼二十

所謂以貪心而謀破之者也觀此兩則公案人之財於我何與世之有礙心者可以休矣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水火之災甚於盜賊不幸而罹之已不勝其慘乃決之放之是不欲殺共一人而直欲殺其一家矣不特殺其一家必至蠱蟻草不而并殺之矣人民廬舍蕩然一空其爲害也不亦甚乎漢馬臻爲會稽守立鑑湖淹沒人家無數有千餘人詣闕訴陳臻棄市後遣使按之並不見人檢其名皆是死者蓋難爲鬼而必欲殺之乃已也決水之報如此嘉魚李某縱火焚陳氏居父子皆焚死後某捕魚田中雷擊之其屍焦灼一如陳氏父子狀蓋雷神代爲之理也放

火之報如此

註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此與毀人成功異毀之者明目張膽而毀之也紊亂者陰忌而故爲顛倒謬亂以敗之也不知前人籌畫定爲規模亂而敗之則成業將墮前功盡廢傷天理而壞人心莫此爲甚如楊業奉命出師與監軍定計約伏兵谷口監軍忌其成功引兵去致業自刎死業兵鬪食監軍須臾而盡敗人者亦何利哉若唐時房立齡明達吏事杜如晦凡拔士類其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帝每與立齡謀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立齡之策尊爲天子猶不紊亂成規如此餘人可省矣然亦有不知事故不學無術而輕於

紊亂之者亦有一時不得已少爲遷就以紊之者二者似可無罪而罪正同甚可寒心浙有苦行僧寒空所居近渡口山水漲溢船多覆心惻之爲募石橋以濟貧渴無應乃罄齋僧田若干以佐橋成寒空死見夢其徒曰余生平無失德獨以罄僧田故當入豕胎明日某家母彘生子色班然者卽我也子爲贖歸免末後一著徒曰罄田成橋非私費也罪何甚寒空曰不然彼施田者爲僧非爲橋也而我需之錯因果矣且人閒功過可以通融冥間絲髮不假曰今何可免曰但贖田歸卽免矣徒驚悟次日偵之果然乞以歸設小榻垂帷蔽之於是遠近傳播人咸感其宿行各以貲集徒乃贖其田歸券成之日此豕墟然坐化夫橋之以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七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濟人視田之供僧執急以世法言寒空於此宜旌否亦無罪而竟墮豕腹人之規模不可紊亂如此而況於利其有以飽貪婪千生萬劫在贖胎馬腹中不知如何出矣普勸世人慎勿移甲換乙瞞因昧果也

太上感應篇注

發赤明日嘲筆生貼出禿筆生竟魁選可見損人器物徒自損耳何損於彼自破人之家至此皆言設險害人之惡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人之榮貴或由福命而來或由勤苦而致但當取以自勵何得妄生妒心而願其流貶豈天卽從之歟若此人一日不敗則我心一日不釋添出無限煩惱是惡願又癡願也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謂趙普曰春州雖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曷若改竄春州晉不答後符亦坐事或以符語奏上卽日竄春州按此不徒發願而直見之於口矣然人具惡心必有惡言而起心之始又從見上發覺太上於此直從最初一著處點出喚醒世人人能塞住見源掃清見地則願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矣人當猛省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六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人若本分謀生而至富有非其福分使然卽其才智有過人者此可敬不可妒也且身受眾怨勤苦所致此可憫不可妒也至以不義而得富者此可爲戒不可生妒也若願其破散是我心不能容人矣豈不畏造物之不容我乎虹縣孫謙之見同邑周義夫饒於財心嫉之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登第卽爲本路漕使竟以他事鍛成其罪處死籍其家未幾移漕河北適富軍與舉家皆死於寇不滅義夫之慘夫且伺其敗一語正發願破其家者也究竟自己亦至破散墮惡願之不可發也如此

一一三三五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淫爲萬惡之首而犯之者最易最多其敗德取禍亦最深最烈揆厥由來心目爲咎古云治容誨淫一見美色心不能持則目眩神搖邪心頓熾凡諸惡念交集於中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著心誘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夫淫心一起未必實有其事已積惡造罪如此況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者耶今欲斷除此病當於起念時截斷病根太上不曰私他色美而曰起心私之意可知矣然此心一起卽爲太上所深惡況眞已私之者乎故人能以淫爲戒則爲聖爲賢不戒則爲禽爲獸凡有人心能不懍懍今

太上感應篇卷下

九

每見輕薄之徒不顧行止不惜身命恣淫慾之無窮爲神人之共怒亦癡矣況生妬嫉之心奪他人之愛是謂不仁圖俄頃之歡損終身之德是謂不智寡廉鮮恥敗倫傷化是謂無禮無義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甘冒危險是謂不孝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可以爲人不孝不可以爲子以淫邪之一事而兼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孝之名不得爲人不得爲子吁甚可畏也又況淫人妻女妻女淫人陰律姦人妻者子孫淫佚姦人室女者絕嗣世有忠厚善人而子孫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故皆由於此昔陸仲錫年十七與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與師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盍一禱可諧否是夜夢與師俱爲城隍

所迫大加呵責查簿陸某下註甲戌狀元邱無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創其籍邱某抽腸夢醒而邱先生絞腸痧死矣後仲錫終身貧賤如神言此起念私之者也而罰已若此又有寄情風月偶然失足而受禍已最慘者明萬曆辛亥除夕吳門王某夢迎天榜已名中六十七寓之者則金陵陳姓也覺而喜甚是夕陳亦得夢諸來寓者皆不納及王至道姓名相符告以夢且厚待之王益自信必替及榜發六十七名乃同寓朱某而王竟被落王悵鬱復走金陵訪故適朱以謁主司亦在相對益憤夜默禱城隍夢神厲聲叱曰汝經我申勘已入榜中奈汝竟姦母姨故奪汝籍夢中泣辯某並無姨安得有姦神復叱曰曾宿娼否王謂宿娼事眞但何云姨神曰是娼本汝三世前之母姨也雖坐

太上感應篇卷下

十

不知然淫爲首惡可差誤耶王問何遷移朱某神曰宿娼日友先約朱朱堅拒汝謂必登賢書頓起妄念關聖糾及奏聞上帝特示一中一否爲一貞一淫之報惜汝功名遠大應授少司馬職今盡削矣王驚悟悔恨而絕嗚呼三世前之母姨人誰知之由此而推則知妻妾之外其謂宿世之諸姑伯姊未可知也其爲宿世之父母與女未可知也豈曰花草無情可以肆採古有云見美色時作眷屬想此設喻以戒人不可犯也孰知適符王生之事嗟乎王生而想及此則功名得而性命保矣人奈何不慎又有云見美色時作虎狼看或謂女人貌美虎狼貌惡以此相比得無

不同曰其貌雖不同其心則一也自古邪淫之事非盡出於男子而半由於婦人但圖男子之歡男子殺身時彼不顧也破家時彼不顧也損壽折福時彼不顧也貌則妍而心之惡與虎狼何異倘能一眼看破有目挑心招者即默念曰彼非愛我也是食我也且非豔姿也是毛角也則其念亦可息矣今有真能作虎狼看者試舉以勸曹鼎初爲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人於驛意欲就公公舊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紙書曹鼎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至天明召其家領回庭試對策欲犯及宦官忽風竊一紙有曹鼎不可四字公默然止遂得狀元餘千陳醫師常醫活一貧士其母感之命婦陪宿以報德陳拒之婦曰姑意也陳曰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主

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不可後幾不能自持取筆連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乃去後陳有子鄉試考官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復聞又欲去之又聞呼曰不可不可因細問決意棄去忽聞大聲連呼曰不可二字甚難遂錄之茅鹿門坤少館餘姚主有美婢夜至書室呼貓且笑曰吾非呼小貓乃呼大貓耳坤正色曰我若犯汝何以見汝主婢慚而退後官副使壽九十嘉靖間某生東鄰一婦甚醜乘夫出穴牆招生生問從何來婦晒曰君讀書人豈不憶喻東家牆乎生果梯而上忽轉念曰人可瞞天不可瞞遂下婦於故處旋懇生爲所惑復梯而上已騎牆欲過矣又自忖曰天終不可瞞急下扃門而出後典試者忽聞耳畔言

太上感應篇注

曰狀元乃騎牆人也生果狀元詢之乃悉前事松江曹某應試南都寓婦昏夜來就曹驚趨出欲往他寓借宿中途見燈火喝道來入廟中擊鼓升堂唱新科榜名至第六更稟云某近有短行上帝削去神曰松江曹某不淫寓婦即可補之曹驚喜至友寓借宿明日遷寓榜發果第六右上方數條皆係女人自就而諸公見之皆大聲疾呼如見異物此能眞作虎狼看者也或曰諸公皆道眼清徹故人見爲美女此自見爲虎狼若俗眼視之傾城之姿而俯自來就有不動心惑志者乎曰但一諦觀女人中惟穢惡外現嚴飾如彩畫瓶中多盛糞穢又身中所有心肝脾肺涕唾津液大小便利及髮毛爪齒一皆是不淨之物及至死後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主

正壞爛時惡血敗膿臭穢不淨雖屬至親掩鼻不敢正視即使極歡樂時亦如大池中多諸死屍死貓狗夜行不見眾物取而飲之及天明見如上事厭惡無量多生以來所歷愛欲境界亦復如是人能常如是參想則女人雖不卽視爲虎狼有不以爲革囊盛糞唾而疾走者乎康熙年浙中一士爲支龍標能文章忽一鬼入其胸作人言曰汝於洪武間爲李文忠部將見吾妻色美欲私之以疲兵五百使我剿寇遂死焉奪吾妻妻不從刎死既殺我又殺妻特來索命旁人曰洪武至康熙三百餘年矣何今日方言鬼曰彼雖謀我夫婦致死後亦改行再世卽爲高僧吾是以不能伺其隙再世爲大司馬祿命甚高吾仍不敢再世

二一三三七

又爲翰林吾亦避之今生仍當於壬子癸丑聯捷上帝惡其爲惡已創籍矣吾是以敢來或曰怨已宿矣使彼廣爲超度以解前冤不亦可乎曰高僧某某乃可達歷舉者宿皆深山僻隅閉門持誦不求名聞利養者各已邀集乃與說法度生而去夫私人之色必至殺人之生一靈即恨生生世世不能即忘且報應昭然顯赫可畏而人不知戒實未嘗思及設身處地之際耳試思同是閨壺我之妻女被人談及之挑及之窺伺及之污辱及之又當如何更思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起心私色之時噴而視者幾何目怒而指者幾何手如是而思不禁汗浹邪緣一念頓覺冰消況今日之淫行即明日之死徵人至於死而萬事灰心矣若

大士感應篇卷下

三

能於此轉念回頭返邪趨正糟糠是守固守司馬之挑士本其心勿效登徒之行須知色本是空乃至見如不見方不負太上告戒之深意蔣善曰見色起心固屬不可至於言之聽之尤當謹戒蓋邪語最能惑人言者不知其非聽者方以爲快若能投引果報曉勸愚蒙亦福利事也願世人寧甘樸拙勿羨多情縱有邪緣且思陰報如春日之冰不可履也如刀頭之蜜不可餽也勿謂腐言不堪入耳往事必不虛誣以此普勸天下可也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負者有背之之意稱貸於人縱力不能還亦當告以至誠徐圖償補豈可願其身死謂既死即無復索耶豈知生時

有生時之索死後有死後之索生時之索可以情遣死後之索非情面可卻矣且不俟索也爲牛爲馬爲犬豕一一自爲投到何待他索則發此願者真癡人也嘉靖時有丁某者途遇一壯士結爲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係獄丁往省之盜曰吾有數百金藏某所若死則以葬吾不死可爲營救丁利其滅口也賄獄吏斃之獄後舟中歸忽作盜語大罵丁并述爲丁所害舟人知丁有負心之事祈之云丁自害君今殺之於舟爲吾輩累矣盡緩之鬼曰當俟之於其家及家三日忽復大叫仍述前語取鎚落其齒又自傷其胸血流滿地或曰汝冤久矣何待三年鬼曰近得赦書乃出獄耳赦書者隆慶改元詔也遂死由此觀之即使其

一八一感應篇卷下

三

願果遂謂鬼不能殺之乎此願其死而死者也又永嘉徐壽輝常借丹陽一大商千緡未及償而商死商家不索彼亦不償後輝生子八歲而病醫購耗盡而病不減一日忽曰我欲歸人曰此汝家也更何歸曰我丹陽人也徐公負我錢千餘貫故來索耳言訖遂絕此不願其死而自死者也尙投胎奪舍必絲毫算足乃去況可發願以求其死乎負財固有報應而放債取息者亦不宜過尅若重利苛算盤入田產逼人子女甚至窮辱不堪計無所出致使投環赴溺夫願他身死太上猶且惡之若逼他身死其人之罪惡爲更甚矣

千求不遂便生呪恨

不立志氣而干求於人已屬無恥況事有不可豈能一
一如心設使不遂宜深自愧悔激勵其志可耳乃妄生呢
恨此惟下賤則然然怨恨銜於心者卽士大夫亦有之昔
盧某夜懷百金送王文正求爲江淮發運公曰君不堪此
職吾敢以私賂廢公慮慚退日夕焚香願文正速死一夕
夢神叱曰王某盡心公爾汝乃欲其死帝將罪及爾而汗
流病數日卒彼呪恨者直自速其死耳今世抽豐遊客
到處說情有司勉強曲從官評因之有損此等罪過不知
又何如也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失便失意事也人事豈能萬全其得者不過機緣順利非

太上感應篇卷下

五

真有奇才異智也其失者不過命途屯蹇非真盲聾啞
也今人專以成敗論人見人有得輒曰某事得法某算最
善見人有失輒曰某處不宜如此某事還該若何噫真小
人矣至於既失之後正當憐憫乃輕唇薄舌論短論長使
其失意之中更多短氣鬼神有知能不髮指昔李熊能文
篤行鄉里稱之病死妻孕未產家事無主人人憂之其妹
婿何時獨揚言於人曰吾舅平日自稱善處事今試爲吾
處看聞者薄之越一年時亦死妻另嫁嗟乎彼死矣而猶
以平日之虛事嘲之一年之後身亦竟死妻亦竟嫁不知
何君此時亦能處與人看否也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空 製作

人有心相有體相心相不端誠爲可惡體相不具是謂天
刑有何足笑更有形相薄劣而極貴丰采堂堂而無奇者
人不知相法而專以肥大者充選短小者供笑毋論不足
以盡人而以此致隙者不少侯元功貌不揚里人狎侮盡
其形於紙寫上放之元功見而大笑作一詞題紙寫曰未
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行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
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隱只疑這赴蟾宮雨餘
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
政里兒駭汗欲死孫文懿貌陋縣令李昭言戲之曰似君
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登第後昭言以選人赴調一見
大慚遂解綬歸觀此可見其體相而輕笑之耶郭子儀病

太上感應篇卷下

美

百官省候者踵至姬妾滿前未嘗屏去及盧杞至則悉屏
之或問其故公曰彼貌陋中險婦女一見必笑異日得權
我族無遺類矣卓哉子儀見杞之相并見杞之心故能立
功遠害人可不慎其笑歟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前曰貶正排賢曰蔽人之善曰挫人所長此皆明與之爲
難者也抑字手段無此很辣既不欲顯然忌之以犯公論
又不欲放此人出一頭地於是力本可以稱譽乃閉口不
言短長力本可以薦舉乃袖手不與提掇推其意無非欲
抑之使不進耳豈知其人果係蛟龍吾一人安能遏阻昔
士元譽人或過其才曰方今善人常少不美其談卽聲

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益少矣謝朓見孔閭粗有文章其所作表即自折簡寫之謂人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其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凡居前輩者其待後進皆當如此但世之忌才者多故太上於此一事不惜前後反覆指出種種沮人伎倆其告誡深矣自見他榮貴至此皆言心口陰刻之惡

埋壘厭人

明殺其人者猶必有報況刻木埋地以厭制之法而陰殺之按律凡採生折割人盡毒魘魅毒藥殺人與謀殺同論罪在不赦昔呂用之忌高駢爲一銅人身被桎梏書高駢姓字藏於石函是以高駢每爲用之所制然用之後竟伏誅彼既制人矣奚爲又及於戮則知未能害人適以自禍也

用藥殺樹

此蓋他人之樹已不得伐暗用藥以殺之也非有關風水卽忌人利息事屬陰謀故列爲罪惡一人因鄰樹遮礙風水暗用藥水灌之樹死兩家俱敗則亦何利哉此二句言人用術殘害之惡

悲怒師傅

悲者銜之於心怒者見之於色世之言恩者父母之後卽繼以師蓋上者教人以道德次者教人以文章道德者使人爲聖爲賢文章者使人名世傳世是以不可悲怒其悲

怒者則與忤逆父母同間有聰明英銳自恃才能更易犯此漢明帝受尙書於桓榮及卽位尊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席親自執業榮疾帝幸其家問起居撫榮垂涕榮卒帝變服臨喪送葬王者之貴尊師如此況下此者而可悲怒乎正統時祭酒李時勉爲宦官王振所害枷於監前諸生皆伏闕石大用薊州人獨請代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年老風疾況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上并釋之是秋中式太學諸生愛師如此況受業者而可悲怒乎但爲師者亦當自立矩範勿以餬口之故吮癰舐痔脅肩諂笑取人輕薄昔鄧至爲塾師教人以誡長子綰爲翰林學士廷試時綰侍立唱

太上感應篇卷下

天

名至其弟績綰下殿謝又唱至其二孫綰又下殿謝神宗顧而笑王恭公從旁贊曰此其父鄧至盡誠教人所致也夫爲弟子者當竭誠致敬爲師傅者當盡心教人師弟之道兩得之矣

抵觸父兄

天下無有不是底父母縱有過處亦當敬而不違勞而不怨以承父母之歡朱白民曰人子事父母當使一日之間每事得其歡心又昔人曰貯錢數十父母欲得何物卽以是買之謂之買笑錢噫父母真在家菩薩也今人於土木菩薩不惜數十金裝之塑之而究未見其開口一笑若父母則日得數十錢已可買其一笑矣人何不思而乃至於

抵觸乎至若兄者年先於我事先於我一家之事必兄率先而後及於弟則弟者當受兄之蔭蔽不少所以古人言父即言兄也若至抵觸則悖理甚矣昔有張義每旦必告天消平生罪過一日被攝至陰司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勾除惟有一事不勾視之乃幼時於刈禾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回對數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義大懼慙後竭力孝親正德中庠生周震恃才無忌語父曰吾等貴子非爾所生父忍之忽爾目並盲作驢鳴而卒父夢其至冥自辨王曰汝不孝且眼界何大今覆汝目俾行磨受筆遂蒙皮而去此抵觸其父者也又殷貴數欺其兄一日死復活向兄叩頭曰今後再不敢欺兄矣兄問故

太上感應篇卷下

元

強取強求

命所不當得而得之曰強取命所不當圖而圖之曰強求世間一切得失皆有天定凡屬強者徒費精神分毫無益嘉興一賈人積銀數百兩埋磁甕中壓以金釵二股其子窺見竊發乃清水一泓耳以手探之無物封蓋如故後父發金則數不減而位次已亂問妻子其子因言狀可見父之物子不得而強取況他人物耶又兩人共過錢王廟見籬旁有葉紙一丐者以杖敲葉紙而言曰一小蛇蟠此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人大疑又一少年來拾置袖中二人前視則舊帛包內有銀止六分以六分之物而命中無有則或變而為蛇或變而為紙況過此者乎又一楊姓者坐於門見婦有簪墮地逼視之但見蚯蚓在石隙間耳少頃一過客直取簪去楊牽衣奪之客曰雖非君物姑贈汝二十文楊喜以二十文買魚酒烹之忽鄰貓攫魚去楊急起奪不意酒亦覆此又可為大笑者也吾見世之強得者有矣其初亦爛然黃白也舉手而受之緘滕而固之未必其盡為蛇為蚓也然而妖孽忽作禍害踵至舉前所有而盡空之欲笑則不能欲泣又不可始悔不如向之即為蛇即為蚓也鄰瑄有日財之為物人所共愛然乍去乍來倏貧倏富其籠絡一世者

太上感應篇卷下

辛

好侵好奪

暗以巧計得之曰侵明以勢力得之曰奪前言強者猶有支離艱阻之狀此言奸者竟樂而忘倦矣順治十六年海寇起太倉民有寄囊於鄉者外以衣物裹之而中藏金四十錠實其少妻所為也亂少定其鄉人仍以衣物還而金則已亡去矣少妻鬱甚不敢言於人日祝於天願得益金者其鄉人至田忽有旋風吹其笠騰入雲漢鄉人急起捉

之忽震雷一聲立死其所盜金置於前已用去四十金矣鄉人頗殷富而一念之誤至於殺身此好侵之報也有陸氏者奸而橫佔其鄰鄭氏產殆盡搬所居爲園圃惟存嘉木一本後生一子數歲嗜啗忽一日指樹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復啞不語稍長蕩其產殆盡而死人以爲鄰之後身此好奪之報也奪者非強有力者不能而世惟侵者最多然奪之禍甚於侵而其爲罪則侵甚於奪蓋奪是陽惡侵是陰惡陽惡天猶恕之陰惡則如毒在五臟無有不潰敗而死者今於人所不知人所不見其侵者則十人而九矣奈何其汨於所好而不知爲天之所惡哀哉擄掠至富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擄掠如乘客舟被擄掠取貨物或因人家失火剽竊貨財或因盜寇經過乘機劫掠乃至居官吞剽百姓盜用公帑爲吏科斂民財偷取庫藏皆擄掠也亦思及家破人離妻啼子哭之慘乎豈得無報嘉靖中邵某爲郡守詭言給餉令吏持券徧貸於諸富人資盡乾沒歸時裝囊豐盈一日造石坊賀者填門方出送客坊石墮下壓死世惟盜賊謂之擄掠今以平人而亦被此名即無奇禍安得不愧死巧詐求選

官爵而求選人情也若加之以巧詐是汲汲於名利矣但好利之過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不復顧身命以巧得之必以巧失之取辱取禍徒爲人作話柄有何益哉某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人避湖廣差欲註門籍或曰湖廣非遠差何避之曰否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避之則楊子山當行也遂稱病杜門纔一二日吏部即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竟應選得吏科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真是巧不如拙又歸安省祭孫某與其姊夫某同謁選某先得太原倉官而孫尚無選期不意姊夫暴卒孫語其子曰汝父文照現在盡使我先爲之有得均分他日我自另選豈不兩利子許之孫往滿意而歸再謁選恰得太原府缺面目已熟不能再往矣如此天不惟更巧而且更刻然但不遂其求而已況有百計夤緣而反致禍敗者慙慙不少世之善算者惟人而不意又有善算者曰天人亦奈天何哉自

太上感應篇卷一

三

強取強求至此言橫求富貴之惡

賞罰不平

前云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是賞罰俱不當也此云不平者謂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罰而輕重徇私爲不平也賞罰既平人心必服劉盱之役軍士爭擧人頭以求賞張乖崖曰當衝鋒交戰之時豈暇獲其首級此必死後截來知是誰之功歟段倫曰學士此言果神明也公以入賊用命中傷被體者先錄其功擢首級者次之軍心大悅彼賞罰不平者能如是乎

逸樂過節

天生人原使之勞苦非使之逸樂也富貴而逸樂必至破

家貧賤而逸樂必至凍餒能受苦一分則其後享用亦一分先享用一分則其後受苦亦一分是逸樂且不可而況過節昔范文正公言吾每就寢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若相稱則斷睡否則終夜不能安枕所謂不能安枕者非獨心上不能打過亦恐神明暗與之算帳也大司寇方崖趙公鬆年夜讀用炭烘足其祖次山公責之曰少年讀書當習勤苦胡不能耐寒耶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方崖書紳奉爲格言又王道良曰養生待客不宜多品多品必多戕殺不宜一多品必多粗率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不宜三能減則物品易足不致傷生於心術宜能減則物品易辦咸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可精美於口體宜能減則財用易給遠訪者隨時可留願者隨力可款於交誼宜蘇軾在黃州亦自書曰自今以後早晚不過一箇一肉尋客至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口腹之欲無窮每加節省亦惜福延壽之道也張子韶曰近日士大夫家爭尚侈靡相習成風或一延客酒皆名醞物必珍奇以致器皿之類必務金銀犀玉鮮潔華美每作一會必費二萬錢如此仕宦安得不貧貧必好貨取賦必矣若仕宦者而輒爾所爲有識者自當不赴况又慕之喜之爭譽其美斯人可知矣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屬官論及日用之數對以日用一千仇驚曰何用許多對曰早具少肉晚菜羹仇曰某爲太守居恒喫菜公爲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小官乃敢日用肉定非佳士送疏之鄉亭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板桂蕙蓋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要見舊時藁鹽風味甚長久也古人曰人無壽夭禍盡則亡則祿皆有定數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一文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則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是觀其可舉以爲戒者如宗楚客造新第以文柏爲梁雕鏤沉香和紅粉以爲壁香氣勃發磨文石爲階其中寶玩充牣耀日時太平公主最號奢縱且歎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矣一日楚客家之狗忽齧楚客冠如人坐立楚客怒曰畜妖也犯分應殺狗應曰公人妖也犯分亦當殺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以韋氏黨誅豈非逸樂過節而自求禍也哉今不必多引舉一事而類推之爲縱欲無度者之明鑒苛虐其下

居官而酷責吏民處家而鞭撻婢僕皆苛虐也居官法戒前已略見矣今言處家之義陶淵明遺一力付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眞長者之言又蓮池大師曰人於己所生子撫摩愛惜如護眼珠義男女等視如土芥恣意鞭撻己所生子膏粱肥甘百味充足義男女等飲啖粗惡或至忍餓己所生子綾羅錦繡備極莊嚴義男女等破衲遮身不免寒凍彼亦父母所生子也奈何偏心一至於此念彼父母深憐痛惜與我皆同一旦勢不得已沒身歸我

一一一三四三

割肉剜心已自難忍又從而苛虐之豈有人心者所爲青楊誠齋夫人每冬月躬詣廚下作粥一器遍給奴婢方令服役其言曰奴婢亦人子清晨寒冷須使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古人愛惜下人如此沈心松夫人煮了凡先生之姑也待下寬仁沈公宴客僕盡覆其酒惶恐請罪夫人曰汝坐不知後當仔細有小僮持盤入盡覆其碗其母責之夫人曰孩子偶失手何責焉但勿留碎者以傷人足可也了凡曰我於婢僕有失意事思我姑輒怡然解慍吳江趙彥琛娶蘇州黃春元女爲媳一日媳罵婢趙子大驚媳曰此常事耳何驚夫曰我家待下寬仁三世不聞罵婢聲翁姑若知必謂汝爲不賢後當戒之噫家法若此其世登

太上感應篇卷一

三

科第宜哉袁氏世範曰奴僕天資多暗作事乖張又性好忘託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戾輕於抵對不識尊卑所以主人多加筆楚或失手至於不測者有之凡使令有不如意處當云天資愚蠢宜寬宥之多教誨省嘆怒主人胸中亦覺安樂即或犯事當治亦不可親爲鞭打惟徐徐責問使他人執而行之既已懲治呼喚使令顏色便當如常庶無他事至於婦性偏僻尤非丈夫比須是平日常常諭之不可縱之扑打家中子弟亦不許擅打婢僕有事當令告之家長婢僕既欲其出力不可不察其饑寒猶臥去處亦當留意冬時風寒夏日蚊暑亦須爲之檢點庶幾仁人之用心也此論爲家長者當書座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太倉指揮王二自言前生乃山東貴公子性兇惡捶殺僮婢無數死罰爲金陵聚寶門下一蛇厭惡欲求死以身橫亘門下明早爲服車碾爛死魂見閻君閻君曰汝蛇報未滿何自求死念汝生前亦好施予可帶餘報去乃命託生太倉衛爲指揮胸前有蛇皮七入寸闊二寸腥氣逼人頻以水揩拭慚恨切齒人號蛇皮王二人當豪貴便視下人如蟻虱豈知身死爲蛇受無量苦如此

恐嚇於他

恐嚇有二一是乘人之危故張聲勢使其驚心動魄惟我指揮一則人雖無事平日虛露爪牙使其畏敬奉承供我魚肉此與盜賊何異盜賊所以使人畏者惟其恐嚇耳今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不嚇之於昏夜而嚇之於白晝即謂之勝於盜賊亦可永嘉富人王生因買蠶爭價怒毆蠶客仆地急救方甦生謝過贈絹一疋客還過渡舟子問何處得絹客具述前事時水中有無主流屍舟子即從客買絹并乞舊籃客去遂撈屍起被以衣袴傍晚急扣王生門謂曰頃有舊客過渡云爲君所捶挽我呼其父告官留絹與籃爲證旋即氣絕特來奉告生舉家驚怖賂以錢二百千舟子從其請瘞屍深林生有惡僕首縣生下獄病死明年舊客來訪閻家爭詬爲鬼客曰我偶仆即醒承賜絹賣與渡口舟子即歸今齋土儀致謝何以爲鬼耶王生之子哭訴其故即留客執僕到官并捕舟子皆繫獄處死此恐嚇錢財而致人死於非

命其報亦捷矣唐李慶遠初事皇太子暫得出入卽假威權恐喝諸人宰相下咸畏之每當羣坐卽僞遣一人喚云殿下見召恩恩吐飯而去因以脅取財物無算後太子亦疏之仍潛入仗內晚出腹痛詐云太子賜瓜多啖所致須臾吐出衛士所食粗糲人皆笑之此可爲假勢恐嚇者一噴飯也自賞罰不平至此言倚勢任性之惡

怨天尤人

天者最公平其待人也如秤之稱物毫釐不差卽有失意必其自取夫何怨至於人者雖多不公不平然各有業緣招取有其人不善而人多愛之者其前緣勝也有其人本善而人或憎之者其宿業重也夫何尤天下事不如意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者常八九人當困阨動謂天道不公人情過薄亦徒取罪戾而已金溪胡九韶家貧好易課兒力耕每夕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妻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一家飽暖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此不怨天之證也宋哲宗時章惇爲相安置元祐宰執於嶺南尙書右僕射范純仁與焉時純仁已被貶在隨州年已七十因病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每戒諸子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有怨惇者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溼顧謂諸子曰此亦章惇爲之哉此不尤人之證也

呵風罵雨

太上感應篇注

風雨爲造化之功用各有司掌之神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敬天也無知之民雨多則怨滂晴多則怨旱風烈則怨暴不知陰陽愆伏皆各方造惡所致乃敢呵罵之狂妄極矣村民禹三汲住愚蠢所居草房被風吹倒恨甚每遇風豪雨橫則指而痛罵一日三汲在門前閒坐忽有旋風吹繞卽奔出躍入水中遇人救甦詢之云見兩白衣人招我去取白蠟也自是或哭或笑後夜聞白衣人復來約去竟死於河由是觀之可不戒哉

鬭合爭訟

以宗族鄉黨之情而致爭訟皆一朝之忿基之所謂天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不無事庸人自擾之也鬭者陷胸決脰而不辭訟者蕩產傾家而不顧兩敗俱傷略無便宜之處然鬭者恃勇奮怒止於一時苟不至斃人於老拳之下則星星火炮煙銷灰燼爲害猶輕若爭訟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些微不平發興赴控志在求直必多虛誣其初不過一訟以示強或意在洩憤或意在解羞乃我訟人人復訟我騎虎之勢兩不相下衙門以漸而尊情詞以漸而大特訟師爲長城投奸棍以奇貨公差索詐如壑飲食若流親朋來往奔忙舟車絡繹卽使聽訟之官冰心鐵面而所費已不可勝計矣迨其後家破矣力竭矣囑託無門支吾無術矣而執法者斷不諒我之窮而置之不問於是枷禁夾打笞杖徒流皆分

內事矣好訟之人不大可哀乎此其事小民之愚而悍者樂爲之然非奸民之險而貪者不能助也居官則於峻訟健訟之輩痛加刑懲居鄉則於將訟未訟之人苦心勸止此培養元氣之首務挽回風俗之微權也聖人作易以訟名卦著九二不克訟之吉上九訟勝之凶垂訓之旨至深切矣

妾逐朋黨

朋黨惡名也聖世之所不宜有人臣之所不敢居逐乃隨逐之逐妄者不辨邪正徒知趨炎附勢隨人腳跟轉取快不知佐國者得何利乎應觀漢唐宋明諸人一片精神一片心術專爲門戶起見人之君不顧亡人之社稷

太上感應篇卷下

正

不顧此其罪真通天矣彼爲黨魁者如騎虎不得下無論獨怪隨逐之者不知是非不知黑白一倡百和謂非此不爲時局是可笑也乃今日則異甚一邑之中分壇立壇刑牲誓書致使父疑其子兄疑其弟樹籬插棘以相妒防真可爲大怪者也或有呼朋引類濟惡欺善勢交利攻人毒人後來未有不得奇禍者此二句言構覺詭隨之惡用妻妾語

人於父母之言或有不從而獨於妻妾之語無不從者蓋一爲悍婦一爲嬌婦悍則不敢不從嬌則不忍不從也豈知婦人最無遠見所論者不過柴米布帛及人情厚薄之端樸實者猶或就事論事一經花巧之婦最能裝飾情詞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太上感應篇卷下

正

增添長短或半夜而啼或當筵而歎而男子不入其半寵者亦少矣至於妻之與妾尤有不同妻之語或十得其五妾之語則無不從者蓋妾本以爭妍取寵爲事而人亦以爭妍取寵待之雖明知其言之無當而不得不曲從以餌其懷心於此能作鑽石情腸者吾見亦罕矣然而此雞司晨惟家之索敗身亡家實由於此洪武中鄭濂累世同居詔徵至京問其治家之道對曰惟不聽婦人言上深嘉之則妻妾語其可用乎夫妻妾語大約離間父母兄弟盡之離間父母者則有青田民倪九惑於婦言謂其生母原爲婢妾置母嬖下略如老婢而妻子安享自如忽暴風雨有大石自山巔墮下正壓倪九寢室夫婦皆死而母自無恙

違父母訓

此句即接於用妻妾語之下可見人於妻妾之言字字覺其綢繆於父母之言則字字厭其老諄矣不知父母問世多更事久其所訓必無不是即使不合時宜亦當曲爲順從試思父母生育何等擔憂既生矣前懼以時乳哺無缺

推就就淫癮病防危何等護持既成人矣又須男教以學
女教以工漸漸長成婚嫁時至擇婚辦嫁損耗精神何等
費用事尚未周晚景已迫人命無常明日難保即欲訓誨
胡可得耶思及此而於父母之訓有違逆者真犬豕不食
也況其訓誨無非望我成立即使鞭扑頻加終是愛我念
我乃肆行己意有言不從或陽受陰拒此等忤逆之子父
母或有時容得只是天地卻不肯容不孝之罪爲鬼神所
必誅也昔費宏爲翰林時與同年某對奕爭勝戲批其頰
某不悅公悔自往請罪終不出費封翁在家聞之大怒乃
封一戒方送至京邸令公自扑公持父書及戒方登某之
堂自扑三次某始出抱頭而哭公曰吾誠罪矣君則何哭

太上感應篇卷下

望

某曰公尙有父督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於是大慟
懽好如初噫有此賢父自宜有狀元宰相之兒有此順子
自宜有嚴氣正性之父乃同年某公則又以不得父責致
慟尤令人悚惕之至則知有父相責者與人閒十分快樂
之事勿作等閒看過也此二句專言忤逆不孝之惡

得新忘故

天地間新故相仍有故而後有新故者在前新者在後畢
竟前一半思之有味後一半思之嚼然新故不出朋友妻
妾二端但新自成新故自成故各有一段景況若得新而
遂忘故則非人矣昔吳文定公既貴家居偶暇步至鄰舍
一皮工家話舊良久其人曰我有濁酒與君相勞苦可乎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公曰善遂命酒對飲適是日有貴客相邀候者絡繹跡至
敦促再三公曰貴人酒易得我故人酒不易得揮之去劇
歌而罷文定身撥巍科高居翰苑不異天上人而倦倦於
故時之一賤工如此又陸參政孟昭一日送客出門見丐
者乃少時同窗友也即出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遂令入
浴更衣與其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求去陸親送至一室
曰爲君置此久矣器用皆備又贈米十石金十兩曰聊以
爲生毋浪費也噫今人一入青雲另有一班貴顯凡諸故
人以爲非我輩行白眼視之矣而泥身爲賤工乞丐者乎
兩公真千古人也又天順中都指揮馬良爲上所愛良妻
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朝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

太上感應篇卷下

望

這厮夫婦之道尙薄豈能事我杖而疎之此可爲得新妻
而忘故妻者戒也昔人遺簪棄履且不忍忘而況夫婦推
而言之萬事可以知矣

口是心非

心口皆是者純善人也即心口皆非者人得而防之非至
惡也若口則甘言輒語煦煦如家人而心則密設陷阱不
設其人不止所謂口有蜜腹有劍普天下聰明男子且遭
其誑手而況愚人又有一等人道學語逢場便演及觀其
行事而知其心口各自一般路頭故天下事不壞於真小
人而壞於假君子明眼人看破一錢不值蓋爲人最怕夾
雜古人如堯舜如周孔其人純於爲善無一點夾雜吾儕

二一三四七

之重之古人如桀紂如盜跖其人純於爲惡亦無一點夾雜吾不責之罪之若非胥非白非黑非黃似金非金似鐵非鐵此等人何世界可以安置然則其報若何昔庚道季有病設醮祈禱英君判曰庚道季平生爲人心口不同積惡不改死在旦夕數日果卒蓋其平日以此不一之心口而籠絡人多矣豈知己之祿命早已在神明掌握中人奈何不醒也此二句言人無義多僞之惡

貪官於財欺罔其上

索取無厭曰名哲昧無恥曰官人臣惟清廉可以報國貪於財已不可況以此欺其上雖一時富貴子孫必不享紹興某布政最貪敗官歸買田十萬畝富甲一郡一子一孫

太上感應篇卷下

四

淫賭無節皆天死不數年家貲已盡布政將死時忽睜目吟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嗟乎世之居官者生則田連阡陌一死則家無立錫因其所得者非剝民卽欺君決非清俸所入也布政乃現身說法吟出自己絕妙像贊睹此者能不通身汗下耶此二句專言貪污不忠之惡

造作惡語譏毀平人

造作者無而爲有也程伊川先生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所以人縱有過猶當諱之忠厚之至也今乃造作惡語以相譏毀則羣小吠形聽者熒惑使平白之人蒙不雪之恥因而含冤殞命者有之所謂舌

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者也豈不畏鬼神之誅戮乎四明某娶室七月而舉子其父信義總之譜以爲孕而嫁也彌子出之後連生子皆七月父始悔之義總後亦孕七月盤腸而生腸不收而死報之亦極巧矣又李叔卿最饒廉謹有孫容者宣言曰叔卿妻其妹由此一語事遂傳播叔卿鬱鬱遂自殺其妹亦悲憤詣府門一哭自縊不數日忽雷雨孫容斃於雷斧之下及葬雷又發墓竟至腐爛康熙己酉江南鄉試一士領卷入號忽有鬼於卷面大書好談閻閻四字急以袖拂之紙漫漶而字不可滅其人不得意潦草完事於歸途竟病死夫談人閻閻不過一時口快耳而以功名性命博之輕嘴薄舌者亦何利哉

太上感應篇卷下

四

毀人稱直

此與造作惡語者不同造者本無而造之也此則事本有因而證明之跡在無惡而指實之眾前揭出不避怨嫌而自以爲直豈知所謂直者但可直於勸人不可直於毀人毀人而自知其爲毀其心或勿安也今毀人而以直稱是欲誅人之聽而快己之意也薄德已極況既謂之毀則其間不無缺點卽使平鋪直敘還他真面目其人已不能堪而況小有緣飾毫釐千里其罪豈不甚乎昔明道先生爲御史時曰使臣補過拾遺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敢也豈非尙德君子哉顏茂猷曰有一等人見人機訥則毀曰腐儒見人仁慈則毀曰姑息見人守正則毀

曰鈞譽見人施捨則毀曰希求福報見人剛直則毀曰假公濟私種種巧毀方且自謂口快心直亦曾反己自思否神誅鬼殛知不免矣

賜神稱正

聰明正直之謂神須尊之敬之不可詬亦不可褻也人明陽而不明陰肆口以爲虛無甚或嫚罵以爲嚴正皆禍不旋踵鎮江定波門于某一子痘亡憤甚寫一詞欲到城隍廟告痘神其妻奪向竈下焚之是夕夢城隍神曰汝家竈神申汝有狀告痘神汝小民無知姑送楊知縣責十五板明日丹徒令楊蜀亭從于門首過弔搭礙破官傘卽當街責十五板病月餘始愈又康熙年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

太上感應篇卷下

聖

累不第心甚憤一日醉往文昌祠指像罵曰今不作汝矣何復在此將像盡力推倒二人回家病作帝君附體罵曰汝二狂生前世止作幾小福今爲孝廉且家貲不薄已過分矣何爲狂放毀壞吾像立付地府鞠治家人連夕塑起聖像卒不救而死又崇禎庚午江陰科試太倉一友單裙赤體在睢陽廟中背神而坐立刻被神擊死噫生而正直沒爲明神是何等氣概可以其土木而慢褻之耶凡物之有形像者皆有神憑其間切不可忽乃有一種人自負龍麟肆口呵斥然饒君氣貫山河已輸彼爲前賢一輩矣慎之慎之

棄順效逆

太上感應篇注

循乎天理則爲順背乎天理則爲逆人不能安分守常而做逆天背理之事是棄順效逆也不論何事必有報應顯則刑網隨之幽則鬼神誅之書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可不慎歟

背親向疏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親疏之分不可不明而悖德悖禮不可不戒也世之背親向疏者大半起於炎涼如父母至親也反非父母而拜他人之富貴以爲父母兄弟至親也反非兄弟而結他人之勢要以爲兄弟宗族至親也反非宗族而聯他人之門望以爲宗族不向近一路尋思偏向遠一

太上感應篇卷下

笑

路擊附豈不可愧昔揚滿墓蜀中無際大士往訪之途遇老僧語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滿曰佛安在僧曰汝但歸見披衾倒屣者卽是滿遂回昏夜抵家母聞子叩門喜甚披衾倒屣出戶滿一見大悟由是竭力養親彌勒有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裝成非是旃檀雕刻只看現在翁娘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菩薩數語直教人解衣見珠尋龍得穴其餘造廟裝佛猶落第二義矣至於一切迎親附勢結社通譜雖世法之所必有然只作裝點枝葉相似不可於本根上忌卻大題目也

行天地以證鄙懷

古人於忠孝大節則曰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以私鄙之懷而質證之瀆慢甚矣天地猶今帝后以帝后之尊而一匹夫妄以瑣事控援有不發遣問罪者乎有楊某者出入一寡婦家頗密人或議之寡婦不勝忿乃呼天以詛其人不一年婦與楊同日死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輕於呼天地者亦可戒矣

引神明而鑑猥事

猥者鄙賤之謂是其事不可告之朋友不可告之官長者而反告之神明不知以神明為何等人矣神而有靈能不殛殺乎康熙壬子太倉有孫氏省警其族人已陷之於獄矣猶恐其事不濟卜於蘇州靈官廟神謂可置之死則吉

太上感應篇卷下

聖

啓果大吉又謂併可殺其子則更吉茲又大吉又謂抄其家可如意則更吉茲又大吉於是兄弟二人揚揚出廟門而其弟若有人從後一擊即倒地病作扶之入舟歸即爲新任張守病治其弟就獄病死兄則枷責爲千百人痛牽而死噫殺其人破其家此何等事而可與聰明正直之神謀乎一者陽極一者陰極宜其皆斃也蓋不獨負冤含屈輕呼神聖必至於勾攝即一祈請一請祀苟非其正其爲誅死無疑矣昔楊起元屢試春官不第乃供文昌像旦夕勤請日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神明鑒之二年遂登第人能有此種心願不妨日日與神明證盟奉爲嚴師畏友雖頃刻不離可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自造作惡語至此皆言矯意恣行之惡
施與後悔

施與者善念也善念能動天必堅久方有應驗豈可後悔莆田林氏有老母常作粉團施人一道人每旦來索母日與之道人知其誠乃謂曰吾無以報德有一地葬之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如言葬之今科第極盛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語常熟徐鳳竹杖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爲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夜聞虛空有人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即相續而呼徹夜不斷是年鳳竹果舉於鄉其父施與罕罕不忘凡有叩者無不應諾後又聞空中人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後官至兩浙巡撫凡施與退悔者皆是力量不給或問人情背叛此是惡業阻擾上天正於此勘驗人心要堅持勿倦愈加勤後不必獲報驗也

太上感應篇卷下

哭

假借不還
凡借人器物不可損壞當愛護如己有用畢隨即歸之不特無厭於人亦可無愧於心至借人錢財尤當清白念其借時是何等情誼若還時賴不還或因其來索即出惡語欲借爲抵賴張本皆非善算者也何謂不善算請觀後事以爲鑑康熙年太倉有薛敬思者欠人銀於城隍廟中誓言吾今生不能償來生必爲畜生以報止以明其必還而已非真願以畜生也乃竟不還而死債主家養養牛有

一牛從嘉定得來已六年矣忽折一足將售之屠戶夜忽夢薛敬思來曰我爲汝家牛六年矣限當十載前債卽消今雖折足不日可瘳十載已自無多不必棄之屠戶其人夢醒異之至羣牛中呼薛敬思則其牛啞啞然應當其誓神時亦謂可塞彼責耳豈知欠則必償言則必應今以人銖寸之積欲傲然負之以爲得計危乎危乎又高郵一村翁養一母猪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夢一人謂曰吾多年還汝舊債止欠一肩蘆蓆覺而疑之偶報母猪死村翁不忍食命其子埋之方掘坎忽一蘆蓆船過問埋何物子以死猪對曰勿埋猶可啖也以蘆蓆一肩易之子頂蘆蓆回父大嗟歎可見貯債業債分毫爽如此而令人輒謂債

太上感應篇卷下

聖

主素奈何慮主雖貧者雖強亦不待索當一一填還時悔何及矣世人以不還爲勝算者試一觀之自當吐舌乃又有不肯負人財者微商吳某信義是持臨終語二子曰吾所存千金適符平日所貸汝照賬一一清完寧受饑寒勿作負心人也二子悉遵父命後甚貧偶落一估井得金二千餘兩滿唐時年號明晨啟戶則有鄰邑人侯門首曰君吳某子乎曰然其人拜賀曰君有大財至矣吾病篤枕至東岳殿前見有解錢糧至者自稱井泉之神主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上帝以徽州吳某財帛分明判此項給與子孫世享吾避而異之故來奉訪二子以實告今吳氏鼎富其後裔可見負債者則爲牛豕以償其還者則有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倍得之息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人奈何眼孔甚小爲一二金卽翻轉心腸便思抵賴獨不思急難時開口告人是何等迫切欲冀其一諾則指天矢日又何等信誓而忍負之究竟甘爲犬馬癡人也亦愚人也此二句言人變易初心之惡

分外營求

何謂分外人各有分如農之有畔一毫不可侵越但分所有不求亦得分所無求亦不得榮枯窮達若有神主之營求便非何況分外人吳郡王百穀負重名以太學游京兩大老欲爲國禱薦王夜夢金甲神問曰爾欲壽乎欲科名乎答以願壽不願科名因辭弗就兩大老欲覓一大事爲贈

太上感應篇卷下

聖

適有某總兵失事願以三千金求寬卽使百穀居閒夜又夢神問曰汝欲壽乎抑欲財乎答以願壽不願財神曰此福建林舉人物實非汝所應得也王乃又謝之遂歸可見命中無有難以兩大老之力而不能少效些微人乃以一切妄想欲與造化爭不亦愚乎昔裴璞素正直卒於官其友韋元方道過裴躍馬來騎從數十驚問之裴曰吾職西川掠剽使專司世開財祿盈縮如農求穀商求財士求祿只依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無凡人一飲一啄以至貨利各有定額少踰其數吾卽得而掠之若踰數太過將併掠其本分而使失之矣由此觀之人於分外之事妄意營求不惟無益而反有損可不慎乎

二一三五一

力上施設

豪強富貴所謂有力之人也已爲人所畏矣又從而施威設計使人不敢不從或狠僕恣行逼詐或官府借勢欺壓小民石卵難敵有不破家者乎至若官長氣餒本是炎赫又加錘楚何求不得其枉屈成招者何限故既係有力之人不可再加一分施設步步謙忍方合天理又如督力可以降人筆刀可以訟人利口可以折人者是皆恃其所能欺人壓服亦爲力上施設噫人奈何不從心上修爲而偏於力上施設吾恐人力未遂而天譴隨之亦何利哉此二句言人越分任力之惡

淫慾過度

那淫已戒於前天婦之道人所不免然亦不可過度昔人讀陸機文賦有悟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遂於此得養生之術蓋精爲至寶施之於人尙能生人留之於身豈不自生黃庭經云急守精室無妄泄閉而保之可長活是也若縱慾敗度所謂閻王未嘗喚汝何乃自爲押到昔王大契問蓮池曰弟子自看師戒殺文遂持長齋惟色心不能減奈何師曰殺是苦事故言戒易欲是樂事故言戒難今爲一喻明明安毒藥於惡食中是殺之慘也暗暗安毒藥於美食中是欲之慘也智者自思之然每見好色不已未有不羸疾而死者亦非暗安毒藥而是明明安毒藥於美食中人自見食不見毒耳何謂度如二至月宜戒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卷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四立日宜戒夏辰令節宜戒大寒大暑宜戒日月薄蝕宜戒大風大霧迅雷暴雨宜戒又本命甲子庚申日宜戒醉飽喜怒憂悲宜戒山川星月神祇井竈之處宜戒知此所謂度者思過半矣若謂正色非淫不妨稍縱豈家醞不能醉人乎神仙歌云可惜許可惜許可惜元陽宮無主一點既隨濃色枯百神泣送精光去亦可危矣丹陽賀某每遇名妓慨贈厚貲但於慾事甚淡妓問其故賀曰財吾有餘何惜奉卿若精則生人有限子實寶之後年老猶步履如飛陸天池見一友好色爲寓言以警之曰某帝時宮人多得春疾醫請數少年藥之帝如請宮人疾愈謝恩諸少年伏於後枯瘠無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今人但思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卷三

心毒貌慈

此與口是心非有異一是言語不誠一是面目皆偽與包貽險心者更深彼但令人難窺此直令人相忘矣如蔡元度對客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人謂之笑面夜叉後不得其死昔人云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不可測若斯輩者何處無之吾願生

生世世不遇見此等人亦人生之至幸也此一句專言假作腹心之惡

疏食餒人

餒人者與人食也禮曰毋反魚肉謂已經口也與人共食經口不反況穢食以與人乎多是主人不親庖廚縱任婢僕所致以此享客則爲不敬以此享神則爲不虔以此享親則爲不孝卽以自享亦爲不愛其身飲食雖非君子留心然在家經濟於此可見一斑且穢物觸突竈神尤不可不慎也翟永壽販米爲生因米價貴取稻田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少頃震雷大作永壽知不免取錢一貫授與同行者囑令歸還其母作是語已天忽開霽若非一點孝心豈不斃雷斧下乎夫誤用穢水潤米遂干天怒若故以穢食餒人神必惡之矣戒之

左道惑眾

道者平坦正直之謂三教聖人跡雖不同其言一轍總教人遠惡遷善而已外此卽謂之左道最易惑眾凡有二等一是愚民一是奸民愚民不知孔孟文字不識大乘經典見其詭異一哄卽動如著者之導擗拍肩扶走其去向總不知也奸民則明知其妄而借以聚眾暗用愚民以爲之羽翼而亂必作矣吳中有大成圖果等教專以禳賽事魔之術煽動鄉愚一二點者爲之號召順治庚子湖寇蠢動其黨潛與相應事敗磔於江寧凡姓名在籍者無不寸斬

而攀染株連幾徧東南其巨魁不足惜獨惜鄉愚墮其雲霧中謂吾輩自爲茹素而何故緝我至死不悟嗟乎亦可哀已此二句言人設心欺誑之惡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度量權衡持平者也短狹輕小則不平矣此主賣者言之然物有賣卽有買若主買者言則短者變而爲長狹者變而爲闊矣且輕者變而爲重小者變而爲大矣此人情奸巧之所必然也雷火之誅瘟疫之禍實由於此江山縣視大郎所用斗斛秤尺大小不一忽有道人過而戒曰汝宜用心平等若有人來取斗秤等物必有災矣是夕卽夢二青衣來取既覺急尋之已失矣因憶道人言謂災者火也

盡徙所有於山地忽逆裂洪水湧出屋宇錢財順流而下所居化爲深潭至今呼爲祝家潭寶坻縣有富民某以水銀潛灌天平銅幹中每秤入則昂其右使水銀注左銀雖重亦輕而人多焉出則昂其左使注右銀雖輕亦重而出少焉人不能測有趙生者館其家夜半聞若有數人蹣蹣入者堂中亦有出而迎者戶外人語曰是家用水銀天平有年矣何以報之堂中人曰火其廬答曰太輕曰絕其嗣答曰太重良久曰柳氏之報生披衣起則已寂然念主人不德而招神譴吾當避去遂辭之未幾富人員一妾柳氏與妻忤日夕詬爭富人毆其妻竟死拏下妻家訟於官論如律前館師趙已聯第居長安富人子馳往告師大駭

曰有是哉吾向不知柳氏何人也竟坐此天也歸謝若翁
吾不能策矣其子歸毀天平果得水銀又餘杭民董七以
十四兩秤賣乳一道士日對龍潭誦經龍忽現身日老師
誦經極妙只弟子一家坐立不安請至殿上誦當日供乳
二斤後忽不供道士復對龍潭誦經龍神又現道士問近
日何不供乳龍神日吾宮中原無乳因部民董七以十四
兩秤賣乳吾抽其羨餘以供師今董七死其父用十六兩
秤吾不能復抽矣道士大感歎然則用小秤者方以為得
計而豈知暗中有鬼神消耗止落得欺心二字耳周才美
為子娶婦付以斗斛秤尺各兩諭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
悅求去翁固問之曰翁所為有逆天理妾他日生子定不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肯恐被玷累妾不敢逆天又不敢違翁命故求去才美悟
乃日依汝言出入但用其一婦問用此幾年矣日約二十
餘載婦日如必欲婦留當反用二十年少入多出以耐前
日欺瞞之數才美許諾後生二子皆登第智哉婦也獨奈
何普天下男子而智皆出一婦人下也朱貞白日世言不
欺神明但不欺心神即不欺天地百神也或問日事神乎
日事吾心神不泰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為用耳嗚呼能曉
此者有幾人耶吾故揭出以為短尺狹度者之箴砭

以偽雜真

凡物有真則有偽人亦能區別之矣有賤丈夫者專於真
偽之間作生計彌縫裝點人莫之辨而為其所欺害人不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淺故以偽雜真獲利有限壞心實甚如布帛菽粟之類雜
偽者甚多而假銀假藥其罪最大崇禎時東昌某進士之
父某翁以假銀致富子登第翁悔日吾家富而子名成足
矣此銀不可更用無何進士公忽病目家亦漸落翁恚日
安所謂天道哉向者用假銀日富子且顯今易之日貧子
且盲遂復用假銀如初踰年進士公目漸愈謁選得秦中
令翁大喜挈家隨焉未幾秦寇大熾一門遇害甚矣天之
巧也科名富貴天所以報善人也今反以報惡人疾病放
廢天所以報不善人也今反以報人之善當顛倒用意之
時真以為天道無知矣而不知巧妙一至於此又康熙八
年崑山典舖藏一銀工視人所典金銀物佳者即以偽者
易之製度宛肖有人使老婢以金鐲典銀五兩贖時已為
贖物矣不察也未幾再以其物來典呵之曰銅耳日前曾
典汝五金即是物何言銅相持良久竟以其物歸主家恚
甚責婢日必汝為偽婢無以自明欲自盡而雷震一聲則
典中之人死矣然猶諱之曰暴亡棺殮如法三日而雷忽
破棺拉其屍於通衢而天下人乃白今世之作偽者多矣
作偽而至於殺人者又多矣安得轟轟然日以其雷徧擊
之而普天下無一漏也然遲速幽顯各自有報但人不覺
耳又最可恨者貨賣假藥誤人最甚彼贖藥之人疾病急
切只望一服見效豈知假藥誤賺反重其病以人命為戲
良心喪盡豈無因果所當深戒也

探取奸利

人不能不謀利但如農工商賈堂堂正正以取利孰得而議之若利以奸得則非分也取以探言則如掠也寬如此之利而欲肥家養身決不能享如私鑄私販放鷹禁園之類皆所謂奸利也宋楊丙家濱黃河歲積芻蕘幸河之決倍取其利趙昌言知天雄軍廉得其狀因秋潦丙復誘奸民穴隄隄吏告急昌言竟從丙家悉取芻蕘塞穴復逮丙勘之獄具抵罪夫使河隄日決而楊丙之家日富矣即使隄不決而誘奸民決之楊丙之家亦日富矣然而天道難容身家併喪凡取奸利者如食鮑魚但取其一時爽口而竟忘其有殺身之禍真至愚也自短尺狹度至此皆言貪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利損人之惡

壓良爲賤

世之人誰非良者爲奴僕爲婢妾爲娼優而其人賤矣即使不得已而爲之又或自己樂爲之已極可憐而況彼無樂從之念又無不得已之事乃我以威勢壓之使彼不得不從豈不喪盡天理順天一僑客見何氏女端麗求爲介婦母不知其僞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徙居淮口誘以爲娼女誓不從一日留一賈人逼事之女乃大哭自到部使者命所司禮葬之而捕僑客抵死此等人非受官法即受冥報而更有父甘心爲之者永落三塗必無疑矣南昌令王公將嫁女於鄰縣之子買一婢爲媵見其執等而泣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問故曰我舊令陸公女也父被賊害流落至此王公惻然貽書鄰縣求緩婚期欲輟嫁女之裝先嫁其婢鄰縣報云吾有一姪年弱冠願即娶前令女出嫁之夕王公忽見一人拜牀下曰前令陸鴻漸特來相謝公緣此壽增二紀子孫及第觀僑客之抵死與王公之福壽只在念頭反掌間耳人亦可擇矣

謾罵愚人

謾者欺人不知不見也驕者快捷之貌愚人本無見識乃以詭計欺之而出於倏忽之間則手足無措墮其術中遂至破家喪命者往往有之遂昌村中三人同行前臨一渡中有一人愚蠢乃使之赴水取彼岸舟其人脫衣下水撐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舟來渡二人二人纔登舟愚者忽腹痛欲泄急跳岸上二人竟撐舟去曰日晚不及候汝矣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舟覆俱溺死而愚者在岸無恙世見愚人必百計以調弄之而天獨視爲可憐即百計以全之非惟全之也即取巧者一一調弄於愚之前而人猶不悟也輒曰此愚人也嗟乎彼真愚也哉此二句言人欺侮良善之惡

貪婪無厭

以口取物曰婪言人之貪如口之食物無有窮盡也人命財止有此數貪者不惟無得將并其所有而失之昔有一富家因荒歲米貴貪心未已請仙問價有天將判云豐年積穀凶年糶一倍平收兩倍錢四境蒼黎饑欲死斯人

谿壑尙無厭直將民命爲兒戲反幸天災把利專若此貪夫不重譴頭上青天豈是天著火部抄其家其家立刻火焚所謂并其有而失之也又萬曆三十六年米價騰湧一富戶卜於城隍神道士曰此籤何用曰米價可再增否道士不覺大罵其人抵家驟死蓋神殺之也此又并其身而失之也如此類不可勝數即使因貪致富若命中無有虛空中自有鬼神作耗或以水火或以盜賊或以疾病或以官訟種種耗去及或以不肖子孫淫佚賭博耗去更奇者本無一事而暗地消散不知如何耗去貪者卽千手千眼豈能敵虛空中百千萬億之手眼乎若不貪者則有大利成都黃承事每歲遇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糶至明年禾

夢未熟小民糧食照原價糶之

增分毫在己初無所損

而小民得濟所急一日張忠定公夢謁紫府眞君坐未定忽報請到西門黃承事眞君降階迎之且揖坐張公之上明日公請承事來一如夢中所見問何德而眞君厚遇若此承事述平生不過如此耳張公曰此所以坐吾上也使端受四拜黃公子孫青紫不絕非不貪者有無窮之利乎又杭州東平廟道士卧榻上供王靈官像前置一瓶凡得經牌即貯瓶中絕不計較厚薄有郡人死致夢其妻曰汝雖多方修薦不若東平廟主某公施一斛飯足矣一念平等亡魂賴以津濟況心空者乎又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猶每日謝天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

名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不至饑寒又幸牀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此眞知足者也吾願有財者當學黃承事有術業者當學東平廟主卽至貧者亦當學胡九韶若學從前諸公殺身破家有何利與此一句專言貪夫恣意之惡

呪詛求道

按呪詛有二一則實有冤曲而呼神以求明一則本無冤曲而借此以塞謗豈知神聽若雷聞其迫切叫號必爲伸理其曲者固將赴勘而直者亦不得不與之同訊矣吳中朱承祚妻者平日多呪詛以產亡有術士曹麗天用童男女伏陰可見亡魂其夫信之因試以幼婢名百合者書符

太上感應篇卷下

空

訖睡去見一緇衣女人前導至一池氣色甚慘池中七婦人共妻在焉一見婢趨呼曰百合汝來耶噯家人不可呪詛我以此受罪得有道者薦之可脫此苦臨別大慟此婢素善獨談此事如遇諸白日乃往叩窺復施度師作道場三晝夜既畢謂承祚曰子當再往看之乃往延羅天至婢瞑目卽作其妻聲曰虧汝禮懺有功已託生本郡爲男十月月當產矣同度者四人其二人以孽重不得度良久辭去而婢復本來面目此康熙二年其夫親記者世間呪詛惟婦人尤甚不論曲直而但以呪詛爲快血湖不必產亡者入之有罪當卽入焉故人縱有枉屈急之不自者實之反或自明若呪詛以求伸是無彌縫之力也况呪詛章有

云人有呪詛一切凶惡之鬼皆得乘閒伺隙行其禍害如人衙門前呼習凡屬衙卒即得脅詐原不必官府聞之也可畏哉此一句言人習神肆妄之惡

嗜酒悖亂

酒以合歡成禮不禁人飲但不可嗜嗜則悖理亂行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荒田商賈喪貨所以佛有五戒而酒居其一其味不過米汁所成非魚肉比而其害德敗禮反在魚肉之上蓋魚肉止以穢口而酒則無惡不造也如蘇易簡爲學士平生好酒近餽血而幸王全爲學士亦自恃量高一日大醉醉裂面頰又如灌夫酒酣坐罵田蚡迨至棄市其禍不一所以蒲江鄭氏家規子孫未三十者酒不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許人皆壯者雖許少飲有嗜嗜者筆之奉賓客惟務誠格勿強以酒請婦年過五十姑許其飲故能累世同居顧文康素豪飲一時無敵晚年著論謂職是早衰及屈指里中先後享大年者皆不善酒因作詩以誌戒焉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曰卿何爲嗜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以此推之豈非伐性之斧乎夷門廣贖曰置之瓶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腸善惡喜怒歧矣禍福得失又歧矣蓋氣昏志亂脂腸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言騰煙散事墮奔棧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可不戒哉此一句專言惟酒喪德之惡

骨肉忿爭

太上感應篇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凡人之情疏則必恕恕則每事欲讓之以見德親則必軌軌則每事不肯讓以成怨然皆由於見理太明如曲直是非雖有一定之理而一門之內安得事事如理人人如理少不如理而爭端見矣此乃理障也故凡事可以理論而獨於父子兄弟之間理字全用不著不可曰我如是彼亦宜如是也袁氏世範曰人家父子兄弟多不和者或因責望太過或是分財不均或是性情不一皆不和之根也爲父兄者但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不順爲子弟者但敬父兄不必責父兄之不慈則情意之閒自然相洽至於財物尤宜看破富者當思吾財雖由自攄然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貧者當思彼實辛苦營運以至增益吾

太上感應篇卷下

全

若佔之靈不自愧苟能如此必無爭端矣至人之性情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至婦人賦性偏僻大率輕恩易怨又有婢妾挑鬪是以妯娌之間積恨難解當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言語往來行走須令曳履揚聲恐適逢議論彼此生隙如此即欲忿爭從何而起此處家至要之論也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問以治家之法乃書百忍字以獻帝旌其門張孟仁妻鄭氏第妻徐氏徐富而鄭貧惓然相得也鄭有一子或歸寧徐卽乳之徐有一子或歸寧鄭卽乳之不問孰爲己子亦不知孰爲己母也家有一貓一犬貓爲人竊去犬卽取貓子乳之和氣所感如此男如張公之忍女如徐鄭之

和惟知懼喜而不知有忿爭矣其不和而不忍者則有江西過東明事東明者家富其庶弟貧無賴東明斥之欲有以中東明東明懼以他事斃之獄未幾東明見此弟踉蹌入馬廄而廄中驃遂生一駒東明知是弟魄所託頗戒心焉驃則絕馴擾可愛東明復心憐之然終未敢近鬻之近村驃復潛返見東明作戀狀東明忘前戒前撫摩之驃益弭耳以聽至於逼近連蹄之中東明腹仆地遂歿嗟乎此驃能柔能忍以報大讐真得老子之智但世之爲兄弟者不知何故而分嫡庶見一庶出于奴畜之隸視之分產不及十之一其稍能自立者猶得強附枝葉其不能者真不知視爲何物矣抑知世之爲兄弟者果從父乎亦從母乎

卷下

三

如從母當從母姓而不當從父姓如從父則無論妾所生婢所生以及不可名言所生皆父之子也則皆兄弟也而安得有二即使不肖當思吾父一點骨肉譬如身有贅疣誠爲厭恨然不可割去以傷其體今東明以庶弟之無賴而逐之又潛斃之其飲恨而必欲報非過矣世間同胞者或有治睦而異出者必多嫉忌故獨載此以勸此一句專言家庭乖變之惡

男不忠良

忠者盡心竭力之謂不忠則機械變詐一片虛花遇父母即欺父母遇兄弟即欺兄弟遇朋友即欺朋友此等人如魑魅魍魎遠之可也良者世間物性有良有惡其良者如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賢 製作

卷下

三

麒麟駟虞雖置之毒蛇猛虺中必不噬人其不良者如虎狼惡獸雖日以圓圈繫之有不起而噬人者乎今試言其忠良者揚州蔣應參字三我爲人端方正直幾微不苟自始冠至老未嘗一日釋冠梁善好施戒殺放生其自銘有曰用儒治身用佛治心臨終念佛而逝子善字同菴崇禎丙子鄉試其硃卷忽從匣卷中徐徐自出房師張調鼎異之拔冠本房人以爲三我公厚德報云又楊璜字希周當塗人持已甚正順治丙戌兵亂赴水死子纔十歲救父亦溺死妾有遺腹妻陸氏口祝其生男及誕乃女也陸氏泣曰已矣無復望矣親族咸欲分其產女忽呱呱哭不已陸抱女溺視其私處已易女爲男矣因聞於知縣張公一時以爲異事此丁亥三月十六日也若非希周之忠良自矢子之至孝殉父其能遠此千百年僅見之事乎爲男子者不當如是耶其不忠良者則有地獄在

女不柔順

女者坤道也當以柔順爲主不取才能不取膽識不取聰明不取學問惟柔順二字足以繫婦德之全矣有不柔順者或恃其族姓之貴或挾其才智之強遂至不可制馭亦有非貴非強而稟性悍戾陵其夫虐其婢僕箝制其翁姑此真罪大惡極必不可容於世唐憲宗岐陽公主下嫁杜悰見其舅姑拜起一用家人禮主嘗曰上賜奴婢必不肯窮約事我乃自賈微賤可制者後悰刺澧州從者不過數

十約所至不得食肉郡縣供具悉返之姑疾奉藥必親喪則哀慟異常以帝王之女而柔順如此今畧有門第便驕矜不法制其夫如人奴真寒乞相也

不和其室

世惟琴瑟和諧而後家道可興若乖張反目日日爭競無有不破家者或因於賄贈之薄或因於容貌之醜或因於才能之拙而更有戀聲妓狎寵妾以至欺陵尤爲不可獨不思一遇悍婦則數者無一有而未嘗不吞聲忍氣今幸遇柔婦而遂以此虐之明係欺善怕惡豈鬚眉丈夫之事乎劉廷式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我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禮

太上感應篇卷下

奎

相敬如賓生二子皆登第後瞽女以疾卒庭式不復娶嗚呼若庭式者可以風矣顏光衷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歸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商遊學之士米鹽瑣屑鉞指勤勞苦衷誰喻一旦知遇姬侍滿前罔念結髮恐懼與汝安樂棄余吁嘻何待人以不恕也不敬其夫

夫耆婦之天終身所依胡可不敬不敬者非悍婦卽蕩婦也幸而舉案齊眉白首相守固當勤襄內政始終不倦卽不幸而青年居寡家業寒微亦當守節撫孤以存宗社助其夫不忘其夫皆敬也古來賢婦如梁鴻之妻孟光歐陽

太上感應篇注

修之母鄭夫人至今猶嘖嘖人口若長舌之婦志志憑陵失行之女忘身撒潑則尤不敬之大者鮮有不遺天譴者矣南宋有厲氏者本餘杭大族女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此離而歸改適曹詠詠爲秦檜黨驟擢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見厲氏服用精麗倍極尊嚴謂母曰渠合在此受享吾家豈能留歎息久之檜死詠坐罪貶死於新州厲氏攜二子扶喪歸二子復不肖家貧不能給訪親舊四明里過前夫門見其門庭整潔花木蔚茂因自悔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遂懊恨而死此可爲輕棄其夫者鑒

每好於誇

太上感應篇卷下

奎

矜是驕矜誇是誇張富貴才能都是不足憑靠的滿則必覆況天道惡盈人道好謙一味矜誇豈不犯天之忌千人之怒乎每見豪華子弟倚勢陵人輕薄少年恃才傲物究之我自恃其富貴一朝傾敗轉爲貧賤所嗤我自恃其才能口椰揄適召滿盈之禍向所挾以勝人者今不且爲人所勝哉然亦非僞爲謙恭也昔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忽相見伊川曰別來一載做得甚工夫良佐曰只去得一箇矜字蓋矜字病根最重去得矜字學問方有進境宋杜鎬弱冠登第嘗與同輩游一寺中老僧問其姓氏鎬述科名以自誇老僧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內愧其言然則科名果足恃乎又宋以王全斌伐蜀蜀主遣王昭遠禦之昭

一一一三五九

遠援臂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及宋師至三戰三北恒懼涕泣目盡腫然則才能可自炫乎昭遠本無才能彼負才能而好自矜誇其才能亦不足觀即功名又豈能自保哉

常行妒忌

男子則妒名利女子則妒色寵二者常行之不殺其人不止後不至自殺其身亦不止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向人道之人見其自許甚確謂必與主司有關妒而訴於郡主司既聞外議拆卷十一名以陪卷易之豈知所易者即大璋而易去者乃投牒之人也眾咸謂天道之公張某兄弟業醫求療必之弟而不之兄兄妒之一

八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卷

日弟舟行兄匿舟尾至新陽江忽起猝弟將投之水舟人急撈舟就岸得脫去未幾兄目不能開死於貧醫此二者以名利妒者也休寧富人買一妾爲婦婦幽閉死後妒婦患喉塞忽白日見前妾厲聲曰悍婦始餓我今病結塞是我扼其吭也我死汝獨生耶妒婦駭而死此以色寵妒者也如此類不勝舉普勸世人去人我障作平等觀如魚入海海何礙其游行如鳥飛空空何妨於翔舞不然人既遭毒已亦不利冤愆相報寧有終窮可哀也哉

無行於妻子

妻者己之敵體子者己之繼嗣必我一言一動事事可爲法則而後可責之從化今之待其妻者非刻薄即狎昵刻

薄則彼必無仁心狎昵則彼必無貞行此一定之理也又待其子者或過於驕養或過於督責驕養太甚必至於流蕩督責無禮必至於傷恩又一定之理也史堂微時娶妻既貧薄其妻妻鬱鬱以疾不一顧將終呼堂曰我今死矣爾尚不一顧耶遂死堂不自安爲厭勝之法數日其妻見形曰怨積在心厭勝何益今去矣堂遂狂號至死此無行於妻者也涿郡王瑤溺愛二子養成惡性後不能制而告官二子皆死於法瑤死有城隍廟道士開廟中聲喧起窺之見王瑤持狀求祀神怒曰爾有子不能教自絕其後誰供爾祀不准瑤哭而去明日訪之知瑤已死此無行於子者也至如縱妾陵妻廢嫡立庶則又家庭之變而無行之

八上感應篇卷下 註

究

甚矣人當深省

失禮於舅姑

婦人之事舅姑與父母等一或失禮卽爲不敬則其罪亦與忤逆等順治庚子常熟西北區一婦素悍方切菜指姑罵曰恨不以此刀斷爾頭俄黑雲布空霹靂一震其婦衣服焚盡而身不即死又延平府兄弟三人輪供其母三婦皆不孝子既出輒詬語相加姑至饋粥不給一日雷擊三婦皆變爲畜一羊一豕一犬惟頭面如故小兒鞭之以爲戲笑口不能言但垂淚而已久之方死嗟乎雷擊人多矣未有如此之奇巧者也然而無足異也語曰人而獸心此三婦人其心之化爲羊豕犬久矣豈待雷擊而後爲羊豕

大哉此皆可監也若敬其舅姑者崇禎五年淮安毛繼宗妻馮氏姑病篤婦旦晚籲天代死取刀刺脇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姑驚醒即以帕掩創口入撫其兒復慮微肝不足愈姑虔禱再封時月尚未出天忽明星皆燦爛照婦之身光如白日婦復剖肝一葉和羹以進姑食之美問何物婦詭言鄰家所饋鹿肝也姑盡食之病隨愈至誠所感創口不痛但血跡難掩小姑覺之姑方知其救已也痛哭感恤觀上二婦如羅刹惡鬼爭欲割刃其腹觀後一婦如聖賢菩薩令人頭俯至地然從來未有子能孝而婦獨敢逆者文安縣民娶婦美而悍每訴其姑之惡夫一日出利刀示婦曰汝姑虐以此殺之何如婦忻然夫曰汝且謹事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七

使四鄰皆知汝姑虐然後行事耳婦乃怡顏以事幾一月矣復持刀叩婦曰姑日來視汝若何曰非前比矣又一月復持刀問之婦歡然曰姑今好甚前事慎勿作夫乃怒視之曰世有夫殺婦者乎曰有曰復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娶婦正爲奉舅姑耳吾察汝不能承順吾母乃反令吾爲大逆造此刀實欲斷汝首姑待汝兩月使汝改過承順表吾母待汝之心不薄而安受吾刃也婦戰懼泣拜曰幸恕我我終身不敢再逆久之乃許後婦姑交睦播於鄉黨此又因婦而及其子可以爲法者也但世人於妻言則字字肺腑於父母言則字字矛盾妻怒則千方承順以求其懼父母怒則揚眉努目以傷其

太上感應篇注

意如是而有惡婦婦豈誠惡哉必當以子肆市而婦人姑從末滅可也自男不忠良至此皆言男女反常之惡輕慢先靈

凡殯殮無禮居喪不謹安葬不速祭祀不誠拜掃不勤皆爲輕慢而停柩不葬尤輕慢之大者羅翠游太學以前程禱於神夢神告曰子父母不葬已得罪於冥安問功名輩曰尙有兄在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卒古葬禮大夫三月士踰月不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有歸也今人惑於風水之說貪求吉地日久遷延或既葬多疑屢行啟掘不知古人卜地之義惟是重親遺體後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如是足矣豈以親之骸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七

骨爲子孫福利之具哉又有惑於分房之說兄弟牽制既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況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倘迷而不悟年復一年或遭水火或遇盜賊或流滯他鄉或一旦先期朝露竟無入土之望矣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雨水浸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先腐又有以一厝爲大事已畢者皆天地之罪人也按輕慢之故皆出於死其親之心謂親已死矣雖極其崇重何益不知親之望殯殮猶如人之望行裝也親之望塚墓猶如人之望家宅也親之望祭祀猶如人之望飲食也親之望拜掃猶如人之望探視也昔一醫者出入一朝士家元旦早往賀初至先有一客數遺

一一一三六一

人入詢報云猶未知是三四次皆云猶未追天明客怒罵
連聲稱不孝而去醫亦不敢詢他日從容爲朝士言之問
狀貌乃其先也因除夜酒醉迨曉方祀耳蓋先靈必赴食
而尤喜夜食則此一條可知祖先一點真靈未嘗隨形骸
以俱逝親安營死乎親實不死而人子以爲已死往日無
數提攜無數懷抱直付之一場冷淡嗚呼不如無子矣故
爲人子者於殯殮喪葬務期盡我心力必敬必誠此事親
盡頭處此時不用我情更於何處用我情他如廬墓思親
祭掃思親生誕亡忌思親爲善上資其親戒惡無玷其親
經懺作福以薦其親成名就利以揚其親一言一動務期
爲賢人智士以慰我親於冥漠則孝子之後自然常生孝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主

子而爲之報矣先靈況可輕慢乎

違逆上命

上命如君命臣父命子將帥命士卒官長命子民家長命
僕役之類皆不可違逆蓋上命猶天命也天可違乎即命
有不順亦當委曲諫諭不可顯抗倘君父之命本爲合理
而故逆之尤爲罪大辱諸帝之於郭子儀功成則奪其兵
有變則命之將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毫顧望此所以稱
純臣也臣子果能以此存心不見君父之非則上下一德
何患天下之不治推此而凡事其上者皆當知所以自愛
而不知有違逆矣此二句言人忘先抗命之惡
作爲無益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世間萬事皆空惟勤修善事福報無窮世人於博奕飲酒
之類亦知爲無益而戒之矣但於增置田園廣積財產則
孜孜惟恐不足曰吾以豐衣食也吾以傳子孫也豈知人
生衣食之外所用幾何以順得之亦費精神以逆得之卽
爲冤孽子孫能守亦不能以家財替我於死後若子孫不
守則轉眼已自冰消而又何益哉至於文士鏤心欲以詩
文博名然而未經轉眼已爲覆轍矣黃山谷詩名傳天下
秀鐵面呵之曰公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死且墮泥犁地
獄則不獨覆轍而又爲地獄種子矣而世之作淫詞小說
者不惟無益爲害最大張繼孫曰人有撰造小說倡爲淫
褻之詞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主

寓言幻影而無識者觀之則魂搖色奪以爲閨房醜行未
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
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見此等書必至鑿破混沌拋
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實誰使之然耶虛言折
福綺語爲殃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
不憚與天下共戒之也蓋文之誨淫者詩已開端詞則甚
淫矣曲則更淫矣小說則摹演情狀淫而又淫矣凡作淫
詞者并好觀淫書喜談淫事者總爲無益有害之事若夫
閨葉角刺此風盛行無論城市村巷引類呼朋每見韻士
文人連宵永日借以遣興其伎之規矩準繩則有正有奇
有主有客有舍有取有賞有罰草精費思潛移默運隱乃

以有用之精力爲無益之嬉戲廢時失業不至傾貲蕩產則不止飢寒盜賊喪身忘家不旋踵而立見者此無益之爲患更甚又人之易習而不知省者也惟是有德能者聞釋經傳修輯方書有財力者修井築隄造橋布路置社倉立義塚此皆有益於人之事有益於人則亦有益於己矣雖然此修福已耳福盡則仍墮莫如打掃此心潔潔淨淨生時寸絲不掛死後萬念皆空天上天下游行自在庶爲有益也

懷挾外心

臣有外心則必欺君子有外心則必遺親妻有外心則必背夫兄弟有外心則必相賊朋友有外心則必相傾然自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記

七

己庸獨利乎昔丁公爲項羽將逐漢王於彭城西短兵相及漢王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滅丁公來謁意必見酬前德也帝令徇於軍中曰丁公不忠使項王失天下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也遂殺之此可爲有外心者戒也又吳中有靈鬼能淫人女一女將被淫女曰淫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鬼言此女心正吾不敢近女怒曰我心獨不正耶鬼遂去不復來此可爲無外心者勸也此二句言人心行不正之惡

自呪呪他

于求不遂便生呪恨是慚愧而思害人也呪詛求直是忿激而求自白也自呪呪他是怒而自呪意不欲生又呪他

太上感應篇注

人并不欲其生也女子小人多有此往往得慘報鄉人某妻常與人私又竊鄰物人詬之某乃呪曰吾妻果與人私及盜物者當爲雷擊否則汝亦如之未幾夫妻皆斃於雷觀此而可以呪爲戲乎小民一時慚忿便欲以呪爲護身之符以爲天可欺神無知也豈知天神一一不爽如此偏憎偏愛

愛憎人所不能無但不可偏偏則不問是非愛者終於愛併其非者而是之憎者終於憎併其是者而非之其後受愛者必揚揚得意受憎者必鬱鬱不舒人心不平豈能帖服若施於家庭之間則積久成讐是愛之適以害之也鄭伯殺其弟其叔實其母偏愛之也呂后殺其子趙王實其父偏愛之也推之而凡妻之殺其妾豈不由於夫之偏愛耶使能以物付物受愛者不喜受憎者亦不怒蕩蕩平平父子兄弟妻妾之間還他一個至公無我禍安從起人於愛憎當如是矣此二句言人乖戾偏私之惡

越井越窰

越者跨而越之也井有神窰有窰神主一家禍福跨之則爲不敬如坐井欄及以足踏窰門皆不可不戒張孝先每醉好與人跳井口爲戲一日見井中有金甲神持矛上柳卽腹痛如刺虔禱乃愈是井神不可慢也向栩性狂每坐窰之北版屋上其家立見破散是窰神不可慢也不獨自己當敬一切僮僕皆當嚴加訓飭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記

七

跳食跳人

跳者跨之過也食爲民天養食是養天也况一粒之米經農夫血汗豈可恣行踐踏乎人不諭貴賤皆稟五行而生不可戲侮翟林與正叔先生假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生曰轉椅勿背林曰何也先生曰凡具人形皆不當慢況聖像乎翹山聞而喜曰見似人者猶不敢忽則於人也可知矣今之以人爲戲者安知此二句言人起居不謹之惡

損子墮胎

人世罪業殺子第一或因多子累重欲殺之以減食或因野合成胎欲殺之以減口或悍妻禁妾或生女過多於是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註

有既生而損未生而墮者矣獨不思投胎是何等艱難殺時是何等慘苦凡遇此等當多方設法以全其生不可拘於俗見也梓潼救劫章云元秀家財四十萬有子四人其餘諸妾所生並瘞埋之一日夢中見十數輩來追殺人賊秀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爲牛蹄大呌三日頭斷而死陰府申聞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人誦章始離母腹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墮下陰府將元秀永囚地獄四子注籍刑名四十萬財沒入官府天下有似此者卽許便宜施行按此則損子墮胎豈非天地所必殛者乎何龍圖濁女歌曰虎狼雖最毒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既收養生

女胡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尙淋漓有口不能語啣嬰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我民毋爲殺其女蓋世俗以女爲賄錢貨故多殺之歌因作也若在今日則又不然不肯父母生一女卽視爲奇貨待其畧長卽售人爲妾爲媵覓價非數百金不止向之溺女者今反喜得生女世道益可怪也已東坡述王天麟語云鄂岳之民貧者生子輒溺其父母亦不忍見閉目反身以手按入水盆而死天麟見鄰人有此每救之量與服食留之旬餘無子者欲乞爲子則又不肯乃知父子天性固在特牽于惡俗耳且天道好生人命至重無故而傷一人必羣相駭異損子墮胎者是殺一無罪之子孫其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美

罪可勝言哉此一句專言傷殘天性之惡行多隱僻

隱者不光明僻者不正大凡人之事何不於大廷廣眾之前爲之其暗室屋漏惟恐人知者皆其得罪於天地鬼神者也濬縣諸生馬一元病死復甦索紙作書妻叩所書何事生曰我見兩隸攝我主者瞋目怒曰爾之不德極矣爾能盡線平生之惡以誠於世當使爾還我承命隸因送我歸今所書皆吾過也妻曰君試誦之生誦之徧妻吐舌曰吾朝夕事君不知君行若此卽君已矣如子孫何必諱之生日已許冥君矣妻曰擇其輕者書之生唯唯輒易隸斯須生仆地口鼻出血妻乃焚香請曰但不死悉書如約凡

三日而生又甦怨其妻曰爾一言幾殺我我哀請百方乃得宥然猶杖吾數十以警示之膚墳起因盡條其夙罪書而梓之名曰馬氏誠世篇夫罪之隱僻者自以爲人鬼不能知矣豈知冥中責之必使其大書特書千萬人皆見而後已然則人可瞞乎不可也司馬溫公曰吾生平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凡人行事當以此公爲法此一句專言制行不端之惡

晦臘歌舞

晦爲一月之終乃司命上言功過之期臘爲一歲之終乃諸神考人善惡之期逢此二期便當戰兢恐懼深自修省猶恐掛名罪籍況可歌舞以干神怒乎或曰正月初一爲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七

天臘五月初五爲地臘七月初七爲道德臘十月初一爲嚴臘十二月初八爲王侯臘其日亦有諸神校定罪福故不可歌舞

朔旦號怒

一月之所爲基於朔一日之所爲基於旦當使神氣清明交於百神號則叫呼無禮怒則嫚罵不宵瀆天地褻神靈莫此爲甚太倉有強生者父死往龍虎山求張真人薦拔真人伏壇起曰汝父發蛆蟲道矣強泣問父何以致此真人曰姑置他罪只如每遇歲臘嘔吐元旦嘗懷怒恨不燃燈燒香亦應此報矣彼強父非有大惡直以不經意失之耳一犯天律子孫莫贖豈不可畏觀此則晦臘朔旦人宜

太上感應篇注

何如昔人云天晴日暖則潛鱗戲藻疾風暴雨則鷺鳥投林乖戾之感一至於此故君子懲忿息怒爲天地扶太和之氣爲吾身培壽命之元怒號當戒又甯獨朔旦爲然耶

對北斗唾及溺

北乃北斗星君所居爲眾星之主宰百靈皆所統屬至尊之所何可觸穢凡人崇奉北斗者皆有奇驗如徐有貞奉斗最誠日誦斗母咒後以罪下獄廷鞠時風雷大作錦衣堂上如豕蹄者七英宗懼得減戾常熟奚浦錢氏姑婦二人寡居忽火延燒煙燄四逼婦窘無措以平日素持斗齋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七人舉袖一麾火應時而散其靈驗如此況可涕唾之併溺之乎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七

對竈吟詠及哭

吟詠即歌唱也今人在尊長之前尚不敢高聲言語竈爲司命之神乃敢對之吟詠及哭甯無褻瀆之罪李貞伯尙寶夜半呼二婢至廚烹水婢始以譴笑致語繼以哭泣忽見二青衣隸喝云汝何敢來此觸犯將逮之有一麗人若貴嬪者徐出就坐二隸白以觸犯狀曰姑宥之因起而入婢奔回移時始能語再觀前篇月晦之日註載俞淨意事則知竈有神明信然矣當謹凜勿犯

又以竈火燒香

又以二字是緊接上句蓋人於竈前最易忽畧故復拈二事以詳言之燒香非不可取火於竈也但拾竈薪傳火恐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不潔淨反爲褻瀆昔有二人一誦華嚴一誦金剛二人同暴死冥王曰二人皆當延壽二紀誦華嚴者更妙他日不來我處矣誦金剛者醒後訪問誦華嚴者答曰吾每誦經必誠敬灑掃取石中火或木中火燒香像如對佛必不敢輕用他火誦金剛者曰吾知罪矣吾誦經每輕用竈火燒香不敬多矣以是不及君宜也

穢柴作食

穢柴非有害於食也柴雖下穢穢氣上薰恐有犯於竈神耳宋有李生患瘕三年百藥不效有僧與藥一丸李漫留之不食夜夢僧謂曰我乃觀世音也因汝平日以穢柴作飯所以患瘕又因汝曾誦大悲經三藏特賜汝靈丹一丸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元

緣何不食既寤即服之遍身皮脫髮眉再生蓋穢柴作食烟臭難聞人且惡之况鬼神乎人當禁戒

夜起裸露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兩夜暗室儼然如對神明若夜起裸露則罔知忌憚放僻之念由此而生况夜乃百靈交會之時可裸體以觸神怒乎昔彭城一女無故譖妄裸形醫禱莫效適張真人京還投牒以告真人召神將至女始改容曰藐爾民婦中夜裸形犯我天上貴神宜就顯戮今上眞至已赦之矣蹶然倒地病遂痊則知夜起必當以衣蔽形勿謂昏夜無見也

八節行刑

二分二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謂之八節凡遇此日則諸神會集開度靈業條錄罪福在人則當謀諸善事不可恚怒忿爭况行刑乎昔何比干爲汝陰獄吏每至八節之日必哀懇縣吏從重減輕從輕減免後爲丹陽令一如前法人皆稱爲何父一日有老嫗至曰君家世有陰德君又治獄平恕上天賜策以廣君子孫出懷中九百餘策授之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數後固如嫗言此八節免刑之報也免者如此則行者可知

唾流星

流星者天之使也又星辰失度是災兆也對天使則宜起敬見災兆則宜恐懼修省而可唾之乎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全

指虹霓

虹霓乃斗星餘氣雨暘之徵指之則爲不敬詩云螭蜥在東莫之敢指蓋自古戒之矣

輒指三光

日月星爲三光書爲三辰照臨下土人所瞻仰必當致敬輒指者謂無所顧忌而常指之也崇禎時常州大旱郡守曾公櫻夢神告曰明辰一老人扶傘進西門逼之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明日伺之果得公懇其所禱老者曰吾何知堅辭公亦堅請不得已赴壇焚香以禱至三日天果大雨問老者一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我生平特敬天地三光所挾一傘遇山路便溺張以護身使不穢觸三光

耳可見能敬三光者風雨聽其號召彼不敬者當何如指之而不敬也

久視日月

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鞠躬俯首無敢仰視日月之尊於物無所不照日爲太陽君象也月爲太陰后象也久視則喪天甚矣蔡京視日久而目不眩或曰此貴微也然恃其目力敢抗太陽人皆知其有無君之心後以擅權誤國貶死彼喪視日月者果何爲哉

春月燎獵

燎獵者焚林而獵也獵之所殺有數燎獵則所殺無窮彼射飛逐走太上且有明戒況燎獵乎獨言春月者春爲萬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物發生之候縱獵不已已傷生生之仁乃復縱之以火則草木由之而枯焦百蟄因之而煨燼是天方生之我輒戕之罪斯大矣昔熊山一叟家裕無嗣偶猛虎爲患叟以草木叢繁之故因借咸陽一炬片時十里皆灰年餘生一子稍長卽欲縱火燒父居至十八歲忽跳躍狂呼仆地復甦曰我名雖是子實汝仇家我本山中巨蟒方春抱姪被爾放火燒山傷及萬萬生命我母子俱成灰燼今冤可雪不復在矣言畢而逝是夜火發闔家俱死吁可畏哉

對北惡罵

北辰至尊所居唾涕猶不可況於惡罵惡人忍心所使一時不暇顧看或對北惡罵者有之不知戾氣惡聲觸犯實

太上感應篇注

甚我怒欲泄神怒如何昔管寧偶晨起對北櫛髮忽瞿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可褻犯深自引咎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慎如此尙有惡罵之事乎

無故殺龜打蛇

應世真人曰一切物命皆不可殺而龜蛇陰情應北方真武之宿尤不可殺若無故殺之必罹慘報是以仁者常切救護劉彥同以放龜而脫水厄孫真人以放蛇而獲仙方古來放龜蛇者輒得奇報其物之通靈可知已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如是等罪總結上文之詞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蛇皆是輕重二字有一篇總較之輕重有逐句細分之輕重如暗侮君親與抵觸父兄較則抵觸輕暗侮重也就暗侮一句中較之則暗侮中自有輕有重也篇首篇終俱以奪算爲言不復言他事惡報者五福以壽爲先六極以凶短折爲首人雖放廢一生沈迷不悟而此身尙存猶有一念回頭之望忽然猛省換盡心腸一反掌間轉禍爲福司命不得而禁之也惟餘生既盡則事不可爲矣姚端恪公云人生生前懺悔苦被俗緣纏擾及至真正死來又苦懺悔不及痛哉言乎元人羅貫中撰水滸傳將奸盜變詐之情無不說盡後生子孫七世皆啞足見事遠三四百年其子孫無纖毫之過而神明不肯恕之如此人卽不爲己計獨不

爲子孫計乎然人造惡之時只謂天道無憑希圖漏網孰知天無急性卻有記性輕重遲速報應不爽石門縣談經貝瓊二生友善洪武八年秋閑放還談遂病卒久之貝以事寓峽石紫雲山麓雨後散步忽聞呼聲如官府至貝避道左視專車者談生也談卽下車屏騶從攜貝手步至葛洪井邊坐而道故貝叩其所以致此之由談曰上帝嘉吾心行簡爲督巡都統使君秩上城隍一級一州善惡皆屬廉訪貝曰素聞冥法森嚴今以州人萬狀責於君之一人用何術以周之曰陰律甚嚴然豈人誅而家罪耶其有大惡者聞者固卽與眾棄之至於微疵小過則亦寬之而已他如虧折欺罔等事則五祀之神月奏於天帝遊巡之役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時報於監司論法原情禍如其罪又有冀其悔悟者有俟其惡積者有姑縱其身禍其子孫者有禍其身併禍其子孫者彼蒼用意之巧在進退遲速之間錯綜顛倒以測凡情此其所以爲天也言訖不見作惡者觀此能不凜然人謂不於身必於子孫作兩截看其實作惡甚者身與子孫皆不免一串觀可也此節詳言罪惡輕重之報以明如影隨形之義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上文旣明隨事受報此節特取貪財者復言之見此罪爲

易犯也篇中擄掠至富耗人貨財事非一端皆不順義理故曰諸橫取人忙忙終日所算惟財問其何故曰吾有妻子家口耳然不以順取而以橫取則陷人之妻子家口凡幾矣而鬼神亦計其妻子家口死亡相繼一一填還昔孫奮爲扶風掾剋取民財大將軍聞其富坐以叛逆抄沒費產併滅其家此妻子家口漸至死喪者也至於若不死喪則有水火諸事若不則有四字乃緊相呼應之詞使人無有逃躲處如韋公幹知瓊州貪殘無厭瓊多奇木及離任盡載奇木雜以金銀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俱沒此以水災折之者呂師造爲池州刺史侵漁百姓厚載而歸忽見一物躍入舟火卽隨發一舟之物皆成煨燼此以火災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折之者丁謂貶朱崖路遇巨盜盡劫所有此以盜賊折之者馬義爲西川漕遇亂以五十兩銀十錠親沈於井亂定取不可得此以遺亡器物折之者正德開崇德人胡應奎與陸一奇朋誘宦家子賭博而耗取其家之半後胡瞎一眼陸跛一足藥餌之費所得俱盡此以疾病折之者劉治奉命點盤蜀宮恣意掠取一時謗議煩興財物悉爲人脇取而去此以口舌折之者當其倖得豈料及此而冥冥之中必不少貸人亦何爲不悟乎此節原分兩意漸至死喪是以妻子家口之死喪當橫取之直也他人費財此獨費命其如加賂利錢何水火盜賊一段謂若不死喪則又有水火盜賊諸事以當妄取之直也雖與原取之數相當然

加賄利錢亦不少驚恐一也憂悶二也悵恨三也勞苦四也忿怒五也本錢如數賠償而又有許多加貼勸天下人慎勿橫取而不如勿取之爲最上一乘也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此節繼於橫取之下大抵枉殺多由取財上文橫取之報或不致死此云殺則必償以見罪莫重於因財殺人也枉殺之事不一總之我殺人人亦殺我但所殺之器不同耳故曰是易刀兵而相殺也然豈必真以兵相殺有以奇疾殺之者有現形而殺之者有再世而殺之者順治年浙江提督某膝生異瘡宛如人面每日以豕肉斤許恣其飲啖痛不可言諸醫罔效一日瘡忽言曰吾家屬百口悉遭汝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金

手此只是花報耳果報猶在地獄療何能爲未幾竟以此疾卒又新淦縣丞徐從政憲委巡勘宿於吉州某宅前一夕其家夢神謂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可善待之至晚果然厚禮而去及回復夢神曰徐從政此行受金而枉一人命天曹已減其壽官止此矣某家遂不復款丞深訝之一僕語其事承愧形於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方及回縣而死適人寓鄂州慕一婦婦匿棄結以無妻娶之歸其妻素悍悍與厚密取斷腸草置酒中飲婦婦以死死十七年而其人復娶一妾寵之妻妒如故有道士至其家指曰冤家聚一處矣人不解其言未幾妾亦以斷腸草漬酒中勸妻飲夫不察亦飲之夫婦皆死妾與一婢焚其居挈資而

逃道士乃與人言妾乃婦婦後身也年正十七所謂易刀兵而相殺者莫巧於此矣至於醫本生人亦有枉殺人者劉太初醫薛司法妻差誤至死後白晝一婦人蒙首至家數劉用藥之誤劉遂駭死今之醫特未遇厲鬼如司法妻者耳豈遂無冤對乎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非義之財已如上云而此又言之者世人萬惡皆有斷續惟財不可一日或少故惡不能一日不造所以太上不憚反覆言之人亦知非義之財不可取但圖目前暫飽耳豈知如漏脯鴆酒以是飽卽以是死非有二時如孝感民劉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金

尙賢張明時同行見山中銀根蘊起二人大喜謂宜祭禱而後掘取劉潛以毒酒令張飲之張亦乘醉以斧擊劉死而張毒發亦死二人蓋空死而義利兩失之太上謂非不暫飽猶是安心妙死此則求一暫飽而不可得今人畧見小利雙睛出火未知是利是毒請諦思量胡嘉棟曰今世縉紳多以請託媒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必被抑拂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眞名教之罪人也以此取利而謂可以遺子孫計長久何異認漏脯鴆酒爲長生之藥哉屋漏水滴脯上名爲漏脯有辨殺人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

爲而凶神已隨之

此節發明心爲善惡之根示人知所謹也心起者一念之萌也一念雖微感天地動鬼神關終身通來世人能一念起於善只此一念是汝本師只此一念卽是化佛只此一念是破地獄之猛將只此一念是斬羣邪之寶劍只此一念是開黑暗之明燈只此一念是渡苦海之慈航若一念起於惡卽三途現前故青神凶神隨念隨至不煩等待昔元白實恨人負德晨往殺之道過一菴菴主軒輊翁見其前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握刀持劍勢甚凶惡少頃而回有金冠玉佩之士從之擎幡執蓋意甚閒適天明翁往問曰子今早何往而歸甚速自實告以有人負德早將殺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計

金

及至念其妻子何尤且有老母遂隱忍而歸翁曰子一念善惡神明已知因述其所見如此又嘉定李長蘅夜宿於友龔仲和家卧而醒語仲和曰吾適一夢甚異夢與子同坐此齋忽黃冠數人直前毆汝吾力解去已復來吾又解之仲和驚曰異哉頃思庭外乃黃冠隙地欲俯偵小展二肘不意念方萌遂入於夢此事若行後日必爲爭端遂寢念夫彼雖曰備儼然其謀必有不可言者故凶神遽入於夢亦奇矣又王文正公初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而情可矜公欲求出之竟夕不寢至五鼓忽然有得急趨出則吏卒已起候矣公怪問之曰直宿者方五鼓聞空中呼曰起公將出矣故羣起相候也公默然心契固引囚出開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計

朱

爲平反王公一念活人而空中便有神知其善心感動如此又崑山李瑤岡銓部長君字伯馨有門下客號朱三鬚子與僕輩通謀伯馨極恨之一日以名刺送縣囑收朱三付獄僕復僞報已斃於獄未幾伯馨病見朱三來索命家人以先既朦朧不敢言其尙在日禱神祀鬼伯馨眼中所見卒不能解竟被朱三捉死夫朱三故在而伯馨所見復何物耶曰此卽所謂凶神隨之也非真有朱三卽凶神現爲朱三也佛經云一切惟心造朱三雖生於家人之手而已死於伯馨之心外冤可解心冤不可解伯馨以自心之朱三作自己之冤對非一切惟心造而何哉則凶神者亦非真有凶神自心卽爲凶神矣人安可作心上不安之事乎故君子於起心之際當存檢點檢點既純則正念現前邪念自然不起此治心之要訣精一之真傳也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此與首篇禍福無門四句緊緊照應如爲善者必不能爲惡爲惡者必不能爲善福必不可轉而爲禍禍必不可轉而爲福便不見人心之靈不見天道之巧故於篇終又指出遷轉一機使爲惡者亦得打開生路革故自新其口曾行曰後自曰莫作曰奉行曰久久正與緊爲人教以改悔之法此太上婆心太切也如阿那律本一巨盜夜至寺見

佛燈欲滅拔劍挑之燈忽大亮即時悚然改惡從善後竟得道又昔彌蘭王問那先比丘言人在世作惡至臨死念佛即得生天我不信又殺一生命死即入泥犁我亦不信那先答王如人持小石置水浮耶沒耶王言沒也那先言如持大石置船上其船沒否王言不沒那先言大石因船故得不沒如人雖有大惡一時懺悔念佛用是生天其小石沒者如人偶作惡不知懺悔死後便入泥犁何可不信崇德姜應兆爲人謹厚素不飲酒教授里中途遇里老醉而扶之歸覺袖有金姜遂搜之里老不虞其取也是夕有徒讀書其家倦而憑几聞有人推門進室問之曰主人虧行竊人財物上帝使吾爲耳語已寂然其徒心異而不

太上感應篇卷下註

七

敢言次日姜忽思酒自是日坐醉鄉生徒俱散未及半年所竊之金悉還酒債產盡形羸猶飲如故一日入酒肆肆女挑姜姜忽自思向因一念之差以致顛沛如此人生幾何豈容再誤堅拒不就夜夢神告曰我酒孽也汝前竊金上帝以汝素謹未忍遽殛姑先使汝來耗汝昨有善事勅我遣矣及旦惡酒如初生徒復聚家產漸盈以壽終可見一念回頭上天已鑒其誠則改悔一途豈非轉禍爲福之捷徑乎世之愚人亦自知所作不端或誦經以希免罪或祭禱以冀消愆而本根之地依然如故如人思食而煮沙石欲成嘉饌有是理耶嗚呼謬矣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

太上感應篇注

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

此承上文復言感應之必然也篇中所謂善惡約來不過三端口之所語目之所視身之所行大槩盡於此矣不曰善人惡人而曰吉人凶人以其爲善卽是吉之幾爲惡卽是凶之兆也乃降福降禍必待三年者何若曰至於三年之久而善不蒙福惡不蒙禍萬無此理蓋太上千言萬語猶恐人信心不真故割斷疑根決定日期使人咬緊牙關做事然人但知司禍福者天也豈知致禍福之由不在天而在人併不在人而在人心耳夫語爲心之聲視爲心之引行爲心之使苟志於善無惡矣三善三惡皆以語爲第一可見人生造業口過居多正統時山西祁從周與同社

太上感應篇卷下註

七

王用子結文昌社一日設醮用子方就枕恍見帝君升殿叩問從周功名何似帝君謂從周二十六歲應成進士三十餘應遷中丞四十五應進大司空五十四以少保致仕六十九善終因侍才傲物語多諸謔冥司錄其輕薄口過已滿二千四百七十餘條倘溢三千條將奪其壽算錄其子孫入丐籍矣其罪與殺生邪淫等但淫殺人猶棄戒至於口頭誦誦隨意譏彈少年習氣才子機鋒以爲得意而心胸輕薄瑣喪元氣向來福澤胎元頓易爲貧窮軀殼可勝道哉用子驚寤傳於人能戒此者如嚴君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後證仙階故善者借語言以作福不善者借語言以生禍至於視行可類推而知擇取矣

胡不勉而行之

此一句總結全篇篇中只是要人行善胡不二字承降福降禍之說來人只疑爲善未必福爲惡未必禍又爲善者徒得辛苦爲惡者落得便宜所以遲疑不決今報應一一分明如此人胡不勉而行之乎若云人縱不願行善獨不願受福耶深訝之而深醒之也人多是口中說得身上行不得華嚴經曰如人善美饒自饒而不食於法不力行多聞亦如是所以不貴說得但貴行得其不能行者只因人有六種心何謂六種一自恃心凡人塵習紛擾習失檢點罪戾已多豈可自恃無差肆行無忌今後若看得自己分毫勝人便當滿面通紅一身流汗一畏避心大聖大賢皆吾分內人爲頂天立地男子何事不可爲乃畏難思退暴棄執甚今後當看得六尺形骸便須擔荷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力行無倦直造聖賢地位一因循心學者除舊自新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一斬一齊斷若猶豫不決便成墮落今後當看得人命無常一息不屬欲收無由可不猛省一好名心爲善增名是曰顯德不使人知是名陰德若必求人知人不知便不肯爲矣今後當看得爲善如拾明珠默默自寶招搖販賣不惟無益反致禍害一微福心凡人爲善求效善力已減況所求在福念念貪著善福皆虛今後當看得百劫修行總了自己本分一切妄想總莫交涉一間斷心善有作輟與無善等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豈可一暴十寒今後當看得時光迅速疾如電光蹉過一日便缺一日將此六種心用力並除單單只守爲善二字則善力自然充足善行必至圓成直與太上呼吸相通方不辜負諄諄告誡之深意然茲篇也上士讀之豁然於心善所固有惡所本無以是篇爲即心見性之書中士讀之惕然於心有所感而爲善有所警而不爲惡以是篇爲省心寡過之書下士讀之赧然於心貪善報之厚而有所敬羨懼惡報之慘而知所懲創以是篇爲畏罪遷善之書此上聖之心所爲欲度一切有情咸登道岸也

太上感應篇卷下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光緒壬辰夏六月十五日吳太極敬啟



感應篇直講

聖註

太極真人曰

太上垂訓 感應之篇

日誦一遍 滅罪消愆

受持一月 福祿彌堅

行之一年 七祖昇天

久行不怠 壽命延綿

天神恭敬 名列諸仙

古樵李蔣能濟沐手敬書

太上感應篇直講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明義第一是

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

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

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

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

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鑒察第二是道則

感應篇直講

二

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

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

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

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銜己長。過惡

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

追悔。積善第三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眾邪

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

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善報第四苟或非義而動